

說小篇長俠武

虎嘯龍吟

著朱貞木

行印社版出力勵海上 3



朱貞木著

長篇武
俠小說

虎

嘯

龍

吟

第三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武俠
小說

虎

嘯

龍

吟

第三集

鑑湖朱貞木著

第十九回

如火如荼甘瘋子乘醉却敵
十盪十決黃九龍先聲奪人

上集說到柳摩霄蓋赤鳳等，奉江甯單天爵的使命，喬裝香客，夜襲太湖，而且蓋赤鳳先同飛天夜叉等一隊巨盜，先到柳莊，想一鼓而擒范高頭父女二人，萬不料湖堡早已得到密報，窺破陰謀，暗暗嚴密佈置，早已派王元超和雲中鸞鳳埋伏多時，蓋赤鳳一到，立時應戰，而且一交手，房上同王元超交手的猛漢，頓時喪命，王元超除掉了猛漢，空出身手，低頭向庭心一看，却嚇了一跳，你道爲何，原來鸞鳳姊妹在庭心同兩寇交手，瑤華戰的是飛天夜叉沈奎標，飛天夜叉雖然鎗刀不弱，却敵不過身輕如燕的瑤華，瑤華正想乘隙蹈虛，使出絕招，手刃夜叉，不料庭畔桂花樹影底下，突然一聲狂吼，跳出一個滿面血污形如活鬼的怪漢，掄着兩柄板斧，發瘋般向瑤華砍來，飛天夜叉得着這個幫手，立時鼓起勇氣，拚命夾攻，這一來瑤華倒也吃驚不小，禁不住那怪漢憑着一股戾氣，拚命價一路狂喊狂砍，一時倒有點不易對付，祇可閃展騰挪，把一口劍舞得光華遍體，潑水不入，抱定暫時不求有功的主意，但是這個流血滿面的怪漢怎樣鑽出來的呢，原來這怪漢就是先時被鸞鳳暗器所傷的兩強徒之一，那一個鏢中腦門，原已致命，滾下庭中，登時死掉，這一個左目吃了一顆小小蓮子彈，當時雖痛得滾下屋面，因爲尙非致命重傷，心頭還有點清楚，一看身已滾下，趕緊兩腿一掣，安然及地，趁勢向樹底下一滾，忍着痛略定心神，幸而那顆蓮子彈並未陷

入睏內，可是左眼已瞎，流血滿面，咬着牙露了片時，仗着獨目，一看庭心四人戰了兩對，自己相近飛天夜叉眼看他手慌脚亂要敗下來，急向身上一摸，幸喜兩柄板斧尚在，咬牙忍痛一聲狂喊，加入戰團，想報一彈之仇，兩人鏖戰瑤華，功夫一久，瑤華雖然不致落敗，却也香汗沾鬢，不料這時舜華同蓋赤鳳一場大戰，也正在萬分吃緊的時候，看不出蓋赤鳳這個淫魔，手上一口長劍施展開來，不亞如孽龍攪海，惡虎吼山，竟也有許多奇妙着數，而且厲害不少內家要訣，這一來，舜華暗稱神奇，步步當心，蓋赤鳳也覺得這女子不是常人，一把短劍使得宛如狂風驟雨一般，祇得暫收淫念，使出全身本領抵敵，可是舜華究係女子，一雙窄窄金蓮，未免相形見拙，手上一柄劍又比蓋赤鳳的長劍要短尺許光景，雖名曰劍，其實就是古時的匕首，兩人工力悉敵，禁不住兵器彼長我短，互相刺擊之際，又未免顯着吃力，這樣戰了許久，舜華一看難以取勝，立時芳心一轉，罡氣潛運，索興短劍交與左手，右手駢指如戟，使出運氣點穴功夫，一聲嬌叱，身法頓變，超距如風，進退莫測，倏而運劍筆擊，倏而探拳揉進，貼地流走，宛如珠滾玉盤，躡足凌虛，幾疑蝶舞花影，這一番大顯身手，真有點觸目驚心，那知偏碰上這位淫魔，竟能識貨，一跟脚，把長劍霍霍一揮，先來個撒花蓋頂，護住全身，然後微一退步，雙臂一振，霎時全身骨節，格格山響，也自運起織布衫功夫同舜華一裹拳劍並用，抵隙蹈瑕，嘴內還哈哈大笑，嘿，好俊的一套擒拿法想不到美人兒真有幾手，好，好，老子就陪你玩玩，舜華聽他口上還找便宜，氣得面如冷霜，格外施展出厲害着數，恨不得立時把淫魔一揮兩段，蓋赤鳳看出舜華拚命相搏，故意略露破綻，身法稍緩，果然舜華中計，用了一手仙人指路，左劍一揮，右手戟指向蓋赤鳳肩穴點去，滿以為這一手敵人吃虧不小，那知道點到敵人身上，堅逾鐵石，毫不理會，正在吃驚後退之際，蓋赤鳳何等狡猾，未等舜華抽身，早已一聲大喝，枯樹盤根，

被毆平掃，好舜華畢竟不弱，一聲嬌叱，鳳翹微點騰空而起，未待落地，憑空兩臂一分，一個大鵬展翅，又斜飛到丈許遠才落下地來，還未立定，蓋赤鳳已惡狠狠的揮劍迫來，舜華正想往後微退，再搖招迎敵，不防匆遽之間，未留神桂樹老根，微透土面，冷不防玉蓮一絆，一個踏足不穩，嚶的一聲，嬌伶伶的芳軀直向後面跌去，蓋赤鳳哈哈大笑之間，長劍一擺，趁勢撲向前去，說時遲，那時快，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恰值王元超除掉猛漢，回身下窺，一看舜華危急萬分，急得連人帶劍直向蓋赤鳳身後飛刺而下，這一手勢如建瓴，疾如激箭，蓋赤鳳饒是厲害，萬不料來人並未落地，憑空飛刺而下，等到驟覺腦後劍風颯然，喊聲不好，顧不得前面跌翻的美人兒，趕忙就地一滾，向旁滾開丈許，就是這樣劍鋒已略略及身，不過他仗着織布衫功夫，未中要害，這劍鋒所及，就他一滾之勢，嗤嗤幾聲，把淫魔上身一件大紅織金短衣，刺下一片來，背上皮膚也裂了一條口子，蓋赤鳳生平未曾逢過對手，這一點小虧，已引爲大辱，而且自己一身織布衫功夫，居然被人割破背肉，料得敵人手上定是非同尋常的寶劍，幸而自己一滾避開，劍鋒已偏，否則不堪設想，不禁又驚又恐，一聲狂吼，一躍而起，挺着長劍惡狠狠直向王元超刺來，王元超知道他不比常寇，早已蓄勢而待，這兩人交上手，一個是內家鉅子，一個是混世魔頭，旗鼓相當，各爭先著，這時舜華驚魂已定，知道今天沒有王元超飛身相救，定要吃虧不小，臉面無光，這一吩感激真是難以形容，看得到王元超使出全身本領同那惡魔力戰，便想躍上助戰，又一看那邊自己妹子，同兩個兇徒也是苦苦惡戰，很是吃力，眉頭一擱，立生巧計，暗地拿出一枝金鏢，鬪準一個賊人後背，用力打去，輕輕喊聲着，那邊偏是瞎了一隻眼的賊人倒霉，好像命裏註定死在暗器之下的，那枝金鏢他背心射準，直貫前胸，立時一聲狂叫，鎗斧一擲，倒在地上，舜華大喜，精神陡長，運劍如風，向飛天夜叉猛襲，飛天夜叉一看同伴又中暗

器，只嚇得心胆俱裂，那裏還敢惡戰，鬪個破綻，拚命向前一刀砍去，那瑤華閃身之際，趕忙奮身一躍，跳上屋面，一矮身，揭起一疊屋瓦，向下一撒，嘩喇喇一陣亂響，把那盞盞赤鳳嚇了一跳，一躍身出圈子，看清自己帶來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自己一人，局面已是一敗塗地，再拚命戰下去，決無好處，正想乘機脫身，那知瑤華舜華一見使雙刀的賊人已逃得不知去向，這個惡魔也有逃走意思，立時姊妹兩人短劍一橫，左右進攻，王元超也加入夾攻，這樣把盞赤鳳三面圍住，饒他本領了得，也弄得只有招架，不能還手，偏偏這時門外劈劈拍拍火槍聲大起，一陣緊一陣，盞赤鳳明白門外尚有火槍手埋伏，自己帶來幾十個嘍囉，在門外被火槍手擋住，恐已死得一個不剩，此時再不逃走，自己也要性命難保，但是一看身前身後三柄利劍，像雨點般刺來，一時要想脫身也是不易，心裏這樣一盤算，手上招架未免留慢，嗤嗤幾聲，上下衣褲又被人劍鋒割破幾處，心裏一急願不得身上有無受傷，鋼牙一咬，一聲大喊，不是你，便是我，把滿身絕藝一齊施展出來，只見他前架後擋，橫刺豎劈，像瘋獅一般，倒也不可輕視，這一場血戰，真也非同小可，但見滿院匹練般劍光，風馳電掣，錚錚鏗鏘之聲不絕於耳，王元超等三人以然這個惡魔不翻死活，拚命狂鬥，三人各自看定自己門戶，車輪般同他接戰，想等他力盡氣絕，再下煞手，那知盞赤鳳既毒且狡，故意做出不肯逃走，拚命兇鬪的神氣，這樣戰了片時，盞赤鳳驕地一聲怪吼，全身一矮，把長劍咒地一掠，使出一套八卦遊身劍，忽東忽西，忽高忽矮，一個身影像游魚一般，王元超等一看他另變招數格外用出以靜制動的法子，只三人定守自己方向，從容接招，並不跟蹤追擊，這一來，完全中他詭計，只見他向王元超面前劍鋒一幌，悠地一個箭步，退到中央，哈哈一聲大笑，一蹶脚，一個一鶴冲天，飛身上房，回身一抖手，便見三點寒心分向庭心三人射來，三人只好先顧眼前暗器或用劍撥，或用手接，一陣

叮噔，三枝毒藥銅鏢，半枝也沒有打着人，可是蓋赤鳳就趁敵人接鏢的一霎那，潛地飛逃了，等得王元超等飛身上房，那還有蓋赤鳳影子，只聽得前面火槍聲還斷續續響個不住，三人一連幾躍，立在門牆上一看，門外廣場上橫七豎八躺着幾個屍首，埋伏的火槍手一個不見，王元超奔華瑤華一齊跳落廣場，仔細一看地上屍首，一律頭纏紅帕，知道兇徒帶來的婁囉，王元超嚇得作聲，就聽得右面柳林中也有人吹着口哨遙應，一忽兒足聲雜沓，從籬門內擁出許多火槍手，爲首幾個頭目，首先奔近王元超面前，報告道，自從奉命埋伏左面及屋後經處，靜待了片時，就見右面籬上跳進幾條黑影，一霎時都上房進內，半響，微聽宅內籬屋上幾聲吶吶，就起了兵刃接觸之聲，片時我們埋伏之處，從半空中跌下一具賊屍，知道王爺幾位業已得手，那時就見右面籬又跳進許多人來，我們就覷準子面那般賊徒，一陣火槍，立時倒了一地，只聽得右面籬外還有許多賊人，不敢再跳進艇內，只亂喊繞向屋後，向後門攻進去，不料我們在屋後也有火槍手埋伏，又是劈劈拍拍一陣痛擊，那般逃得命的一般賊人，就拔脚回身飛逃，宅內也逃出一個雙刀的兇徒，率領着那般逃卒，沒命逃去，我們以爲王爺已把餘賊掃得一個不剩，定也趕出屋來，所以我們大阻率領弟兄們，越過左籬，追向前去，不料我們後面又追來一個長劍的兇徒，宛如飛鳥一般，竄入我們隊內，長劍一揮，我們弟兄就傷了多幾個，幸而柳林廣闊，散開得快，躲着樹後向他攢擊，那個賊人真也了得，一躍身就是好幾丈，眨眨眼就不見他影子，等得我們再奮勇追去，那兩只賊人船已離崖老遠，飛也似的向湖心逃去，我們在岸上遙擊一陣，大約太遠，鉛子不及，賊船沒有多大損傷，已逃得看不見了，王元超也把宅內交手情形略述所以，吩咐他們把屋內外賊人屍首歸在一起，自己方面的弟兄，或死或傷，點清人數，趕快運回堡內，又吩咐他們暫且看守宅外，恐防餘賊再來攪擾，自己三人趕快到堡外接應，吩咐已畢恰好快

艇上的湖勇，已聽得口哨，從僻處抄出，仍舊泊在門前，舜華又跳入宅內，把關在小屋的幾個美女僕放出來，交與門外幾個頭目好好保護，又須時時在范宅前後梭巡，一一囑咐完畢，三人跳下快艇，又如飛的駛回堡來，途中舜華悄悄說道，蓋赤鳳這個兇徒，本領真可以，你看他臨逃走時候，發出隻手連環分路毒藥，沒有內功，萬難學習，今天幸而王兄飛身相救，否則……王元超忙截住話頭道，勝敗常事何況舜姊本領並不在蓋赤鳳之下，大約是下，稍形不便罷了，瑤華接口道，想起來真可怕了，我那時看得分明無奈被兩個惡徒絆住，分身不得，看到王兄飛身而下，才把這顆心從腔子裏收轉，看不起來的幾個惡徒，都有幾手，回頭尚有一番大戰，除柳摩霄蓋赤鳳，未知尚有幾個能為出衆的惡徒。我們倒也不能輕敵呢，剛說完這句話，忽聽船舷外嘩嘩一陣水響，簇起幾尺高的浪花，從浪花中湧出一個渾身水靠的人來，王元超等時太驚，以為敵人半途攔截，急一齊拔劍在手，準備近敵，船上駕船的湖勇看的真切，慌喊道，五爺且慢，是自己人，那水皮上的人，身子一扭，像魚一般游近船來，悄悄道，奉堡主命，請五爺同兩位女英雄速去策應，因為洞庭幫的賊人已變計了，說了幾句，不待王元超答話，倏的身子向下一沉，蹤跡全無，王元超等全不知敵人如何變計，祇好卅舟飛回，片時，已近堡外渡口，只見碼頭上火燭燎天，刀光如雪，却又聲息俱無，不像交戰光景，再回頭一看，距岸里許，敵舟如麻，一字並列，也是燈火通明，盛張兵備，好像預備待戰交鋒一般，王元超等摸不着頭腦，等得快艇靠岸，三人急急向碼頭走去，四面一留神，一路都有湖勇哨巡，碼頭柵門大開，無數湖勇執着巨燈兩旁壁立，直達第二道碼頭，一見王元超等三人回來，即有幾個頭目躬身肅稟道，堡主在碼頭恭候已久，請五爺同兩位女英雄上樓會面罷，王元超略一領首，即引舜華姊妹從側面登道走上碼頭，一跨進門，只見樓廳口廿個子雲雲而坐，一手執壺，一手執杯，兀自流承般

大喝其酒，好不從容暇逸，一見王元超等進去，立時把壺杯一放，醇手一挺，呵呵大笑道，諸位殺賊而區，愚兄杯酒勞軍，也算古人飲至策勳的盛典呢，這時黃九龍也匆匆掉臂而入，一見三人在室大喜道，掩已得弟兄報告，知道兩位英雄手刃巨寇，端的了得，不過今天無端要兩位女英雄受累，心中實在不安，舜華瑤華趕慌謙遜不迭，王元超把交戰情形細說一番，只把舜華受險一節隱去，多添幾句孽鳳姊妹功夫如何了得的話，舜華瑤華在旁邊聽得肚內明白，知道他體貼入微故意極力推崇，王元超說完柳莊交戰情形，急問敵人如何變計，怎麼此刻還未到來，黃九龍也把其中原因匆匆一述，他道爲何，原來洞庭君柳摩霄和蓋赤鳳被江寧新任提督單天爵奉爲上賓，每天在密室中暗暗籌劃一切非法的陰謀，柳摩霄又把湖南幾個重要羽翼，他召集到江寧來，以便差遣，恰好不久就發生金峴秀的事，從金峴秀想到范高頭，又垂涎到太湖，那天甘瘋子竊聽的晚上，甘瘋子救了馮義沒有多少時候，單天爵已得獄官報告，料得太湖定有能人暗探，順手牽羊把馮義救去，立時閉城大搜，定了一個暗襲湖堡同時擒捉范高頭的計劃，星夜暗暗出發，單天爵這厮却違從柳摩霄的話，恐怕獄中金峴秀再生別樣事故，率領着幾個兇徒私黨，坐鎮提衙，並未同去，只取出枝令箭，當夜飛調幾營水師，掩護柳摩霄一隊兇徒，在太湖要口遙遙接應，那柳摩霄本來打算暗襲湖堡，所以進湖船隻喬裝進香的行徑，等到駛進太湖，泊住葦港，先打發批手下，分頭細探，未得要領，而且各人探報大都不相符合，略一思索，知道自己的人已露馬脚，看來太湖黃九龍雖然到湖未久，已經很得人，所以探不出實在消息，等到夕陽西下時交二鼓，先派了一撥人去擒范高頭紅娘子，又親自出馬到幾道堡壘外面勦察了許久，不覺暗暗吃驚，心想黃九龍怎地了得，非但形勢險要，扼守得法，而且內外黑沉沉絕無聲息，知看去樹林深處，保壘壕口，却隱隱砲銃密布，戈頭森森，知道已有準備，這一來把個眼高於

天的柳摩霄涼了半截，趕慌折回自己坐船，同幾個心腹健將仔細的商量，這般風高放火月黑殺人的兇徒，有何主見，遲着一股戾氣，看得太湖肥美，仗着洞庭幫勢力，只一味恣意強奪保鏢，有進無退，柳摩霄自己細細一琢磨，覺得既到此地，平白地空手回去，非但吃人笑話，於自己威名也大大有損，而且看眼太湖出產如此豐富，形勢如此雄壯，比洞庭湖過無不及，實在捨不得讓人佔住，又想黃九龍雖是了得，未必是自己對手，而且早聽得彌保中祇他一人主持，其餘幾個頭目都是無名小卒，何足掛慮，自己帶了這許多健將，後邊還有水師接應，就算彌信黃九龍有了準備，也是一人難敵四手，這樣一盤算，似乎自己穩穩操着勝利，不料正在躊躇滿志之際，船頭一陣喧嘩，蓋赤鳳沈奎標大呼跳罵聲，柳摩霄急舉目一看，登時目瞪口呆，說不出話，只見蓋赤鳳一張俊俏面孔，已是滿頭油汗，窄眉瞪目，形像惡煞，身上一套錦繡花衫，已撕得一片上，一片下，隨風飛舞，露出一身細皮白肉帶着幾道鮮紅可愛的血口子，那沈奎標更有意思，包頭黑帕已堆在腦後，只滿頭大汗，脅下挾着雙刃，宛如一隻鬥敗公鷄，這兩人一進來，沈奎標是垂頭喪氣，默默無言，蓋赤鳳是一味語言無次的跳脚大罵，弄得柳摩霄插不上嘴，好容易把蓋赤鳳納在一邊，再細問沈奎標交戰情形，沈奎標老實把喪兵折將情形一一報告，這一來，把柳霄一番打算，化爲雲烟，又弄得進退維谷，這時蓋赤鳳又從座上一躍而起，大喊道，這一次喪兵折將，只怪探報不實，但是老子雖敗猶榮，倘然我們帶去幾十個弟兄們手上都有火銃，也可同他們埋伏的火槍手對敵一下倘然有幾個後路接應，也不與吃這大虧，偏你們托大，咬定柳莊只范高頭紅娘子，一無防備，手到擒來，現在事已如此，索興一不做二不休，同黃九龍見個高下，老子不信我們這許多人敵不過他，否則如何對得起死去的幾位好漢，和幾個弟兄們，就是這樣回去，從此江湖上也不用立足了，這樣被蓋赤鳳一激，柳摩霄還是昂頭思索，禁不住

左右一般惡徒，個個怒髮衝冠，大呼大嚷，非報仇雪恥不可，柳摩霄究竟是厲害腳色，等這般草包鬧過一陣，然後挺身而起，徐徐開言道，想不到我們誤中奸計，害了許多好漢，勝敗雖係兵家常事，此仇豈容不報，據你們所說柳莊未見范高頭紅娘子，只埋伏自稱雲中夢鳳的三個賊男女，同門外的火槍手，大概金妮秀被單大人捉住的消息，已被他們探悉，說不定就是劫獄的人趕在我們前頭到此報告，所以吃范高頭那廝做了手脚，那廝定是狗急跳牆，向就近黃九龍求救，這般埋伏的狗男女和火槍手定是黃九龍暗暗預先佈置的，范高頭和紅娘子此刻也許沒有躲入湖棚，據我猜想，定是看得我們多人到此，以為江寧全虛，可以乘機劫獄，救出愛婿，那有這樣便宜事，豈知我早已防到此着，管救他到了江寧城邊，就嚇得半死，說不定單提鎮就能不勞而獲，捉住范高頭和紅娘子兩人哩，現在咱們把范高頭事且放在一邊，黃九龍既然不知輕重來管閑事，真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了，不同他見個高下，也不知道我們洞庭的厲害咧，現既既露出我們行藏，毋庸照暗襲的原計劃行事，爽與堂堂皇皇名正言順的責問他，彼此河水不犯井水，為什麼幫助范高頭父女，用暗器殺害洞庭湖的好漢，破壞江湖上的義氣，如果自知過錯，綁出范高家父女和放暗器的兇手，償抵我們幾個好漢的性命便罷，如果牙縫裏迸出半個不字，立時同他拚個你死我活，諒他羽毛未豐，真個要同我們正式交手，那何異以卵敵石，蓋賢弟你看我這主兒何如，蓋赤鳳扇毛一揚，哈哈大笑道，這才是正主意，不要說大哥這樣本領，手下各寨主各各英雄了得，何懼一般初出茅廬的後輩，就是我區區何嘗把他們放在眼內，說到此處，不由的低頭一看自己身上狼狽的樣，格外怒火萬丈，一蹶脚，連連大喘喘氣，想不到我蓋赤鳳單槍匹馬橫行長江，今天誤中奸計，會跌翻在陰溝裏，如果不顯一點威風，不殺他幾個狂徒，真要把老子肚皮氣破了，話又說回來，不要看我身上掛着幌子，論到技藝上，以一敵三，何曾輸

他們半着來，喂，沈大哥，你是親眼目睹的，這不是我自蔽自吹罷，柳摩訶不待沈奎標接話，趕慌笑道，賢弟英雄無敵何待說得，回頭咱們同黃九龍正式交手，有的是報仇出氣的機會，此時正可養精蓄銳待我先禮後兵，修書一封，投到湖堡，約期交手，顯得我們先明磊落，賢弟且暫一旁安坐，回頭愚兄還要和賢弟及衆位好漢暢飲一番，再去殺敵吧，說罷，剪燈抽毫，揮了一張八行信箋，裝入封套，昂頭四顧道，誰願到湖堡下書，即聽得身後焦雷般喊一聲我可去得，喊聲未絕，從座後轉出一個彪驅虎貌的大漢，向柳摩訶躬身道，羅奇願走一遭，便順看君堡中有幾許人物，柳摩訶抬頭一看，是自己近身得力勇將，四大金鋼之一，綽號大力金鋼，姓羅名奇，生得力大無窮，兩臂足有千餘斤力量，善使兩柄二百餘斤熟銅鎚，柳摩訶看他願去，大喜，即將誓信交他收好，囑咐他不要魯莽，得了回書就回來，不得挫折我們洞庭湖威風，也不要任使氣，羅奇應聲遵命，帶好誓信，提起兩柄大西瓜般銅鎚，大踏步走船頭，點手叫過一隻江寧帶來釣飛划船，縱身跳下，直向湖心駛來，片時靠岸，一躍而上，直向保壘走去，羅奇邊走邊自留神，却四圍見不到一點燈火和半個人影，幸而明月當空，路還可辨，那座雄壯的堡樓，黑巍巍的矗立在山脚要口，羅奇直趨堡下，只見堡壘下面有如城洞一般，既寬且深，却放着千斤閘，闕得嚴絲密縫，羅奇無門可入，原來羅奇力氣雖大，却不懂輕身蹤跳之技，恨不得一銅鎚把千斤閘打他一個大窟窿，但是記着柳摩訶的吩咐，不敢魯莽，只得仰頭，丹田提氣，齋聲價一聲大喝道，洞庭湖下書人在此，快快開門，讓我進去，第一聲喊畢，許久未見有人答話，弄得他暴跳如雷，接連一陣大喊，才聽得堡樓上垛口有人有聲無氣的說了一句下書人少待，讓我們通稟，半響，堡樓垛口處垂下一條長練來，練頭繫着一個小籃，只聽上面細聲說道，下書人毋庸進見，既有書信帶來，投進籃內，我們弔上堡樓，代你送上去，倘有回信，自會即下來叫你

掄去，請你候一候好了，羅奇瞥了一肚皮氣，羅奇摸出那封信向篋內一擲，仰得頭喝道，快回信，咱候着就是，上面也不答話，只把那個小篋如飛的吊了上去，隔了頓飯時，羅奇正望脖子發酸，却快見那個小篋又從空而下，奔過去伸手向篋內一摸，端端正正摸着一封信，大喜，慌揣向懷內，回身拔步就走，邊走邊連連大唾地恨恨道，闖着死牢門難道真個擋住我嗎，回頭叫你們認得我大力金剛銅鎚的厲害，不料他自言自語才說完這句話，忽地山脚一陣微風，眼前一黑，彷彿自己身子被甚麼東西一碰，腳底下不由的向前衝了幾步，趕慌站穩身軀，定神四面一瞧，一點沒有形迹，可是經這一碰，身上似乎輕了許多，急向腰上一摸，不好了，插在右邊一柄銅鎚竟好好的不知去向，這一來驚得他冷汗直流，疑神鬼仔細一想，定是眼前一黑身上一碰的時候，着了人家道兒，嚇得他連銅鎚也顧不得找尋，飛也似的奔回湖岸，一見自己來的那隻飛划船，泊在原處，急急一躍而下，那知他一跳下船，又驚得兩目發直，做聲不得，原來他失掉的一柄熟銅鎚，端端正正的擱在船中，那兩個撐飛划船的噯囉，看得這位大力金剛下得船來，真像泥塑木雕一般，知道他爲了這兩柄銅鎚所以如此，不等他開口，爭先告訴他，我們倆正在此詫異呢，寨主未下船以前沒有多久，我們倆也沒有離船一步，只覺無端一陣微風掠舟而過，風過去就見這柄銅鎚在面前發現了，我們兩明知道銅鎚是寨主帶着上岸的，怎麼一個人影都沒有，自己會飛回來的呢，這不是透着新鮮麼，羅奇被兩個噯囉一提，肚內已是明白，趕緊喝一聲休得多言，快回去就是，其實他此時已知堡中大有能人，怪不得蓋赤鳳這樣能耐，也在柳莊失脚，看起來我們大寨主雖然了得，恐怕也不易佔得便宜，可是自己沒有碰見敵人，就容易的把兵器失去，實在有點說不出口，只好藏在肚內，回去不提爲是，邊想邊在懷內一摸，幸喜一封信並不失去，總算沒有白跑一趟，想大寨主面前可以交代得過去，思想了一陣，船已靠住大

船，硬着頭皮跳上大船，摸出回信，依然雄糾糾送到柳摩霄面前，這時柳摩霄同蓋赤鳳等幾個主要健將，已在圍坐大飲，一見大力金剛不負使命持着復信回來，着實誇獎一陣，也叫他一同入席，以示優異，柳摩霄先不拆看回信，急急問他進堡情形，黃九龍有何話說，羅奇性雖憨直，自己失鏢一事，當着許多人面前實在說不出口，可是自己並未進堡，在堡外得着回信的情形，却老老實實說了出來，柳摩霄和眾人聽他說完以後，面上都現出遲疑之色，猜不透敵人是何用意，獨有蓋赤鳳賣弄聰明，大言不慚的說道：「何消忖度，定是黃九龍外強中乾，恐被來人看破堡中空虛實情，故而不敢叫羅大哥進去罷了，柳摩霄也不加可否，略一點頭，急把手上回信一看，只見信皮上寫着回呈柳道長親啓字樣，又抽出一張信箋來攤在棹上大家同看，信箋上却只寥寥十六個字『勞師襲遠。禍福莫測。玉帛干戈，惟君所擇』，下面也沒有署名，柳摩霄勃然大怒道，黃九龍以爲負隅自固，我們不能奈何他，反誦謊誑我們，說這些誑惑人心的話，一字不提，顯見同范高頭結成死黨，現在不除掉他，將來羽翼衆多，大是可慮，而且這信上幾句屁話，大有謊誑我們進退維谷的意思，更是可惡，就此我們直逼堡前，同他一決雌雄，另外打發一人坐着快艇，飛報外面駐泊的水師，叫他們搖旗吶喊駛進湖內，作爲後應，免得黃九龍那廝在我們後路別生詭計，蓋赤鳳同洞庭湖一般兇徒聽得大喜，各個擦掌磨拳，大呼殺敵，倒也聲勢洶洶，獨有大力金剛嚼過滋味，暗暗擔心，默不發言，柳摩霄也沒有理會他，自顧調兵遣將，吩咐一齊駛向磯壘，又打發快艇飛報後面水師接應，這時櫻堡上甘瘋子黃九龍已得到埋伏湖底水巡隊報告，知道柳摩霄得到回信惱羞成怒，來決雌雄，竟時發個命令，堡內堡外一齊點起燈籠火燎，耀同白晝，徹裏徹外佈置得銅牆鐵壁一般，又通知各處埋伏人馬但聽信砲放起，一齊出動襲擊，敵人歸路，佈置妥貼，恰巧王元超輝華瑤華三人到來，黃九龍就把上面情形匆匆一述

，王元超道，回頭兩陣對圓，講起兩面人數自然我衆彼寡，勞逸主客之勢，我已佔了勝着，不過柳摩霄帶來洞庭湖一般兇徒却也不少，又加以蓋赤鳳和單天爵部下的幾個強人，雖然已除掉三人，尙有不少亡命之徒，我們只有五人似嫌不足，黃九龍大笑道，這般無知狂寇就是洞庭湖傾巢而來，何足懼哉，甘瘋子離坐而起，伸出蒲扇般大手向王元超肩上一拍笑道，五弟所慮亦是，恐怕混戰起來，彼此不易照應，但是俺早已防到此着，回頭三弟對付蓋赤鳳，愚兄對付柳摩霄，擒賊擒王，餘不足道，五弟同兩位女英雄押住陣脚，對付那般亡命之徒，待愚兄先在陣前用言語相激，使他墮我計中，待他們銳氣一挫，自然滿盤皆輸了，王元超同雙鳳都點頭稱是，舜華笑問道，下書人受驚而回，已是先聲奪人，挫折敵人銳氣不少，這樣鬼神莫測的功夫，非甘老先生不辦，甘瘋子大笑道，此道却非所長，這是我們三弟同他開個小玩笑罷了，黃九龍笑道，下書人笨拙如牛，蠻力却也不小，兩柄瓜錘足有千餘斤重，倒也不能小覷他呢，正這樣說着探報絡繹而來，報稱敵人已將近岸，甘瘋子脖子一挺破袖一甩，對黃九龍道，照理我們應到鎮外迎敵，但是地形，却是礪前有兩座山脚環抱，中間一片廣場，宛如玉蟹舒鉗，從礪上俯着敵人舉動，可以一覽無遺，兩旁山脚又可埋伏許多撓鈎弓箭，正可以逸待勞，又顯得我們毫不爲意，讓他們直叩礪壘，黃九龍王元超齊聲道，這樣最好，在市鎮口交戰，難免震驚市民，索興把市鎮和田塍左右一帶埋伏弟兄悉數調回，聽憑敵人深入便了，甘瘋子搖首道，這可不必，此處人手足夠應用，毋庸再費周折，待敵人敗退時，尙有用處，此刻再打發幾個人快去通知，叫他們潛伏深林，讓敵進來不必迎擊，只聽號砲行事好了，黃九龍立時差人持着令旗沿路飛報而去，甘瘋子又笑道，我們索性同柳牛鼻子開個玩笑，五弟同兩位女英雄在礪樓上等候，待相當時候再飛身下來，此時俺同三弟三礪壘前面百步開外，設一矮几兩個凳子，上置杯箸酒肴，自願

飲酒賞月，越發表示從容暇逸之致，使得這般亡命之徒疑竇不定，黃九龍拍手大笑道，妙，妙，這就是諸葛亮空城計的反面，深合兵家虛虛實實之理，待我立時吩咐幾個頭目照樣安排起來，片時甘瘋子同黃九龍真個在礮前廣場中，從容不迫的對酌起來，礮門仍復緊閉，兩旁山脚及礮上湖勇又把火燎藏起，隱身暗處，約定擲杯爲號，再一齊顯露軍容，這樣一來，礮前又靜蕩蕩的一片月色，只聽得兩旁謾謾松聲，王元超從礮樓上俯瞰廣場，兩位師兄舉杯傳盞這番閑情逸致，真有飄飄欲仙之概，隔了片時，礮囑囑唧唧飛過一陣山鳥，王元超向舜華瑤華道，敵人轉瞬就到，這陣飛鳥定是被那般亡命之徒經過樹林，驚得高飛遠走了，瑤華遙指道，王兄的話一點不錯，你們看山脚那面火光閃爍，倏隱倏現，正是敵人來路，不是敵人還有那個，三人仔細探望，忽見光閃出市鎮，田塍一帶，火光宛如長蛇一般，疾駛而來，看去敵人倒也不少，一會兒火光沒入叢林之間，被樹梢山脚遮隔看不見了，又隔了時許，山脚下足聲奔騰，火燭上燎，轉出無人來，看過去人約也有二三百人，只聽一聲吆喝，這般人在對面廣場盡處一字排開，原來柳摩訶分派了幾個健將率領着百餘個嘍卒看守船隻，其餘都由柳摩訶蓋赤風率領上岸，長驅而進，一路行來，並無阻擋，此刻轉過山脚礮堡在望，抬頭一看礮上燈火無光，不見一個人影，不料低頭一看，距自己人馬一箭之遙，廣場中有兩個人一聲不響對坐飲酒，好像不知道有許多人到來一樣，連正眼都沒有看他們一看，柳摩訶看得滿腹狐疑，猜不透葫蘆裏賣些甚麼藥，也看不出這兩個是甚麼人，姑先發個號令，把自己人馬，字排開，佔住路口將要派人到兩人跟前探問，忽見對酌的兩人哈哈大笑而起，那一個黑面虬鬚的怪漢，似乎酒已喝醉，立起來脚底歪斜，身不自主，手上兀兀顫抖抖的執着一個酒盃，笑聲未絕，手上那隻酒盃直慣下來，乒乓一聲，在几面上碰得粉碎，不料盃聲一響，接着震天動地一聲大喊，霎時礮樓上向左右山崗上面，

舉起無數火把燈籠，而且旗幟紛飛，刀光如雪，看過去好像有幾萬人馬一般，此時把一片廣場照耀得鬚眉畢現，顯出一個鬚眉如戟的甘瘋子，一個短小精悍的黃九龍，只見甘瘋子當先呵呵大笑，一路跌跌衝衝向柳摩訶那邊趨近幾步，用手一指大聲道，那一位是柳道長，請來敘話，柳摩訶同甘瘋子黃九龍都未見過面，蓋赤鳳等也只聞名，所以觀面都不認識，可是柳摩訶此時看得湖堡聲勢不小，已有點氣餒，肚裏已暗暗定主意，一聽對面醉漢指名答話，也就高視闊步越隊而出，向甘瘋子拱手道，在下就是洞庭柳摩訶，未識足下何人，甘瘋子兀自醉態可拘，全身搖搖擺擺好像迎風欲倒一般，用手一指自己鼻樑，呵呵大笑道，在下甘瘋子，又用手一指黃九龍道，這就是太湖堡主敝師弟黃九龍，俺們久仰洞庭君威名，常恨無緣謀面，不料今天蒙汗尊遠降，又蒙許多英豪一同前來，真真忻幸非常，所以俺們在此恭候，未知道長有何清誨，柳摩訶目光灼灼先向黃九龍甘瘋子打量一番，然後開言道，在下也久仰兩位大名，彼此雲樹遙阻，觀面無由，今天專誠拜謁的原因，業已先函達覽，並蒙賜覆，說起來俺們洞庭湖黃堡本是千里遠隔，如風馬牛不相及，就是今天來到貴地，也是因為探得范高頭潛踪在此，特地尋他報當年殺徒之仇，與貴堡本無干涉，不意范高頭躲入貴堡，黃堡主不念江湖義氣，居然派人埋伏柳莊，殺死敝湖三位寨主和許多弟兄，這一來真出在下意料之外，敝湖從來沒有開罪貴堡之處，竟忍心下此辣手，而且並非正式交戰，只憑詭計襲殺，非但舉動大欠光明，事實上亦屬大大錯誤，現在敝湖三十六寨寨主個個義憤填胸，誓報此仇，但是在下念在彼此素無仇隙，又想到貴堡創業未久，人才缺乏，或係所任非人，鑄此大錯，所以在下僅帶幾位和中弟兄親自前來，當面談判，倘然貴堡幡然覺悟，立時把范高頭父女同擒殺敝湖三位寨主的兇手，細綁出來，聽憑在下帶同當衆處治，聊解公憤，這樣處理才算得最最公平，以後彼此仍舊不傷和氣，貴堡名譽也不致

喪失，自問這樣苦心孤詣，全爲費堡前途着想，請費堡主三思而行才好，柳摩霄這一番舌翻蓮花，自以爲妙不可言，可是黃九龍聽判耳內，幾乎把肚皮氣破，立時雙眉直豎，就要發作，偏甘瘋子涵養到家，依然嘻嘻哈哈滿不在乎，等柳摩霄把話說盡，向黃九龍以目示意，自己脖子一挺，呵呵大笑道，柳道長這番清幽妙不可言，佩服，佩服，但是敝堡今天舉動，可算得出於萬不得已，不瞞柳道長說，在柳道長沒有賜書以先，竟不知是道長率領各位英雄到此，以爲無知狂寇，妄聽暗襲敝堡哩，柳道長，不是在下放肆，今天不幸的事情，完全道長一人之錯，柳摩霄驟聽得這句話，雙目一瞪，大聲道，此話怎講，甘瘋子一聲冷笑道，據道長所說這樣大動干戈，喬裝進湖，無非爲范高頭父女二人，可是道長明知敝堡統轄太湖，按照江湖規例，總須先行拜山，再辦別事，倘然道長進湖時節，派衆小卒到敝堡關照一聲，那時節敝堡就算與范某有生死交情，也礙着道長面子，未便十分袒護，不料道長目中無人，至先下手，倘然下手時節，直言道長所派也就罷了，單又報稱江寧單天爵的部下，有一個又自稱長江蓋赤鳳，絕不提洞庭湖婁字，不但如此，那時柳莊范高頭父女確已他去，早由敝堡幾個朋友寄寓在那處多日，幾個火槍手也非專爲費湖埋伏，原是先幾日敝堡派去伺應寄寓的朋友的，等到敝堡幾個朋友對跳進范宅去的人說明范某遠去，偏又不信，大曠放火燒屋，敵友看得無理可喻，絕不像光明磊落的漢子，才無法訴諸兵刃，偏又本事不濟，落得死的死，逃的逃，實在可說咎由自取，俺所說沒有一句虛言巧語，道長自己肚裏原也明白，假使道長處在我們地位，恐怕早已大動干戈，把侵犯境界的船隻驅逐出境了，所以俺說千錯萬錯，全錯在道長一人身上，至於道長責成敝堡把范高頭父女和幾個敝友網綁出來，尤其笑話，不是早已說過范高頭父女不在太湖，就算在太湖，范高頭父女同敝友無非朋友關係，怎麼可以任意網綁，講到幾個敝友却在堡內，回頭道長要處治的

話，倒可以請他們出來的，不過俺代道長着想，貴湖這幾年規模粗具，經管也頗不容易，遇事總要穩全一點才好，萬一略有挫折，前途就不堪設想了，道長高明當不以憨直之言見怪，說罷，又呵呵大笑不止，甘瘋子這一番八面鋒鏗，連罵帶損，却又詞嚴義正，句句像箭也似的射進柳摩霄心內，只弄得柳摩霄目瞪口呆，無言可答，不料這時急於報仇的蓋赤鳳早已聽得不耐，未待柳摩霄再開口，一聲大喝，一個箭步竄到柳摩霄身邊，大喝道，大哥何必多費口舌，也毋庸大哥親自出馬，憑俺這柄利劍，就解決了，蓋赤鳳這樣一圖前陣，對面柳摩霄帶來一般兇徒也隨聲附和，你一言我一語叫起陣來，甘瘋子一發狂笑不止，向柳摩霄一聲猛喝，既然如此，毋須多費唇舌，弼也爽利，但是貴湖威名素著，不比毫無紀律的烏合之衆，如果彼此混戰，老實說貴湖人數太少，顯見得做堡以衆攻寡，如果道長願意雙方各憑武藝一個對一個較量，做堡亦無不可，聽憑道長選擇就是，柳摩霄此時已成騎虎難下，略一盤算，就朗聲道，做湖久仰陸地神仙門徒各各武藝出衆，乘此見識一番，也可叨教幾手內家絕藝，但是有話在先，倘然貴堡不是俺們弟兄對手，當場認輸，那時俺所說幾樁事要件照辦，不得支吾，甘瘋子不待他說下去，鼻子冷笑一聲連連揮手道，費話少說，倘湖做堡落敗，不要說道長所說幾樁事不成問題，就是道長暗裏做堡的大計劃，也可如願以償了，可是空言無益，就請道長回陣指派貴湖好漢比較武藝就是，柳摩霄不再發言，一拉蓋赤鳳臂膊道，賢弟，割雞焉用牛刀，我們姑先回陣，派幾個寨主來同他們周旋一下，就可分出高下了，說罷，兩人大搖大擺走回自己隊內，柳摩霄回到隊內，立定身先一看對面場上，依然靜蕩蕩的只有甘瘋子黃九龍兩人，心內大喜，雖料得這兩人不是好惹的人物，可是自己帶來的四大金剛和幾位寨主都是出類拔萃的人物，何況有蓋赤鳳一條好臂膊，滿讓這兩人三頭六臂，也不是懼，立時趾高氣揚起來，正想指派一陣，還未出口，

已有一個深目拗鼻蓬頭尖嘴的大漢，越衆而出，大喊道，待俺先去殺掉那邊醉鬼再說，柳摩訶一看，原來是鬼面金剛雷洪，低聲吩咐道，那醉鬼江湖上很有名氣，須小心在意，如果不敵，快快退回，免得挫折銳氣，雷洪領命，一揚鬼頭刀，正要趨向核心，忽聽後面巨雷似的一聲大喝雷兄慢行，咱也去發一回利市，把那瘦鬼交給俺，一塊兒都打發他們回老家去便了，免得別人再費手脚，雷洪停步回頭一瞧，却是洞庭湖第八位寨主鐵羅漢了塵，手中提着一根丈許溜金方便鎚，雄糾糾大踏步奔向前來，雷洪笑道，八寨主來得却好，你看那瘦鬼身上時有四兩肉，醉的脚底虛飄飄路也走不穩，何必多費手脚，咱們總寨主偏有這許多小心，豈不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兩人邊說邊走，已到場中，一看那醉鬼瘦鬼笑嘻嘻並肩而立，中間吃酒的短几凳子已搬過一邊，一見他們氣鬱虎虎的奔來，仍舊赤手空拳一動不動的立着，那醉漢撕着嘴，用手一指兩人道，來人姑先通名，鐵羅漢鬼面金剛各人一報名姓，立時眼珠發直，舞動兵器就想放對，甘瘋子兩手一搖道，且慢，看你們神氣大約打算同我們兩人分頭比試，但是你們全身能耐，一望而知，決非我們敵手，現在這樣辦，你們兩人一齊上來，先同我一人較量較量，我也不用兵刃，就憑一雙破袖同你們玩一陣，這樣便宜的事，恐怕不容易找罷，黃九龍聽得嗤的一笑，雙足微點，倒退了好幾丈，靜觀他師兄怎樣捉弄金剛羅漢，最可笑鬼面金剛同鐵羅漢聽得甘瘋子這樣一說，還以為醉漢醉話，自己討死，又冷眼看到黃九龍身子略動，就退了好幾丈，這程矯捷，本領定不含糊，樂得捨難就易，鐵羅漢更是急於邀功，先自一聲不響一個箭步，掄起方便鎚向甘瘋子當頭砸下，甘瘋子看他掄起鎚來呼呼有聲，知他力最不弱，等待鎚臨頭不遠，並不向後閃退，只側身踏進一步，讓過鋒，舉起左手破袖，向鐵羅漢面上一拂，身已閃到敵人背後，鐵羅漢以為這一方便鎚把那醉鬼砸得稀爛，那知醉鬼向前一衝，鎚將落空，可是這一鎚勢

沉力猛，落到地上，把沙土振得滿目飛揚，急切間鏟未收回陡然面前黑影一幌，同時劈拍一聲，背上羞了一掌，立時眼前金星亂迸，向前直衝過去，幸而方便鏟尚未脫手，趕慌就勢一柱，支住身體，一聲怪吼提鏟回身又趕上前來一看鬼面金剛一把鬼頭刀刀光霍霍已向醉漢劈頭劈臉砍去，那醉漢一味嘻嘻哈哈舞破袖，在刀光影中閃來閃去，却傷不着他半根毫毛，鐵羅漢覷個便宜，兩手攔勁，平舉方便鏟，一陣風似的向醉漢背後擗將進去，醉漢又只身影一幌，便聽克察一聲，恰巧鬼頭刀砍在鏟桿上，兩人都用全力，只震得各人臂上酥麻，差一點鐵羅漢的方便鏟，把鬼面金剛擗個透明窟窿，只恨得兩人牙癢癢地，一聲怪吼，霍地跳開，尋那醉漢時，却見他文風不動的立在一邊，靜看他們兩人的把戲，照說鐵羅漢同鬼面金剛武藝，在洞庭湖也是響噹噹的脚色，不過到了甘瘋子手內，自然差得太遠，未免顯得太難堪了，當是兩人在衆目之下，羞愧難當，惱羞成怒，一個舉起鬼頭刀，一個揜着方便鏟，惡狠狠地逆力殺向前去，甘瘋子大笑道，你們兩個人自己對自己耍狗熊似的耍了一陣還不知進退，真要討死麼，語音未絕刀光鏟影已到面前，這一次鬼面金剛同鐵羅漢不敢大意，左右夾攻，刀鏟並舉，那知主意雖好，只恨本領相差太遠，等到刀鏟逼近醉鬼身子，也看不出對方用何種身法，只一幌兩幌就把兩人弄得昏燈搭腦，自己對自己糾結在一起，這樣折騰了幾次，連甘瘋子的衣角都沒有摸着一下，反而兩人喘息如牛，臭汗遍體，如果甘瘋子想下毒手的話，早已沒有命了，可是當時兩人這付醜態，對面柳摩霄蓋赤鳳等一般人看得清清楚楚，各各羞怨難當，尤其柳摩霄面上實在有點掛不住了，知道鐵羅漢鬼面金剛在洞庭湖雖非上等角兒，也非弱者，不料到了那醉鬼手上這樣不濟，就差別人出去，恐怕也是白搭，祇有自己出馬或者可以掙回面子過來，主意打定，也不知會別人，一反手從背上鑿劍當中拔出一柄倚天劍，正想移步趨向核心，忽覺有人牽掣後肘，附耳道，

大哥且慢小弟留神對方醉鬼本領雖高，僅正兩人，看那情形醉鬼似乎不敢遽下毒手，無非想賣弄本領，震懾我們，我們帶來各位好漢，儘可用車輪戰出去交手，不管勝敗，把那醉鬼剋鬼累乏了，然後俺同大哥出馬，豈不事半功倍麼，柳摩訶回頭一看是蓋赤鳳，又一想所說計劃倒也穩妥，不覺點頭止步，恰巧這時人叢中有兩位寨主一見柳摩訶要親自動手，一齊大呼道，何勞總寨主出馬，像那醉鬼無非一點小巧之技，何足爲奇，待俺們出去取那醉鬼瘦鬼的首級來便了，說畢，雙雙一躍而出，直向場心奔來，邊走邊大呼道，八寨主留大哥權且回陣，讓俺們來結果這厮，鐵羅漢鬼面金剛此時已是昏天黑地只有喘氣的分兒，聽得有人叫他回陣，真不亞天上降下兩位救命天尊，趕慌趁坡收帆，紅着臉，倒曳着兵刃，一言不發跑回本陣去了。

第二十回

秦甲曳兵柳摩訶喪師忍辱
臥薪嘗胆東方杰切齒復仇

甘瘋子看得呵呵大笑，再看對陣跑過來一高一矮兩漢子走來步趨如風，疾如奔馬，一會兒已到馬前，那高的面如鍋底，頭裹藍巾，倒也威武異常，手上挺着一支長傢伙，形如蛇矛，鋒銳雪亮，那矮的露着亮晶晶的禿頂，一身瘦骨，滿面邪容，手上橫着一柄長劍，身上斜繫着豹皮鏢囊舉動之間頗爲矯捷，甘瘋子一看就知道這兩入比鐵羅漢鬼面金剛高明得多，依然笑嘻嘻的一指兩人道，你們兩位大概看得先頭兩位太不露臉，所以出來想在衆人面前露一露平生所學，也罷，現在我依然讓你們佔點便宜，你們兩人依然一齊上來，我依無赤手對敵，這樣你們定是樂意的了，那使長矛的高個子一聲大喝道，醉鬼也敢狂言，有本

事情最施展好了，憑俺六寨主的蛇矛，就足以結果你的老命，那矮禿子却抱定先下手爲強的主意，轟地一聲大喊，且叫你識得俺常山蛇寶劍的厲害，喊聲未絕，連人帶劍，已着地捲來，甘瘋子看他來得兇猛，正要預備施爲，忽見黃九龍一躍而前，口內喊一聲這兩入交與小弟罷，人已迎上前去，常山蛇一看黃九龍也是赤手空拳，格外賣弄精神，一聲大喝，憑空躍起丈許，惡狠狠挺劍向黃九龍當頭刺下，黃九龍哈哈一笑，略一閃身，劍就落空，高個子看得常山蛇一擊不中，趕忙把矛一揮，騰躍而上，雙臂一振，舞起菠蘿大的圈矛花，向黃九龍分心刺去，常山蛇也在這時霍地返身，合力夾攻，看他兩臂一伸一縮，那柄劍就像蛇舌一般，只在黃九龍身上來回般幌，好黃九龍，真是會家不忙，你看他施展開赤手白刃的功夫兩條鐵臂，上下翻飛，貼地流走，如珠在盤，只在劍光矛影之中倏進倏退，宛如蛟龍戲水，蝴蝶穿花，兩面觀戰的人，起初看得矛光耀日劍尖如山，只在黃九龍的身前後電也似的旋繞，各各瞪目吐舌，代黃九龍捏把汗，又時時看得矛劍交攻，相差祇在毫髮之間，似乎萬難閃避，那知一眨眼，黃九龍就在這毫髮之間，滴滴溜身形一轉，輕輕把雷劍一齊封閉出去，兩人枉自使出許多巧妙着數，兀自奈何他不得，這一番交手，真是觸目驚心，惹得兩面觀戰的人忘其所以，高聲喝起連環大采來，在這喝采如雷擋口，三人品字式龍爭虎鬥又是戰了幾十回合，黃九龍忽地一聲猛喝，跳出圈子，只身形一轉，從腰間拿出紫鱗蟒皮軟劍鞘來，却不褪鞘露劍，拍的一聲，像懶蛇般委在地上，常山蛇同那高個子還以爲黃九龍怯戰情急，掣出軍器，看那軍器却是軟郎當的皮鞭，何足掛慮，兩人一聲怪吼，又復火雜雜趕上前來，這一次黃九龍不耐煩同他們久作麻纏，見那蛇矛先到，故意直立不動，等得矛鋒切近，喝一聲來得好，微一個身，只把右臂一振，那條七尺長的蟒鞭，直像活鱗一般，從地上天矯而起，再一抖弄，恰正纏住近身矛桿，喝一聲還不撒手，說也

奇怪，那高個兒兩手攢住的丈許蛇矛，立自憑空脫手飛去，直飛落好幾丈開外，顛伶伶的斜插於地，那高個兒萬不料這撥軟郎當的皮鞭，搭在矛上，竟有千鈞之力，非但兩臂酥麻，也嚇得心胆俱裂，顧不得自己兵刃，便想拔腳飛逃，那知黃九龍何等厲害，豈容他輕易跑掉，在他驚嚇悚神之際，趁勢一個怪蟒翻身，那條軟鞭又像烏龍般向他下盤掃去，未待高個兒返身，早已掃個正着，啊呀一聲，憑空把高個兒翻了一個風車筋斗，這時免起鵲落原是迅捷無比，等到常山蛇接蹤趕到，高個兒已吃了大苦，常山蛇看得黃九龍手上軟鞭如此歹毒，頓時惡計橫生，兩足一點，倒退丈許，趁黃九龍舞鞭神注之際，將劍向地一擦，從豹皮囊拿出暗器，一聲不響兩手齊發，直向黃九龍兩眼打去，誰知黃九龍是內家高徒，耳音眼神處處到家，一面打倒高個兒，一面早已留神常山蛇舉動，看他既前又却，知道他別有歹意，看他兩手一揚，故作不經意的樣子，等到鏢風颯然，暗器切近，只眼神略聚，把左手向空一擡，就把兩枝竹葉鋼鏢縮在手內，不料眼前兩支竹葉鏢將將綽住，常山蛇的鋼鏢聯珠齊發，支支向上下要害飛射過來，黃九龍勃然大怒，且不管地上跌翻的高個兒，右臂一揮，把蟒鞭舞成一團白氣，索興連人帶鞭，且舞且前，像一個大白球隨風滾舞，十幾支竹葉鏢，都向四圍激落，黃九龍更是歹毒，把左手綽住兩鏢，看準常山蛇，從一片鞭影內用力發出，這一來常山蛇萬難防及，也因黃九龍把長鞭舞成一團百氣，看不清舉手發鏢的動作，等他覺着暗器臨門，已是躲閃不及，兩枝竹葉鏢一支沒有落空，一中面頰，一中大腿，而且常山蛇明白人家用自己鏢還敬自己，還敬猶可，但是自己竹葉鏢原是最厲害不過的毒藥鏢，南方有一種竹葉顏色的毒蛇，形如壁虎，出名叫作竹葉，其毒無比，湖南種竹地方最多，這種毒蛇萬一被它咬一口，七步就死，常山蛇專用這種毒蛇的毒汁，製煉成這種毒藥鏢，形式也像竹葉一般，所以鏢名也取竹葉，他常山蛇的綽號也從這鏢上得來，萬

一中着竹葉鏢，也像被毒蛇咬一口樣子，七步就死，被他害死的人也不可數計，不料天網恢恢，因果不爽，常山蛇今天也死在自己鏢上，當時常山蛇腿頰中鏢，立時覺着遍體麻木，一聲慘叫吾命休矣，登時倒在地上七孔流血而死，連黃九龍也瞧得驚心，暗想好厲害的毒藥鏢，今天幸而遇着我，倘然稍一疎神，被他碰着，還當了得，回頭再看那自種六韋主的高個兒，却已蹤跡不見，只他師兄甘瘋子卓然鶴立，目光直注對陣，原來高個兒被黃九龍掃了一鞭，非但跌得昏頭搭腦，而且兩腿疼痛如折，倒在地上一時香爬不起來，甘瘋子在旁撮口作聲，向崗上湖勇打個暗號，立時兩邊山脚上一陣風似的捲上幾十把鐮鈎，把地上高個兒像飛鷹攬雀似的搭向礮下，也不啓開，卽由礮樓上飛下繩索，把高個兒像銀鋪似的細吊而上，這番情形，正在黃九龍對付常山蛇的時候，自然沒有見到，等他回身，那鐮鈎手早已迅速地退回崗上，一經甘瘋子略略示意，也就明白，正待返身看那對陣有何舉動，陡覺腦後金刃劈風，有人暗算，一聲大喝，連人帶鞭旋風般掃了過去，那人餘餘矯捷，一擊不中，已霍地跳開，黃九龍一看來人裂嘴咬牙，滿臉怒容，手上舞着一口長劍，一言不發，像餓虎般又撲上前來，究竟此人是誰勝負如何，書中暗表，原來六韋主被擒，常山蛇傷命的一刹那，礮樓和山崗上的湖勇果然眉飛色舞，勇氣百倍，可是對陣上的情形却却相反，個個怒火中燒，驚懼交併，却還有不少倚恃匹夫之勇大呼殺敵的人，頭一個蓋赤鳳自視不凡，一聲怪吼，躍出陣前，接連幾躍，已到場心，乘黃九龍背身之際，一個箭步，逼近身後舉劍直刺，一料黃九龍真個厲害，揮鞭回掃迅逾風雷，蓋赤鳳趕忙撤身後退，躲過蟒鞭，再移步換招揮劍撲上，這兩人一交手頓異從前，霎時翻翻滾滾，鬪得難解難分，這當口對陣又跳出幾個人來，頭一個長髮披肩，形如惡煞，手使一支爛銅行者棍，此人原是江湖遊脚僧，投入洞庭列入十二寨寨主綽號伽藍神，法名空空，又一個黑面黃髯，身如鐵塔

，懷抱着一柄金背大砍刀，頗有點威嚴氣象，此人複姓東方，單名杰，係初入洞庭，只跟着柳摩訶後面吃碗闌飯，尙挨不到寨主身分，後面還有一個彪軀虎面的兇漢，綽號伏虎金剛，姓彭名壽，腕上懸着練子鏈，那鏈頭路有碗面大小，這三人剛一出陣，這邊礮樓上一聲嬌叱，就像飛鳥一般，連翩飛下三個人來，頭一個落地現身是呂舜華，後面兩位當然是瑤華和王元超了，原來三人在礮樓上隱身觀戰，本已技癢難熬，等到蓋赤鳳躍陣挑戰，舜華想起柳莊一蹶之恥，就想飛下重決雌雄，恰好眨眼間對陣又躍出三個雄壯兇漢，急向王元超等說，三人一同飛上助戰，當時舜華短劍一揮，先已躍入核心，嬌呼道，堡主少憩，讓僕斬此賊魔，蓋赤鳳認得柳莊交手的女子，仇人相對，分外眼紅，大叫一聲，撇下黃九龍來戰舜華，黃九龍恐怕舜華有失，仍相助他一臂，一看王元超瑤華按劍而來，也就放心，恰值對陣伽藍神伏虎金剛東方杰三人一擁而來，趕慌奮起神威，噠噠噠把蟒鞭舞成一團白光，迎面攔住，那三人也把各人兵器擋前遮後圍住那團白光廝殺起來，但是三人無論如何奮勇進攻，兀自敵不住黃九龍，白光所到，便像波分浪裂一般，誰也難以招架，這時對陣上主腦柳摩訶看得自己方面差着失敗，堡中個個英雄，只一男一女就敵住四件兵器，眼看得伽藍神等步步退後，只蓋赤鳳尙是生龍活虎般同那女子殺得難解難分，看起來今天兇多吉少，事已如此，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再率領着幾個得力寨主，同那醉鬼決一雌雄，倘然能够殺敗醉鬼，或者把那旁觀的一男一女結果一個，可也稍爭洞庭湖的面子，當時派定大力金剛羅奇，鬼面金剛雷宏，鐵羅漢了塵三人，率領二百多名寨卒，押住陣腳，扼定路口，預防兩山崗上湖卒抄下來截斷歸路，又一看還剩四位寨主，是獺道神莫崢，百脚蜈蚣刁二楞，鑽雲鶴子漢雲鵬，活無常施圭等四人，當下柳摩訶安排定當，略自扎叟，當先仗着倚天劍率領四寨主趨向戰場，這面甘瘋子早已看清他自己出馬，後面還跟着好幾個兇徒

，知道他還是事後孤注一擲，便向王元超瑤華一招手，先自大踏步迎上前去，王元超知道他師兄招手用意，叫他們對付柳摩霄身後幾個兇徒，是王元超本意恐怕舜華同蓋赤鳳拚命相爭，頭免有疎忽失着之處，所以在旁監視想乘機助他一臂，這樣一來，祇好先顧自己師兄這邊，於是回頭向瑤華道，令姊同蓋赤鳳久久相持，難免身乏，瑤妹依然在此可以幫助令姊，由弟一人迎敵柳道身邊的人好了，瑤華柳眉微蹙悄悄說道，你一人去敵四兇，未免衆寡懸殊，蓋赤鳳雖是了得，家姊敵他一人，總可應付，待我們二人並力殺退來人以後，再去接應家姊亦不算遲，王元超還要分說，敵人業已逼近，祇得由瑤華幫助自己，這時甘瘋子已同柳摩霄覷影，笑嘻嘻用指一指道，柳道長一身絕藝，非同小可，尤其聽得道長有貫日倚天兩口寶劍，威靈洞庭，今天倒要見識見識，此時柳摩霄一張長方面上，滿布青霜，一臉煞氣，用劍向甘瘋子一指道，誰耐煩同你多講，快亮劍，俺不殺空手之人，甘瘋子越發嘻皮笑臉慢騰騰把自己腰上破竹劍掣了出來，大笑道，你是總寨主身分，當然非有斬金截鐵的寶劍，不足顯出你的威風，我可拿不出這樣寶貝，只好用這竹片搪塞搪塞的了，柳摩霄定眼細看，果然是柄竹劍，心想此人真有點瘋瘋顛顛，這樣兵器經不得我寶劍微微一碰，強敵在前，還敢裝瘋做傻，真不愧名稱瘋子了，當時濃眉一揚，厲聲大喝道，管你甚麼兵器，今天定教你難逃公道，不要走，看劍，話到劍到，那柄倚天劍就像金蛇亂掣，紫電交馳，果然與衆不同，甘瘋子微一退步，只破袖一揚之間，一聲長嘯，聲如龍吟，便發出滿身解數，最妙不過兩人語頰之間，甘瘋子全身若迎若却，宛如一團棉絮，倏而折腰貼地，搖搖如迎風之柳，倏而飛足踏虛，飄飄如斷綫之箏，遠看去那像性命相搏，竟似一街頭個醉漢，東搖西擺，迎風亂幌的樣子，但是柳摩霄却能識貨，知道甘瘋子這一套功夫叫作醉八仙，非有內家絕頂功夫，不能施展，心裏着實吃驚，而且原想一交手先把他手上竹劍

削掉，那知道柄輕飄飄劍宛若游龍，翻如驚鳳，竟難捉摸，幾十個回合以後，柳摩訶忽覺甘瘋子劍法頓變，竹劍上好像有蠟膠一般，偶然兩劍碰上，非但削不掉他，反而把倚天劍吸住，急切間竟難擺脫，幸而柳摩訶也是數二數二人物，換一個早已落敗了，這一來柳摩訶明白甘瘋子功夫大得驚人，立時變更招勢，不敢魯莽進攻，只兢兢看關定勢，守住門戶，甘瘋子看他翼翼小心，一時倒也不易戰勝他，兩人這樣一交手，時候未免略久了，這時柳摩訶身後四位寨主，早已各挺兵刃，殺向核心，王元超接住顯道神莫曄，活無常施圭，瑤華接住百腳蜈蚣刁二楞，鑽雲鷄子漢雲鵬大戰起來，霎時廣場上分做五處廝殺滿場，殺氣重重，月華慘淡，黃九龍力敵三人，殺得性氣，一聲大喝，把蟒鞭呼呼一掄，登時槍杆似的筆直，也似一條長劍施展開來滿耳風聲，澆水難入，可是圍住黃九龍廝殺的三人，頗也了得，三人中尤其是伏虎金剛的練子鍾，東方杰的金背大砍刀，最爲出色，鍾如流星，刀似雲片，兀自死戰不退。忽然伏虎金剛使了一個流星趕月的招數，把長練一拋，那顆碗口粗的鎗頭，飛炮似的向黃九龍胸前打去，黃九龍一看鎗勢兇猛，登時計上心來，趁勢假作驚惶樣子，倒曳長鞭，跳出圈子，伏虎金剛認假作真，以爲黃九龍逃走，先自一聲怪叫，把健腕一翻，收回飛鎗，一個箭步，追向前來，黃九龍回頭一看，伏虎金剛果然中計，依然拖着長鞭落荒而走，這時伏虎金剛貪功心急，愈追愈近，却把伽藍神東方杰二人落在身後，看看追得不到一丈路，舉手一揚，練子鍾疾如激箭，向黃九龍腿上繞去，黃九龍早已防到此着，等鎗飛到身後，猛一返身，只把蟒鞭一抖，那練子鍾正把蟒鞭緊緊繞住，黃九龍大喜，暗把鞘口彈簧一按，脫去暗鈎，恰巧伏虎金剛以爲繞住軟鞭，不難叫他撒手，他也不打聽打聽黃九龍平日用的甚麼兵器，只一味認作軟鞭，說時遲，那時快，他兩臂一用勁，猛的往回一掣，只聽砉然一響，果真連鞭帶鎗飛而掣而回，可是用力過猛，萬不料對

方撒手這樣容易，一個收不住脚，一個後坐，像倒了一堵牆似的，墩在地上，而且鞭鏢一齊反激回來，幾乎把自己腦袋碰破，尙算他功夫純熟，趕慌就地一滾，避開鏢頭，一個鯉鬼打挺，托地跳起身來，一看黃九龍像無事人似的，屹然遙立，並不乘他跌翻時趕來取巧，可是再一看黃九龍手上，頓時驚得心頭突突亂跳，滿以為敵人兵器既然被自己奪來，必定赤手空拳，那知黃九龍手上依然拿着一條軟鞭，不過這條軟鞭與前不同，像爛銀似的閃閃放光，看不透是銅是鐵，低頭一看，自己是下奪過來的軟鞭，却如蛇脫般橫在地上，這時伽藍神同東方杰也趕到身邊，伏虎金剛胆氣陡壯，一聲大喝，三人又舞動兵器，惡狠狠圍上前來，黃九龍白虹劍在手，越發不把這般人放在眼裏，只身形一挫，丹田一運氣，那柄軟郎當的長劍，頓時發出鏗鏘之聲，像象鼻般伸得筆直，略一施展使個旗鼓，就像幾道白虹隨身飛繞，東方杰知道這兵器厲害，決難討好，只遠遠把自己一柄金背大砍刀舞得風雨不透，却未敢逼近前來，伏虎金剛和伽藍神兀自不識風頭，使出一個少林行聲棍，一個杖着軟硬兼全的練子鏢，兀自山嶺怪叫冒冒失失的奮勇夾攻，那知一碰上白虹劍，只聽一陣叮噠吱吱之聲，伏虎金剛手上只剩半截斷練，伽藍神六尺長一條行者棍剩三尺了，兩人這一驚非同小可，幾乎魂都冒掉，便想拔脚飛逃，那知白虹劍何等厲害，劍光散開來，便有丈許開闊的大光圈，只在兩人身前身後來回亂掣，却暫不傷他性命，只一聲口哨，立時兩面崗上飛下許多撓鉤圍住兩人，伏虎金剛同伽藍神被劍光耀得眼都睜不開來，只好閉目等死，等到撓鉤手一圍，黃九龍一收劍，又像先頭擒住六寨主高個兒的樣子，橫拖倒曳把兩人網上襖褸去了，最好笑那東方杰也不逃，也不戰，眼睜睜看那兩人束手就擒，也不害怕，依然遠遠的把一柄金背大砍刀舞得有聲有色，好像自己在把勢場中練功夫一般，黃九龍看得好笑，趨近幾步，一聲大喝，你這廝眼看同伴受縛，也不上前相救，兀自一個

人在這兒賣弄幾手刀法，難道嚇瘋了不成，東方杰一聽黃九龍發話，轟然立定身，把一柄夫砍刀遠遠一拋，雙手一背，哈哈大笑道：「今天才是我東方杰撥雲露日之時，請黃堡主把我網進去就是，這一來，倒把黃九龍弄得莫名其妙，細看他虎頭燕領昂昂七尺，也是一表人才，臉上也無邪僻之氣，許倒有意投降，但也有人難測，故意厲聲喝道：「臨危變節，見風使帆，非大丈夫所爲，倘然你真心棄暗投明，須當表示你的血誠出來，你懂得麼，東方杰聽得暗自不哆嗦，略一猶豫，突然面色一整，毅然答道：「俺這樣臨陣投奔，難怪堡主疑惑，俺心中委屈，也非此時所能表白，既然堡主要俺當場表示心跡，也罷，俺此刻就仗堡主餘威，同俺仇人一拚，倘然斬得仇人頭來，就爲進見之禮，如果被仇人所斬，務請堡主念俺一片赤心，代俺殺死仇人，俺死也瞑目的了，說罷，一蹶脚，躍過去拾起那柄金背大砍刀，頭也不回直向舜華蓋赤鳳兩人交戰所在，飛也似的搶了過去，黃九龍大愕，不知他仇人是誰，趕緊檢起蟒皮劍鞘圍在腰上，也提劍追蹤前去，再說這擋口瑤華王元起同顯道神活無常百腳蜈蚣蠻子交戰情形，恰應了無巧不成聲的一句俗語，你道爲何，原來瑤華戰的百腳蜈蚣刁二楞鑽雲鶴子漢頭，刁二楞手上一柄單刀，倒也平平，獨有鑽雲鶴子的三節連環棍，招術精奇，靈敏無匹，却非常霸道，偏偏瑤華又因爲寶劍太短招架頗吃力，那三節棍蓋天盤地，驟如風雨，祇可騰挪閃展，縱躍如飛，雖然不致落敗，還手手總算吃力，那王元起方面，顯道神莫瞬使着一柄長柄開山斧，倚恃十力降十會，一味橫七豎八蠻戰狠砍，活無常施圭，豎着兩道黃眉，圓睜了三角怪眼，貌雖奇醜，本領却強，手上一口喪門劍，鏗得人與劍合劍與神凝，倒也有幾分內家宗派，而且超距如風，進退莫測，平心而論，也不在蓋赤鳳之下，王元起同這兩人也只戰得平平，一時倒也難以取勝，而且時時留神瑤華方面，見他顯着吃力樣子，又未免略形焦急，那知這擋口憑空飛下一個意外幫手來，

立時局面大變，因爲這時正是黃九龍劍削練子鍾行者棍的時候。本來黃九龍交戰地方同王元超舜華甚遠，輕黃九龍落荒誘敵，略一追逐，不覺相距近些，但也有好幾丈遠，等到伏虎金剛練子鍾被白虹劍猛力一削，那個碗口粗的鎗頭，餘勢猶勁，帶着幾尺斷練，像隕星移宿般，憑空飛去，恰巧瑤華這邊濃雲鵬晦氣星照命，正趕上他倚恃着三節棍霸道，步步向瑤華進逼，在那棍上鐵環嘩喇喇山響當口，萬不料半天裏飛下一個黑蹇蹇的東西來，設托一聲，正砸在濃雲鵬天靈蓋上，一聲大叫，登時腦紅四射，扔棍倒地，最可笑濃雲鵬大約死得不甘心，把一枝三節聯環棍扔出手去，嘩喇喇一聲怪響，恰正掃在刁二楞腳背上，只打得刁二楞山雞似的直跳，又眼看同伴死得悽慘，心胆俱落，恨不得背生雙翅，冲天飛去，偏吃舜華乘機逼近，劍光如雪着着刺向要害，弄得他手忙腳亂，臭汗直淋，瑤華乘勢蓮鈎一起，正點在他小腹上，吱哨一聲，直露下去，再加一劍，登時了帳，瑤華一轉身，便向王元超這邊奔來，邊走邊從鏢囊內拿出幾顆蓮子彈來，靚準顯道神莫崢活無常施圭兩人撒來，活無常却也得，一面同王元超死死命鏖戰，一面兀自留神各方戰局，看得濃雲鵬刁二楞死於非命，暗暗驚心，瞥見那女子仗劍過來，早已刻刻留神，又明知再戰下去自己也要難逃公道，不等暗器近身，先自跳出圈子，一溜烟逃回本陣去了，那顯道神却没有他機伶，兀自舞得開山斧呼呼山響，不料遠遠飛到幾顆彈子，正打在他腿肚上，一個疎神，太甲劍又貫胸而入一聲慘叫，仰天倒下，王元超抽劍向後一躍正與瑤華會面，兩人按劍四面一真戰場敵人，擒的擒，死的死，逃的逃，只剩柳摩訶同蓋赤鳳兀自死戰不退，再一看同蓋赤鳳交手的人却不認識，舜華黃九龍都發神注意的在旁作壁上觀，兩人猜不出是什麼一回事，一齊向那邊走去，想看個究竟，原來立志投降的東方杰，被黃九龍幾句話一激，又想起自己血海怨仇，頓時牙關一咬，拾起金背大砍刀，一陣亂奔到舜華蓋赤鳳交手所在，大

呼道，這位女英雄暫停貴手，讓俺來斬這萬惡淫賊，舜華正戰得吃緊擋口，驟聽有人大喊，還以為堡中營手，趕緊虛恍一劍，托他跳出圈子，回頭一看，來人却不認識，忽聽蓋赤鳳喝道，你這斷莫非發瘋不成，怎麼自己人也搗蛋起來，來人把手上大砍刀一橫，喝一聲，去，淫賊住口，誰是你自己人，萬惡淫賊你還記得兩年前丹徒玄妙觀進香的女子否，俺東方杰就是她的長兄，老實對你說，你還以為俺洞庭湖手下無名小卒，俺東方杰堂堂丈夫，豈肯與強徒為伍，都因為俺誓報殺妹之仇，不惜屈身降志，得着機會，與你這萬惡淫賊算賬，今天就是你惡貫滿盈之日，還不伸頸納命，等待何時，蓋赤鳳被東方杰這樣一罵，陡然記起前情，不禁大驚失色，又被他左一個淫賊，右一個淫賊，罵得心頭怒火萬丈，也不細看四面情形，依然仗着自己本領，毫無懼色，把手上長劍向東方杰一指，喝一聲叛賊休得狂言，老子一生殺死女子不計其數，你這廝居然吃了豹子胆，敢替你妹子報仇，老子倒要看看你怎樣報法，大約你這廝活得不耐煩了，話還未完，東方杰大砍刀一揮，喝一聲不是你便是我，已火雜雜趕上前去，這兩人一交手，真稱得起性命相搏，東方杰本領雖較蓋赤鳳遠遜，禁不得一夫拚命，萬夫莫當，一把大砍刀勇往直前猛厲無匹，使得如狂風驟雨一般，又加蓋赤鳳已經同舜華劇戰許久，力氣未免稍乏，一時半時尚估不到便定，這時黃九龍也提劍趕到，同舜華立在一起，聽東方杰一番大罵便也推測到東方杰報仇的原因，尤其舜華身為女子，自然格外同情，便向黃九龍道，看情形那人恐非淫賊對手，我們乘便助他一臂，了他報仇的夙願，黃九龍道，這種兇徒，不知害過多少好人家的女子，理應趁此除掉，免得再去為害民間，何況東方杰確是一條好漢，現已投降俺們，理應助他成功，不過我看東方杰這人志高心傲，自然以手刃仇人為快，不如待他不濟時，再去助他成功，剛說到此處，王元超瑤華也飛步而至，一問所以，也就明白，舜華忽遙指笑道，你們看今天

柳摩雲可算得遇上尅星了，衆人隨他所指一看，只見甘瘋子一柄竹劍，不疾不徐，像開玩笑似的，一味死纏活繞像活膠似的結住柳摩雲那口倚天劍，使他脫不了身，柳摩雲使盡絕藝，也佔不到半點便宜，黃九龍道，我們師兄這套太極玄門劍，真難窺測奧妙，遠看去好像輕描淡寫，若不經意，一交上手，就覺出輕如無物，重似泰山，而且隨敵進退，如珀吸芥，想逃跑都不能够的，柳摩雲居然還能勉強對付，尙算不愧洞庭之首哩，黃九龍正說到此處，忽然喊聲不好，兩足一點，人已到了蓋赤鳳面前，舉劍一揮，就見匹練似的一道白光，向蓋赤鳳頭上繞去，饒他縮頸低頭躲閃很快，已把頭上包巾削去，餘鋒所及，頂上油皮也揭了一層，差一點不把他天靈蓋齊根揭掉，原來東方杰志切報仇，初交上手一身大殺大砍，蓋赤鳳也無所使技，到了十幾個回合以後，東方杰是一時勇氣，銳氣略退，蓋赤鳳便步步進逼，一口長劍指東擊西，聲勢十倍，東方杰雖拚奮鬥，終因藝不如人，祇轉得招架之力，蓋赤鳳埋不讓人，越戰越勇，逼得東方杰步步後退，到後來連招架的力量都沒有了，蓋赤鳳兇睛一瞪，哈哈一笑之間，東方杰一個失着，便被他一腿跌倒，只可閉目待死，蓋赤鳳惡狠狠進一步，正想舉劍刺下，說時遲，那時快，黃九龍已從十幾丈外一縱而至，非但救了東方杰的命，而且一舉手就傷了蓋赤鳳的頭，蓋赤鳳這一嚇正非同小可，想不到來人比飛鳥還快，嚇得他連連後退，黃九龍一聲冷笑，喝道，淫賊到此地步，還敢猖狂，趁早束手就擒，免俺多費手脚，蓋赤鳳略定心神，向左右一留神，不好了，只見戰場上人雖不多，却都是敵人，那一面柳摩雲同那醉漢兀自戰個不休，看情形也討不了好處，最驚心的，地上東一具西一具的屍首，全是洞庭寨主，而且王元超同那兩個女子，此時已在他身前身後遠遠按劍卓立，意思是包圍自己不讓逃走的样子，再看廣場盡處，自己方面押陣幾個寨主，祇有兩三個人，都像鬥敗公鷄的隱在陣後，不敢漏齒，這樣四面一打數，知

道今天兇多吉少，沒奈何強自鎮定，向黃九龍一指道，那廝口聲報仇，你暗地飛劍襲人，算甚麼英雄，有胆量一個對一個交戰，俺誓不綳眉，黃九龍哈哈大笑道，此是何地，你是何人，像你這種採花淫賊，人人得而誅之，還講甚麼報仇，也罷，你既然說出一個對一個交手的話，俺願再同你較量一下，好讓你死而無怨，蓋赤鳳到此地步，也只有一死相拚，一聲大吼，便提劍趕來，黃九龍舉劍相迎，立時兩下裏戰得龍爭虎鬥，有色有聲，這次蓋赤鳳自知身入危境，性命相關，提起全副精神，拚命相搏，焉知第一次同黃九龍交手，黃九龍並不拔劍，祇用蟒劍鞘應付，已够他極力支持，此次黃九龍用的鬼神不測的白虹劍，何等厲害，何況蓋赤鳳同他多人交手了好幾次，人非鐵鑄，豈能持久，所以這次交手還不到四五十合，已是汗透重襟，破綻疊出，黃九龍看他支，一緊手上白虹劍，使了一着撥草尋蛇的招式，向他下盤擦去，蓋赤鳳趕慌吸胸後退，使了一着霸王卸甲，避過劍鋒，那知白虹劍不比尋常，劍身既長，剛柔隨意，他正想舉劍相還，黃九龍進一步身形一矮，倏地變成仙猿獻菓，劍鋒上指，疾如颺風，蓋赤鳳退身已是不及，趕慌單臂攢勁，橫劍力格，雖知黃九龍並不抽劍換招，趁勢微一側身，把白虹劍向上一抬，只聽得嗚嗚哪一聲脆響，蓋赤鳳視同性命的一口長劍，斷爲兩截，黃九龍更不怠慢，乘他吃驚一愕當口，再把白虹劍猛一抖弄，向他執斷劍的右腕斜切過去，喝一聲着，蓋赤鳳一聲不好還未喊出，右手已齊腕截去，連那柄半截斷劍，一齊掉落地上，蓋赤鳳一聲大喊，登時全身跌倒舉着那隻鮮血淋漓的斷臂痛得滿地亂滾，一忽兒痛得暈了過去，這樣痛激心腸，倒不如一劍貫心來得痛快，大精也是他採花的報應，當下黃九龍看他人已如此，倒不禁點頭歎息，忽見東方杰舉着大砍刀奔過來，指着地上蓋赤鳳說道，萬惡淫賊，你也有今日，說畢，就要舉刀砍下，黃九龍趕慌喝一聲且慢，這廝到此地步，還怕他逃上天去不成，回頭須待俺師兄一起發落

，那時你把報仇情節對衆講明，再讓你手刃他就是，東方杰此時看得黃九龍武藝出衆，舉動光明，佩服得五體投地，趕緊縮手斂刀，諾諾連聲，兩邊崗上擡鉤手，早已看得下面交戰情形，不待吩咐，已奔下一撥人來，把地上蓋赤鳳網進礮中去了，黃九龍看得別無出戰兇徒，率着王元超齊璠瑤華東方杰都向柳摩霄這邊過來，又向礮上舉手連揮，發了一個暗號，然後指揮王元超等分在柳摩霄四面站定，靜待戰局結果，這時柳摩霄這份難受，真也難以形容，一面被甘瘋子苦苦纏住，脫不了身，一面眼看得連蓋赤鳳都被他們擒住，偌大廣場，只剩他一人與敵支持，後面自己陣內幾個寨主同二百多嘍卒，又像墮定了似的，個個乾瞪着眼，動彈不得，愛莫能助，照理論洞庭湖陣內還有大力金剛羅奇，鬼面金剛宙宏，八寨主鐵羅漢了塵，和戰敗逃回的活無常施主，一共尚有四人，難道到此地步，還眼靠自己總寨主獨力支持，不出來混戰一場，死裏求生麼，原來他們不敢出來，也有他們不得已的緣故，倒並非一味貪生怕死，因為湖堡佈置非常嚴密，恰巧地形又非常得勢，洞庭湖列陣地點，正在兩面山脚交叉之處，宛如一座虎口，兩面山崗上埋伏的湖卒，遵照預定計劃，等到廣場中戰到分際，弓箭手在前，火槍手在後，夾着不少擡鉤攬索，二龍出水勢從兩面山崗漸漸移動到山脚松林以內，個個張弓搭箭，抬槍舉鉤，恐高照下，朝着洞庭湖陣上眈眈監視，倘然洞庭湖二百多個寨卒和幾個押陣寨主略一動彈，就把火槍弓箭施放，洞庭陣內大力金剛等四人，原是敗陣而返，識得湖堡的厲害，又被兩面山脚上麻林似的槍箭一鎮懾，嚇得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而且柳摩霄未出陣以先，原看得兩面山崗上刀槍如林，萬一自己人馬向前一攻，定必一齊包抄下來，截斷歸路，一敗以後要想逃回去都不容易，所以吩咐大力金剛等守住陣脚，無論如何不得輕自擅動，這樣一吩咐，倒便宜大力金剛等躲在陣內，不致當場就擒，還能逃出幾個性命，所以這時明知柳摩霄獨力難支，也不敢上前幫

助，柳摩香也知滿盤皆輸，不堪設想，祇想逃出虎口再作計較，無奈甘瘋子這柄竹劍，同他倚天劍像吸定了似的，用盡功夫，也脫不了身，忽然情急智生，一翻左臂，颯的一聲，把背上一口貫日劍也掣在手內，趁拔劍之勢，向前劈去，在他以爲甘瘋子運用暗勁，全貫注在右手竹劍上面，定難顧及左側，那知甘瘋子早已料到他的劍齊施，等他左手劍劈下來，故作驚慌樣子，喊聲了不得，今番休也，邊說邊把脖子一挺，一顆亂草式的毛蓬頭，往上一迎，只聽得亮撲一聲，如中敗木，連毛髮都沒有掉下一根；反而把那柄貫日劍震起尺許高，震得柳摩香左臂酥麻虎口生痛，嚇得他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想不到甘瘋子的頭有這樣的結實，就讓他生鐵鑄就的腦袋，被我這柄削鐵如泥的貫日劍一砍，也要劈爲兩半，難道他是鬼怪精靈不成，那知他正嚇得心魂不定神疎懈當口，甘瘋子趁勢乘虛而進，右臂一伸，駢起兩指，向他左肩穴點去，柳摩香大驚，知道一經點上，定可致命，趕忙雙肩一斜，回劍反截，那知人家業已乘虛近逼，勢難封閉，左肩穴雖未點上，却趁他閃避之勢，建腕一轉，順臂而下，正點在他右腕關尺上面，陡覺右臂一陣酸麻，那柄倚天劍被竹劍一領，不由的脫手飛，甘瘋子同時左腿一起，又向他左腕飛來，總算柳摩香功夫老練，雙足一點，一個平地拔葱，蹿起丈許，嚇得不敢着地，就勢在半空裏使了一招翻摩雲，翻落在圈子外面，才敢腳踏實地，也是嚇得面無人色，氣如喘牛，不舒聲，柳摩香驚魂未定，猛聽得堡後山上似霹靂擺降一聲砲響，接着又是咚七兩聲，山谷迴音，聲震數里，連柳摩香立着的地皮下面，也似乎岌岌欲動，砲聲未絕，兩面山崗和欄樓上面，又是天搖地動的一陣大喊，萬口同聲，只喊不要放走了柳摩香，這一番聲勢，真也驚心動魄，饒他老奸巨滑，禁不住連連驚嚇，只嚇得魂不守舍，呆若木鷄，如果甘瘋子此時要把他生擒活捉，易如反掌，但是甘瘋子老謀深算，成竹在胸，祇一聲呵呵大笑，用竹劍向他一指道，柳道長不必驚

慌，也怨不得湖邊心狠手辣，千錯萬錯祇錯在柳道長野心過大，有了洞庭，還想襲取太湖，照說此刻足下和那幾幾個部下，可算得網中之魚，但是做堡今天實迫處此，原係不得已而爲之，決不願同處江湖，自相殘殺，只要此後柳道長覺悟前非，彼此仍可攜手，也可說不打不成相識，丈夫一言，就此爲定，以後爲凶爲吉，全在足下了，時已不早，戰了一夜，道長諒已疲乏，且請回步，如何善後，明日恭候好音便了，此時柳摩霄只要免落羅網，已算萬幸，甘瘋子一番諄七忠告，何嘗聽入耳去，只有放他回去的意思，倒聽得如車輪音一般，也虧他機變過人，能够咬牙忍辱，當下滿面生痛的朝甘瘋子一拱手，說了一句俺們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就急忙忙回到自己陣內，率領着幾位寨主，二百多寨卒，一陣風似的捲出山口去了，兩面山脚上的火槍手弓箭手，早經甘瘋子黃九龍吩咐過，在他們敗退時，放他們出去，不必動手，讓他們到了湖岸，再吃苦頭，所以柳摩霄得以平安走出虎口，不意走到近市田更中間，兩旁林內麪地一陣響，左右箭如飛蝗，彈似雹雨，向他們一隊人馬攢射過來，前後都是山田，一無躲避之處，早有不少寨卒紛紛中箭，中彈倒在地，正危急之際，忽聽背後響鈴響處，一馬飛到，馬上一個勁裝大漢，高舉一盞紅燈燈杆上縛着一張尖角小龍旗，立馬在一座小土山上，大聲喊道，堡主有令，快快停止射擊，放洞庭君過去，一聲喊畢，勒馬便回，兩面林內霎時彈止箭停，隱隱見旗幟飛揚，矛光如雪，繞出林外去了，柳摩霄暗暗喊聲慚愧，檢點人馬已有幾十個寨卒或傷或死倒在兩面田內，幸而幾個寨主尙未受傷，沒法祇好把死掉寨卒棄在田內，檢得傷輕的扶掖同行，一路狼狽逃來，逃到湖邊恰正水天遙接之處已現魚肚白的顏色，曉風習習，湖水滔滔，却把柳摩霄這般人吹得神志一清，誰知道禍無雙至，禍不單行，滿以爲到了湖邊，有自己派定駐守船隻的百餘個寨卒，和飛天夜叉沈奎標，鐵鑄金剛唐凱兩員健將，後面還有接應的水師，總算逃出

天羅地網，可以喘口氣了，不料柳摩霄首先飛跑到湖邊四面一探，叫聲苦不知高低，只見一片白茫茫的湖光，水天一色，空闊無垠，湖面上靜蕩蕩的，連一葉扁舟都找不出來，那有自己江寧帶來的半隻船影，兩個健將百餘個妻卒也一槓蹤跡全無，再遠望接應的水師，望窮目力，也一點沒有影子，這一急真把柳摩霄急得轟的一聲靈魄出竅，大力金剛鐵羅漢等一般人像熱鍋上螞蟻，急得只在湖邊團團亂轉，面面厮看，柳摩霄兩眼望着湖心禁不住一聲長歎，愁眉苦臉的向大力金剛等言道，看起來沈奎標等也遭毒手，想不到黃九龍這樣歹毒，用出這樣絕戶計來，只恨俺一時大意，把多年英名喪於鬻子之手，此恨此仇，沒齒不忘，又可惜許多同心合意的好漢，因我一著走差，死的死，擒的擒，教俺有何面目再回洞庭，當年楚霸王無顏再見關東父老，自刎烏江，今天俺柳摩霄山窮水盡，也和當年霸王差不多，唉，俺柳摩霄祇可步此公後塵的了，說了這句，又自連連長歎了幾聲，這時左右一般人內要算活無常最機伶，一看總寨主顏色淒慘，路道不對，似乎想行拙志，正想走近一步，用言相勸，猛見柳摩霄一蹶脚，把手上貫日劍一橫，望自己頸上便要勒去，活無常大驚，急忙一個箭步，用盡平生之力，雙手齊施，拼命攀住柳摩霄右臂，大喊道，總寨主怎麼也會行此短見，這樣一來，非但被擒弟兄們個個都是死數，連我等也好束手就擒回去送死的了，衆人也把柳摩霄周圍圍住，奪劍的奪劍，勸慰的勸慰，你一言我一語，弄得一團糟，柳摩霄看得衆人如此，眼淚奪眶而出，向活無常哭道，你說我一死被擒弟兄們個個死數，難道我不死，被擒的還能回來嗎，活無常道，勝敗本是常事，總寨主平日英明勇敢，何致急得如此，你想黃九龍等今天得勝，也是一時倖倖，我們雖然慘敗，洞庭湖基業依然銅鑄鐵打一般，合洞庭湖之衆，比此地草蜩基業，要雄厚得多，黃九龍等豈無顧忌，何至趕盡殺絕，自惹巨禍，我們只要設法回去，暫時含恥忍辱，假意與他們修好，要求釋回被擒的

弟兄，諒他們不敢不答應，那時我們養精蓄銳，多約能人，再來掃平湖堡，雪此大辱，也未算晚，總塞主你這樣沉住氣一想，何致自走絕路呢。

第二十一回

忍恥渡江洞庭君羞見父老
懸頭作餌紅娘子血戰金陵

柳摩霄低頭沉思了半天，果然有理，又想到甘瘋子交手以後一番言語，也有點含着懼怕洞庭湖的實力，不敢十分爲難的意思，越想越對，立時向活無常兜頭一揖，大聲道，一向祇知道施寨主藝高強，今天才知道施寨主武藝既高，見識也勝我一倍，俺有施寨主爲計劃一切，就不難報此大仇了，這一頂高帽子，帶在活無常頭上，恰正名附其實，只把活無常恭維得黃眉一豎，雙肩高聳，連自己時辰八字幾乎忘記了，其實柳摩霄比他的鬼機伶耍高的多，何管真心自刎，無非山窮水盡一時下不了台，藉此做作一番，可以籠絡人心，徐圖後舉呢，但是他這一番做作，於目前事實上毫無益處，湖面依然半隻船影都沒有，活無常也想不出鬼主意來，明知祇有湖堡後山可以通陸，其餘三面，都是湖面，最狹之處，也有好幾十丈開闊，沒有船隻休渡過，說到柳摩霄帶來的船隻，大小也有二十幾號，船上也有百多個人，究竟爲什麼一隻不見呢，原來又是湖堡的埋伏計劃，堡中三聲砲響，就是信砲，湖底原埋伏幾百個水巡隊，一聞號砲放起，一齊從洞庭船隻底下冒起，十幾個人伏在一船，各各掏出斧鑿鑽鋸，神不知鬼不覺的一陣鑽鑿，頓時個個船上骨都都冒出水來，等得船上驚覺，時那裏去找這許多塞漏補洞的東西，而且七穿八洞，顧不了那邊，霎時滿船是水，漸向下沉，所有大小船隻又因慎重起見，並非緊靠湖岸，離岸還有一箭之遙，一登滾

有法想，船上嘍卒，雖也識得水性，知道中了人家道兒，一齊拔出軍器，跳下水去相同人家廝拚，但是地理生疎，衆寡不敵，百把個嘍卒濟得甚事，湖底埋伏的湖勇，早有預備，鑿船的鑿船，擒人的擒人，兩人伏一個，把所有的嘍卒，用油浸麻繩細得一個不剩，那沈奎標雅號飛天夜叉，却祇能飛天不能入水，還有那位鐵鑄金剛唐凱，金剛雖是鐵鑄，可惜入水便沉，兩人枉有一身本領，在水裏却施展不得，只吃了兩口水，便兩眼泛白，束手就擒，這般湖勇大功告成，把沈奎標唐凱和百餘個嘍卒，網得像端午糉子一樣，一個個拋上湖岸，洞庭大小船隻一齊隨它沉入湖底，只把擒住的人，從便道悄悄解送壘中去了，最可笑單天爵令箭調來的一營水師，當時開到太湖口外，接得柳摩霄通知，勉強乍着胆一步三搖的駛進湖來，離岸還有里把路，遠遠看見洞庭幫大小船隻一隻隻向下沉沒，船上嘍卒像放湯圓似的，一個個跳下湖去，却如泥牛入海，只有跳下去沒有跳上來的人，水師船上遠遠看得苗頭不對，早已嚇得屁滾屎流，掩旗息鼓逃得不知去向了，所以柳摩霄等一般人逃到湖岸只看到白茫茫一片湖水，弄得望洋興歎，一籌莫展，還是活無常施圭擠出一個沒奈何的法子來，向柳摩霄道，看情形想要隻船渡過彼岸恐怕不易，黃九龍等心狠手辣，必定命令湖中大小船隻，一齊藏向別處，想活活逼死我們，但是我們在洞庭湖也有不少水兵，精通水性的也有不少，卽如俺也能泅得里把路，何況總寨主輕身功夫高人一等，事到如此，我們也不想安坐而渡，不如檢一湖而稍窄之處，泅了過去，到了那岸，就不怕沒有法子，柳摩霄頓足道，這法子我何嘗想不到，倘是祇我是己一人早已過去了，無奈這許多人相隨，未必人人都識水性，何況湖內難保沒有埋伏，跳在湖中，越發難以抵敵了，鐵羅漢了塵往前一闖，兩手一搖道，總寨主不必性急，俺頗通水性，在水底也能伏得幾個時辰，水皮上也能踏水而行，不如由俺先踏過水去，試一試湖底有埋伏沒有，倘能遠到彼岸，好歹搜

將幾隻船來，再請總寨主同弟兄們安渡過去，柳摩霄心中大喜，面上却不顯露，反而眉頭一蹙，道，好難好，我總有點不大放心，事已如此，只好照你辦法，但是你須小心在意，這兒許多弟兄的性命，全在你一人身上了，鐵羅漢喜形於色一口答應下來，立時把身上扎曳一下，一提方便鏢，不覺眉頭也自一蹙，自語道，這長傢伙水中却要不得，活無常忙自己一柄喪門劍遞了過去，說道，俺們暫時把傢伙對換一下，你就方便得多了，鐵羅漢大喜，就把方便鏢換了喪門劍，大踏步向湖岸行來，忽聽鬼面金剛雷宏帶着二十幾個嘍卒在後面趕來，邊趕邊喊道，八寨主慢行，俺們糾合得不少人，水內都可去得，也可助八寨主一臂之力，鐵羅漢道，這樣好極了，這兒湖面稍窄，我們就此下去罷，一言方畢，猛聽得岸上許多人一齊呼喚起來，個個向湖面伸臂亂指，鐵羅漢抬頭向湖心一瞧，果見遠遠有兩隻無篷大船，一隻船上兩個人，搖着雙櫓，如飛向這邊駛來，鬼面金剛道，來船也許來渡我們的，我們且不下水，看一看情形再說，恰好柳摩霄也遙遙舉手示意，似乎叫他們暫且不要下水，片刻兩個船漸漸駛近，看梢搖櫓的四個人一色青布包頭，腰插短刀，却是湖堡的湖勇，鐵羅漢怒道，他們怎肯渡我們過去，不知黃九龍又來搗什麼鬼了，正這樣說着，忽見兩船離岸丈許就停櫓不進，忽聽得內中一個搖櫓的湖勇，向岸上一拱手，高聲喊道，敝堡主叫俺們解上貴湖寨主同各位好漢，敝堡主說，昨晚一場戰爭，原是出於無奈，倘蒙貴寨總寨主棄嫌修好，敝堡主極所歡迎，貴湖以後有商量事情，儘可派人到敝堡來彼此從善商酌辦理，敝堡決不能虧待來人，現在敝堡主知道貴湖一時找不出渡船，特地差俺們送兩隻大船來應用務請不必疑慮，可是俺弟兄們因另有差遣，恕不遠送，好在船上櫓篙俱全，貴湖弟兄們也能使用的，說罷，一拱手，四個湖勇一齊向船外翻了個空心筋，扎入水內不去向，柳摩霄這時也無可奈何，祇好差幾個識得水性的嘍卒跳下去，把兩隻船攏近岸來，率領着

百多個人滿滿的夢了兩船，渡了過去，等判駛出太湖範圍，棄船登岸踏進江蘇境地，大家才把心上一塊石頭落地，先尋了一個僻靜的寺院暫行憩息片時，設法大家飽餐一頓，柳摩霄這時先把部下檢點一番，查明或死或擒或傷的共有多少，計柳莊方面戰死的夢尾蝎童威，九頭烏程猛，金錢豹子張鐵鞭，三位寨主，湖堡方面戰死的有常山蛇，鑽雲鷄子，百脚蜈蚣，顯道神四位，寨主被擒生死不明的有蓋赤鳳，飛天夜叉沈奎標，鐵鑄金剛唐凱，伏虎金剛胡弼，以及伽藍神空空，賽林冲烏虬，（即使長矛的高個兒）共六人，投降的東方杰一人，其餘嘍卒等或擒或死去掉十分之五，這一場大敗，柳摩霄做夢也沒有想到，外加自己失掉一柄倚天劍，怎不又恨又痛，此時痛定思痛，咬牙切齒，指着太湖方面，頓足大罵，活無常施走向他說道，事已如此，總寨主且請寬懷，如今之計，最要緊的我們趕快回到單提鎮處，商量搭救被擒各位寨主，依我看來，黃九龍那斷着人送船來那一番話，大有用意，對於我們洞庭湖似乎還有點顧忌，大概被擒幾位好漢，未必有性命之憂，我們從此速回江甯想萬全辦法便了，柳摩霄道，照我們現在情形，實在沒有面目再回江甯，可是失陷好漢有單兄派來的沈奎標在內，再說單兄也是主持此事的重要主子，又不能不同他商量一個辦法，事到如此地步，我只可暫忍這口烏氣，小不忍則亂大謀，且願全被擒幾位弟兄的性命要緊，報仇的話只可等到我們回洞庭湖再想法子了，說畢，就在吳江雇了好幾隻快船，直向江甯進行，好在吳江距江甯沒有多遠，當天可到，現在且把柳摩霄這般人按下一邊，再說湖堡甘瘋子等自從柳摩霄率領着敗殘人馬退去以後，看他那份狼狽情形，彼此相顧大笑，甘瘋子笑道，今天這一戰，湖堡的威名自然振動四方，但是柳摩霄定必恨如切骨，從此洞庭湖與太湖結下深仇，又加單天爵那斷官盜同流，詭計百出，將來定向有幾番惡戰，還不知鹿死誰手呢，我們此後也將步步當心，事事周密才好，照今天本堡大勝，全靠地理

人和，再加預備得迅速周密，真個要同洞庭湖實力相較，尙無全勝把握，以後本堡須趕快求老師設法培植雄厚實力不可，所以俺故意放走柳摩霄，綏和洞庭尋仇之舉，還有一事我到此刻尙時掛慮，不知范老先生等到了江寧，能否如願而回，萬一江寧有備，豈非自投羅網，現在天已發曉，如果至午不回，那就不堪設想了，黃九龍道，這層果是可慮，不過有滕老先生一同前去，定能穩全持重，或者可以相機挽救，這時王元超喜孜孜抱着兩柄不同的寶劍趨近前來，甘瘋子破袖一甩，指着他懷中寶劍笑道，萬事都是一個緣法，柳摩霄一柄倚天劍，脫手飛去的時候，不偏不倚恰恰落在老五面前，老五正沒有趁手兵器，這一來鬍鬚鬼使神差送一柄無上寶劍與他，話雖如此，沒有我，你也得不到，老五你自己肚內明白，應該怎樣謝我，你且說與我聽聽，說畢，呵呵大笑，連夢鳳姊妹同東方杰都縱聲大笑起來，王元超一聽師兄這樣說，明明把倚天劍送與自己，高興得嘴都合不攏來，笑說道，小弟就此謝謝師兄，回頭再敬備美酒一罇，恭請師兄暢飲何如，邊說邊抱劍深深一躬，衆人正在一片笑聲之際，忽聽遠遠一陣火槍聲，黃九龍笑道，柳摩霄半途又吃苦頭了，甘瘋子道，適可而止，不如再送他一個人情，派一個得力頭目騎快馬，傳令停止攻擊，放他過去，橫豎到了湖岸，還有使他難受的在後頭哩，黃九龍領命，立時飛步走向欄前，指揮頭目照辦去了，這裏甘瘋子笑向夢鳳一拱手道，今天蒙兩位女英雄極力贊助，實在感激之至，將來師母方面，也全仗兩位從中調和尙能兩位老人家和好如初，兩方面門下合爲一體，共圖大業，繼述先輩遺志，豈不是天大喜事？兩位英名將來誰不欽敬，可是今天帶累兩位鬧了一整夜，愚兄弟們實在抱歉得很，舜華忙打恭爲禮道，甘先生這樣一說，愚姊妹格外惶恐無地，像愚姊妹這點微末之技，真可算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了，至於雙方聯絡的話，愚姊妹久有此心，尙有調和機緣，無不盡力而行，就是此番奉命而來，愚姊妹也抱定雙方疏

解的宗旨，幸而范老伯出頭同黃堡主一見如故，彼此消除隔閡，實在非常私幸，不料范老伯爲我們的事，一露面就發生今天不幸的事，萬一此去江寧落入陷阱，如何是好，此刻愚姊妹已經商量一下，想在此刻趕到江寧去探消息，未知甘先生以爲何如，王元超一聽她們立刻要赴江寧，心裏非常不安，却又說不出阻止的話。幸而甘瘋子聽她姊妹倆這樣一說，把一雙破袖亂搖，大聲道，兩位此刻去打稟接應已是遲了，何苦白跑一趟不久定有消息來到，俺自有辦法，兩位一夜未得休息，且請到堡中憩息片時，剛說到此處，黃九龍已匆匆走到面前，說道，此刻小弟得到幾批探報，柳摩霄在市口田梗之間，被我們埋伏夾擊，等到傳令停止，已死了不少稟卒，最後他們奔到湖岸，看得自己船隻一隻不剩，急得要拔劍自刎，現在我仍照師兄主意做去，索性派了幾個湖勇駕兩隻大船渡他們出湖，乘便又派不少精通水性的弟兄，一路暗地跟蹤探聽柳摩霄動回報，甘瘋子點頭道甚好，現在我們一齊回堡去，靜待范老先生消息便了，此地幾具屍首，和柳莊市口死的人，趕快多派湖勇收拾乾淨，如死的是洞庭寨主，好好裝殮，放置妥當處所，顯得俺湖堡處事寬大，至於被擒的一般強徒，現在暫且軟禁一邊，只要多選幾個幹練頭目問明各強徒姓名開列清單，分別嚴加看管，好好看待，依我想柳摩霄不久定有說客到來，那時再看情形辦事，黃九龍王元超同夢鳳都以爲然，大家正都一同回堡，忽見東方杰蹙到黃九龍面前悄悄說了幾句，黃九龍微一頷首，就向甘瘋子一指對東方杰道，這就是俺們甘師兄，東方杰立時緊趨幾步，走到甘瘋子面前，先自深深一躬，接着就要屈膝下去，甘瘋子忙得一手摻住，連聲道，足下苦衷俺從旁也看得一點大概，既然蒙足下看得起做師弟，肯屈身做堡，此後同舟共濟，無異手足，千萬不要多禮，東方杰被甘瘋子一手摻住，整個身子提了起來，想跪下去已是做不到，只好連連打恭，又向王元超夢鳳一一施禮見過，然後向甘瘋子說道，在下江蘇丹徒人氏

，父親原是保鏢爲業，膝下兩男一女，在下居長，舍弟東方豪，自幼跟隨先父好友河南少室山人練習武藝，終年跟着山人遊歷嶺南雲貴等處，到先父故去這一年，才回家來，先父葬事告竣，又跟着山人跑得無影無蹤了，甘瘋子聽到此處，忽然哈哈大笑道，這樣說起來，老夫要托大了，你那位令尊想就是著名江北的老鏢師神刀東方百朋了，東方杰愕然道，甘老英雄如何知道，甘瘋子笑道，豈但知道，還是往年至交多年好友呢，令尊故去那一年，你年紀常已不小，可記得有一天晚上令尊纔韓面前忽然發現兩隻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壓着一封無名信，信內寫明兩隻元寶作爲喪葬之費，你可記得嗎，東方杰一聽此語，啊呀一聲，立時跪倒在甘瘋子面前大哭道，原來你就是甘叔叔呀，不想今天會碰到叔父的面，想當年先父臨死那一天，囑咐娃輩道，我一生所交朋友，沒有一個道義之交，只有一個小友，救過我性命，武藝學問，我自愧不及他千萬分之一，可惜這位小友有了聖賢一般的胸襟，却有奇特古怪的脾氣，只知道他姓甘，其餘甚麼也不知道了，我死過以後，因爲生平不善積蓄，死後連喪葬之費都沒有，喪葬費沒有却不關緊，只你們都已長大雖略懂得一點武藝，却與我一般不懂世故，如何是好，倘然能够碰着我那獨一無二的小友，千萬求他提拔一下，只說我臨終的最後一句話就是了，先父至死把這句話顛來倒去說到斷氣爲止，先父死後，生前朋友，踪影全無，家中又是別無長物，正在不得了時候，忽然一天晚上發現老叔此刻說的奇事，那時娃輩看那信上所說，知道是先父好友，但是猜想起來，除非先父所說的小友，有這樣深情厚意，又有這樣來去莫測的本領，其餘那有這樣好人呢，那時娃輩見不着叔父的面無法叩謝，只有在先父靈前禱告一番，又望空拜謝叔父的大德，使娃輩得以安葬先人之骨，不料今天才見着叔父之面，啊呀甘叔叔呀，叫娃怎樣報答你老的大恩呢，東方杰邊說邊自叩頭不已，甘瘋子這時倒並不阻止他叩頭，居然半禮相還，讓他叩了幾個頭，

才用手扶起。呵！大笑道，論起年歲，我比你癩長得沒有幾年，論我與你令尊交誼雖是往年之交却無泛泛，難得你志氣剛毅，深明順逆，從此你且安心同我師弟在一起，至於令弟師父室山人與我也有一點交情，將來不難見面，現在你把令妹的事詳細說來，這事俺也有不是，只恨俺浪遊四方，致老友受人欺侮，總算老友有靈，今天我們無意中會面，又把仇人擒住，令尊同令妹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的了，說罷，連連歎息，黃九龍等聽得這層淵源，從此對待東方杰自然格外親熱，當下東方杰就把自己妹子慘死經過說了一遍，原來他的妹子名叫秋英，從小也跟父兄練成一點本領，雖不甚高，尋常練家子却不是她的對手，死的一年，已有十七歲，長得苗條流麗，婀娜多姿，因為父親死去，家中貧困，賴她做得一手鮮活花綉，換錢幫付，有一天丹徒縣城內玄妙觀興建羅天大醮，普度亡魂，轟動四鄉善男信女，都向玄妙觀禮拜仙佛，順便花點香燭，托觀中住持立個紙牌位超度先魂，這位秋英姑娘也被左鄰右舍女伴們說活了心，也想為自己亡父超度一番，就稟明兄長，隨着鄰家幾個女伴同赴城中玄妙觀追荐禮醮去了，不料這一去大禍上身，在玄妙觀中碰着淫魔蓋赤鳳，釘來釘去只跟着秋英姑娘腳跟轉，秋英一看身後一個俊秀華麗的少年不懷好意，屢次想避了開去，却因觀中任人遊覽，沒法躲避，一想在這萬目之下，自己又有護身本領，也不怕他無禮，索興大大方方任他鬼鬼祟祟的跟着，等到打醮完畢，遊人四散，那少年已無踪跡，便也放心同鄰女們匆匆回來，不意出城不到二里路，經過一座山脚，山脚下有座破廟，頗頗荒涼，那時日月落山，一條長長路上，只她們幾個人，突由破廟中走出一個人來，一聲不響跟她們身後亦步亦趨起來，秋英一看，又是玄妙觀中碰着的少年，心裏頓犯怙愾。那般鄰女有老有少格外心忙起來，秋英究與常人不同，便挺身向那少年責問幾句，那知少年滿不理會，只仰臉自語道，看不出這樣村姑，居然看不起老子，要知老子這幾天我

不着可意人兒，無非飢不擇食聊以充數而已，不想這樣不中抬舉哩，當下秋英聽他說出這一片輕薄話，登時柳眉倒豎，滿面嬌嗔，一聲鶯叱，就一個箭步，疾飛一掌打去，蓋赤鳳萬不料這樣村姑身手這樣矯捷，又是仰面看天，無意防備，只聽得劈拍一聲，正結結實實打在頰上，手勢非輕，竟打得他身子一幌，滿面紅光，頰上頓時現出五道纖纖指影，這一下打得蓋赤鳳惱羞成怒，一聲大喝道，不曉抬舉的東西，竟敢出手傷人，原來你倚恃有幾手三腳貓，好，老子不給你一個教訓，你也不識得老子是何如人，一言方畢，兇睛四射，拳頭捏得格格山響，這般鄰家婦女，等閑那見過這樣陣仗，只嚇得兩條腿像彈棉花一般，連喊一聲都不能了，秋英雖看得這兇徒不易對付，但已動手，勢難逃跑，又難棄了同伴不顧，祇可把心一橫，存了先發制人的主意，一聲嬌叱，玉臂一分，一躍身就來了一手變風貫耳，這一招如果打上，原也厲害，但是遇上這位凶魔，何能倖免，只聽得蓋赤鳳哈哈大笑道，這樣本領，也敢賣弄，既自討死，也怨不得老子心狠手黑了，邊說邊把兩臂向上一串，霍地一側身，趁勢戟指向秋英酥胸一點，喝聲回老家去罷，秋英經他一點，身子不由自主望後倒退了丈許，才立定嬌軀猛覺胸中一陣劇痛，嚔子立時發甜，喊聲不好，極力咬牙忍住，一手握住心口，一手向蓋赤鳳一指，切齒喝道，兇徒有胆量的通上名來，蓋赤鳳哈哈大笑道，老子行不改姓，坐不改名，長江蓋赤鳳便是，明年今日吃你抓過的喜酒倒是正經，報仇今生休想，說罷，一聲狂笑，竟自揚長而去，秋英自知內傷已重，已顧不得同伴手握住心口，提起金蓮，一路狂奔回家，奔進家門，就咯的一口狂血吐了出來，登時面色青白，搖搖欲倒，東方杰看得大驚，趕忙抹住他妹子走到床榻上，一倒下身，一口口的血接連不斷的吐了出來，東方杰急得手足無措，幸而秋英神志還清，勉強把路上遇到蓋赤鳳受傷情形，嗚咽着斷斷續續的說道，妹子已被長江蓋赤鳳打傷，決難活命，看這兇徒功夫非常

厲害，兄長也不是他的對手，千萬不要冒險代妹子報仇，將來二兄回來，或者可以替妹子雪此仇恨，也須請示少室山人才可動手，切記切記，可憐苦命的妹子，只有等兩位兄長報仇以後再瞑目的了，說完這番話，登時神色大變，一縷香魂，竟赴烏有之鄉了，東方杰新遭父喪，又逢慘變，弄得像瘋狂一般，一個人進進出出，只把蓋赤鳳三字顛倒價念不去口，好容易把妹子殮葬完竣，立志棄家離鄉，走遍天涯尋弟訪仇，果然有志竟成，弟雖未找到，蓋赤鳳這樣兇徒，竟被他千方百計在今日湖堡尋着報仇機會，當下東方杰把妹子慘死情形，向甘瘋子等報告完畢，甘瘋子連連向自己頭上鑿了幾下暴栗，說道，該死該死，俺怎麼老友死後不去時時看望老友的後人，弄出這樣不幸事來，黃九龍道，過去的事且莫題，我們就此回堡把那兇魔提出來，讓東方兄弟早雪殺妹之仇，也使令妹在地下早點瞑目便了，於是衆人一齊回轉堡中，礪前斷棍折劍以及幾具屍首，自有湖勇們收拾，只說甘瘋子等回堡以後，就在大廳上依次就座，傳令把蓋赤鳳單獨提出，一忽兒十幾個健壯勇，簇擁着五花大綁的蓋赤鳳到來，蓋赤鳳當被去右腕急痛暈倒的時候，自然人事不知，等到被湖勇們抬進堡中，代他敷上金瘡止痛藥散，網上堅實繩束，在地上捆了片時，也自悠悠醒轉，睜目四面一看，明白自己被擒入堡，再低頭一看，全身綑綁，手腳一齊緊束，四肢麻木異常，到此地步，已是虎落平陽，無威可發，忍氣一打聽看守的湖勇，知道被擒的人不在少數，洞庭君也險被生擒，還是甘瘋子手上留情，放他逃走的，蓋赤鳳打聽得結果如此，祇可一聲長歎，閉目無言，這樣停了許久時光，忽然擁上許多湖勇，不由分說將他從地上拉起，匆匆解去脚上一道繩束，便簇擁着向裏面行來，將擁上大廳台階，蓋赤鳳抬頭望上一看，甘瘋子等高高在座，最注目的，下首座上東方杰，向自己怒目圓睜按刀直注，蓋赤鳳猛然一驚，一想仇人在座，自己已成俎上之肉，轉瞬就要被人剖心刮腹，趁此脚上繩束去掉，

走了幾步血脉也活動過來，還不乘此死中求活，等待何時，立時凝神聚氣，潛運一股暗勁佈滿週身，未待湖勇們擁入廳內，兩肩一搖，一聲大吼，登時全身細束寸寸紛斷，落下地來，蓋赤鳳大喜，趁勢左臂一指，推倒身旁幾個湖勇，一轉身，雙足一點，躍到院心，喊一聲老子失陪了，又一躍躍上屋簷，不料兩腿在簷上還未立定，猛見屋上人影一閃，喝一聲下去，頓覺自己腰上着了一腿，兩脚一軟，一個空心舢斗跌下庭，還想掙扎跳起，那知背上又被人家一足踏住，動彈不得，而且這樣一番折騰，右腕赤瘡迸裂，又復痛楚難當，越發無力反抗，踏在脚下，鋼牙一咬，大喊，老子今天腦袋結識你們便了，快與我來個痛快，老子十八年後再與你們算賬，蓋赤鳳這樣急喊，背上踏住他的人滿不理會，只向屋上拱手道，滕老丈怎麼從屋上回來，我們正盼望着呢，屋上滕鞏說了一句有勞等候，便自飄身而下，這時廳內衆人自從蓋赤鳳揮斷繩束飛身逃命的一刹那，頭一個黃九龍飛身追出，其餘東方杰王元超雙鳳姊妹都要追趕，被甘瘋子兩手一攔，笑道，不必，不必，這狗急跳牆，到了此地還想逃走，可論太不自量，他不知自己手腕新斷，筋骨俱傷，還想仗着練過幾年鐵布衫，逞着一時急勁，僥倖掙斷繩束，可是這一來非但瘡口迸裂，四肢筋絡也要拘攣，逃不多遠，定必自己躺下，何必急急追他，正這樣說着，蓋赤鳳已從簷頭跌下被黃九龍趕上一腳踏住，甘瘋子等以為蓋赤鳳果如所言瘡發跌，忽聽得黃九龍在庭心同屋上說話，似乎夾着滕鞏口氣，趕忙一齊迎了出來，一見滕鞏從簷上飄身下來，一身塵土，滿臉大汗，雙鳳姊妹關心尤切，迎上一步，急急問道范老伯父女怎沒有回來呢，滕鞏面現可笑，岔着聲音答道，一言難盡，果然不出甘老英雄所料，甘瘋子聽得從旁悚然一驚，知道他臨走擋口，自己會暗暗囑咐他，此去范氏父女方寸已亂，定然救婿情切不顧一切勇往前進，萬一中了敵計，千萬趕回飛報，不要一同投入羅網，越發難以搭救，現在滕鞏這樣口氣，

當然事情不妙，濃眉一縐，未待他再發言，忙向他一遞眼色，又用手向地上蓋赤鳳一指道，虞老丈長途跋涉，身體疲乏，此地非談話之所，快請廳內坐談，滕鞏會意，縮住話頭，回頭向黃九龍問道，這廝裝束想必洞庭賊徒，爲何這樣狼狽，黃九龍略述所以，便指揮湖勇重新把蓋赤鳳捆在一邊。其實此時蓋赤鳳已被甘瘋子料着，瘡裂筋斷，委頓不堪，非但掙扎不得。連個強充硬漢的話也說不出來了，於是黃九龍等邀着滕鞏一齊走廳內落坐，衆人知道滕鞏一夜奔波，勞苦非常，先讓他盥洗一番稍進茶點，然後由甘瘋子把堡前交戰情形，匆匆說了一遍，又給東方杰引見一番，滕鞏聽得大獲全勝不覺眉頭略舒，舉目四眺，却不見他兒子踪影，只見王元超側倚着兩柄寶劍，一口正是臨走時交給兒子的太甲劍，不禁脫口問道，小兒何在，黃九龍笑道，虎弟年輕，未便叫他出陣與人交手，只差他看守堡後，一夜未曾交睫，也是虧他的了，說畢，回頭囑咐湖勇速請虎爺出來，滕鞏忙拱手道，堡主垂髮鬢兒無微不至，叫小老兄如何報答，此刻又聽得本堡全勝，實在可喜可賀，但是范老先生父女性命危在旦夕，如何是好，就是老朽也是死裏逃生，惟一希望，全仗甘英雄同堡主們挽救了，說着老淚婆娑，一臉惶惶之態，甘瘋子等大驚，黃九龍也同聲急問道，究竟怎樣情形，快請講明我們好想法搭救，滕鞏正想開口，忽聽屏後脚步聲響，癡虎兒提着藤杖蹣跚大踏步趨向前來，向衆人唱個大喏，轉身見父親在座，喊道，爺，兒子在堡後枯守了一夜，兀自不見一個賊子到來，却聽得湖勇們飛報，堡前戰得好不熱鬧，一忽兒報說殺得賊人一個不剩，弄得兒子心癢難熬，幾次三番想起到堡前，却顧着黃大哥將令，不敢輕動，這份難受也就不提囉，這番話倒惹得衆人大笑，滕鞏一見兒子的面，也是釋收怒容被涕爲笑，笑喝道，休得胡說，黃九龍離座把癡虎兒拉在自己下首坐上，笑道，我們現在有要緊議論，你坐着不要打岔，於是滕鞏把范高頭父女失陷情形一五一十說了出來

原來滕蒙同范高頭紅娘子馮義和湖堡撥來四個健壯湖勇，分坐兩隻快艇，由柳莊直向江甯進發，一路縱如激箭，疾比快馬，到了江甯境界，正交半夜子丑時，聞范高頭原是着遊之地，路境非常溜熟，就擇了江甯城外僻靜之所泊舟上岸，囑咐四個湖勇好生看守船隻，靜候救人回來就要開船，囑咐已畢，四人檢着僻靜道路，飛步向來，片時走近江甯城門，抬頭一看，城樓兩旁旗竿上掛着兩盞半明不滅的燈籠，左邊燈籠底下掛着一個四方小木籠，隨風微幌，却因城高燈暗，看不清小木籠內裝着甚麼東西，四個人中間歷世故要算范高頭最深，眼光要算紅娘子最尖，兩人一看到這件東西，同時啊呀一聲，嚇得步步倒退，一顆心頓時突突亂跳，朦朧馮義忙問何事，范高頭顫着聲音向城上一指道，這……不是照袋的頭籠嗎，一語未畢，身後有人一聲慘叫跌倒於地，衆人急轉身看時，却是紅娘子暈倒於地，却得范高頭連連躁脚，朦朧忙把兩手亂搖，一俯身把紅娘子上身扶起，兩膝一盤，自己運用混元一炁功，舒開兩掌，向紅娘子背後督脈上自下而上按摩了三次即聽得她肚內咕嚕嚕一陣奇響，接着喉中咯的一聲，吐出一口痰，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這一聲哭出來又把范高頭急得無路可走，伸臂一揆，把紅娘子揆在懷內，輕輕喊道，此是何地，快不要哭，這時紅娘子已清醒過來，嗚咽道，女兒明明看滑頭籠中有個人頭裝着，叫女兒如何不急，朦朧忙接口道，自從單天傳到此，時時殺人示衆，原不足異，未必定與我們有說，姑奶奶且自寬懷，況且已到龍潭虎口，萬萬魯莽不得，我們且想進城法子要緊，紅娘子被朦朧一語提醒，微微點頭，但夫婿關情，兀自懷疑，呆呆的向城頭細望，范高頭道，事到如今，我們只可一步步做去，我們且翻上城去，順便把籠內人頭看清後再說，但是江甯爲古帝王建都之地，一定不比尋常你看城牆如此高峻，老朽腰脚不比往年，空手上去，怕不容易，馮義一發不能了，馮義低聲答道，小的來時已預備下了，說着從腋中解下一支很長的軟索來，

堆在地上，說道，請小姐先帶繩上去，然後放下軟索，我們就可上去了，滕靈道姑奶心不寧，還是由我先上去罷，幸而時已夜半，城外沒有行人，由我們鬧了一陣，居然沒有打草驚蛇，想是城上沒有看守的兵卒，也許夜深睡熟了，總算不幸之算，事不宜遲，我就此上去罷，說罷，一俯身，把一堆繩束斜套在肩上，走近根，一翻身，把背脊掌心一齊緊貼牆上，運用壁虎功把整個身子漸漸向上升去，片時爬到牆頂，兩臂向上一翻，攀住堞齒缺口，腰上微一使勁，雙足一舉，翻上城頭，四面一看，却喜寂靜無人，一探身立在堞齒缺口，把軟索吊下城來，頭一個范高頭在牆根一手挽住索頭，颺匕揉井而上，紅娘子却急不暇時，在范高頭揉升時節，急退後幾步，便使出燕子飛雲蹤功夫，玉臂一分，金蓮一點，便蹤起二丈多高，再用右足一踏左足背，借勁使勁，又蹤起丈許，再照樣一蹤，已飛上城頭，待她立定，范高頭已安立在堞口，接着馮義也挾着鐵漿上來，四人一齊走向旗竿所在，馮義把鐵漿一放，抱住旗竿揉升上去，立時把頭籠解下，提在手上，溜身下來，四人一齊圍住頭籠，借着星月之色，仔細辨認，却看頭籠內裝着一個瘦小枯乾蓬頭垢面的犯人頭，絕不似金龜秀面目，紅娘子范高頭同時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略為放下一寸愁腸，膝鞏也是噉聲噉碎，獨有馮義朝着人頭連連大唾，聽七七仍復繫上旗竿，繫好下來，向引着范高頭等向城中透指道，那邊一片黑壓壓瓦當中，有一所氣象威武的大廈，四角更樓，東西轅門，點着天燈的所在，就是提鎮衙門，小的認識路境，當先領導便了，說罷，四人一齊從馬道走下城來，轉灣抹角，串街過市，沒有多大功夫，就走到提鎮衙，一看大門不閉，望進門內一條長長甬道達到大堂台階，甬道兩旁營房，像蜂窩般列着，却寂無人聲，馮義道，從大堂右側通到花廳，廳前有座花園，監牢就在花園左近，我們不如繞到衙後越牆進去較為便捷，范高頭正想依照馮義所說到大衙後，不料紅娘子眼光尖銳，一眼看見大堂不遠甬

道邊，蟲竿立着一人高竹竿，竿上又弔着一個四方木頭籠，紅娘子疑心陡起，也不知會衆人，順着甬道直向大堂奔去，范高頭等恐怕有失，慌一齊跟了進去，一進大門，已見紅娘子雙手捧着頭籠，在大堂台階下楞楞的立着一動不動，宛像木雕般，范高頭等看得詫異，一齊飛步過去，一看紅娘子面如死灰，兩眼直勾勾注在籠上，兩臂軟軟的顫抖不已，亮晶晶的眼淚像潮水般直掛下來，連三人奔近身邊，也似毫未覺得，范高頭大驚，伸手奪過頭籠，仔細一辨認，這番却是貨真價實，的確是他的愛婿金崑秀的腦袋，而且呲牙裂嘴，目瞪髮立，形相非常難堪，好像最後一股悲憤怨戾之氣，兀自表現在砍下的腦袋上，又像知道老丈愛妻都要趕來，特地口眼不閉，表示此仇不報難以瞑目，可是這一下，把他白髮蒼蒼的泰山，不亞如萬丈高樓失脚，只啊呀一聲，登時整個身子也像紅娘子般墮在那裏動彈不得，馮義也已看清，趕緊扶住范高頭，自己却也急淚滂沱，目眦欲裂，却又不敢高聲叫喚，膝蓋雖未見過金崑秀，看得這樣情形，早已瞭然，救人一步計劃完全失望，又見范高頭父女急痛到此地步，萬一驚動兩旁營房內的標兵，一發難以收拾，情急智生，急向馮義耳邊低低說了幾句，想趁他們父女昏迷之際，暫且架扶出去，尋個僻靜地方，大家定一定神，再作道理，兩人商量停妥，馮義架着范高頭，膝蓋仗着上了歲數，到此也顧不得嫌疑，就去扶掖紅娘子，還未近身，忽見紅娘子一動，也不哭叫，也不說話，一轉身，突的向范高頭跪下，斬釘截鐵的說道，爸爸，女兒今天不殺仇人之頭，誓不生回，情願從金郎於地下，求爸爸恕女兒不能奉養之罪，說罷，也不等范高頭回答，倏的立起，金蓮一邁，又向膝蓋跪下，哀哀說道，姪女今天養孝不能兩全，殉了丈夫，就不能再侍奉家父，姪女此刻無論報得了仇報不了仇，拚命一殺，殺一個是一個，立志了此殘生，從丈夫於黃泉的了，但是家父江湖上洗手已久，風燭殘年，犯不上爲兒女再冒大險，姪女只有幾樁事放不下，所

以拜求膝叔可憐姪女一片苦心，設法勸家父回去，回去以後，黃僊主義氣深重，定有安置家父的辦法，膝叔啊，你應許苦命的姪女吧，說罷，跪在地上，仰着悽慘萬狀的淚臉，靜等膝輩回話，不肯起來，把膝輩弄得手足無措，又怕被人聽見，不敢高聲，只低低喊道，你且定一定神，千萬不要胡來，大仇當然要報，決不能像你這樣辦法，萬一打草驚蛇，非但仇報不成，連你老父都要同歸於盡了，快起來，聽愚叔良言，你看你老父已急得這個模樣，還能再出岔子麼，正低聲說着，猛見范高頭一蹶腳，兩臂一振，冷不旁把身旁馮義衝得一溜歪斜，幾乎跌，范高頭似乎毫未理會，一灣身放下頭籠，腰板一挺，一回身，嗆啞七一聲怪響，從腰下掣出一柄多年不用吹毛斷髮的紅毛寶刀，這一來真把膝輩急壞了，明知他們父女倆，此時急痛攻心，神智昏迷，地上跪着一個還未開導明白，禁不住老的再來一手，如何得了，正想趕近身去，忽見范高頭把寶刀向天一舉，白鬚飄揚，仰面大喊，蒼天啊蒼天，范某一生光明磊落，怎麼年邁蒼蒼，還要受此慘報，也罷，生有處，死有地，這條老命就在此地拚了罷，這幾聲大喊，在這深夜，人靜之際，格外顯得異常嘹亮，可是這幾聲大喊不要緊，只把膝輩馮義一齊急得魂飛魄散，說時遲，那時快，在范高頭一聲大喊方畢，大家一楞之際，猛聽得大堂屋上而像怪鳥般一陣哈哈大笑，霎時大堂簷口現出幾個手執兵器的人來，同時大堂後面鐺七一陣鑼響，只聽得四下裏震天價齊聲大喊，不要放走了太湖強盜，喊聲四處，大堂的大門外以及兩旁營房，像潮水般湧出無數頭纏黑布身披紅心號衣的標兵來，登時四下裏一團，燈籠火球耀如白晝，長槍大戟密如麻林，大堂簷口幾個人，個個像飛鳥般躍下地來，一色缺襟戰袍，薄底快靴，爲首一個體偉貌兇，當胸盤着一條大辮，赤着右臂，橫着一柄三指寬三尺長彎糟大馬刀，大喝道，你們這般殺不盡的狗強盜，也不打聽打聽俺們單大人厲害，竟敢太歲頭上動土，深夜切衝，自投羅網，哈哈，老

實對你們說，俺們單大人早已料到你們這般狗強盜要來送死，早已佈好了天羅地網，休想逃得一個出去，識趣的快七束手就縛，免得老爺們動手，這時紅娘子早已從地上跳起，在背上拔出日月雙刀，同他父親都已視死如歸，毫無懼色，馮義忠心耿耿，看得主人身臨大難，義不獨生，也預備拚却性命不要，打一個落花流水，只有滕鞏一面焦急，一面不斷打算救他父女的法子，明知身入虎口，衆寡懸殊，如果拚命力戰，必定同歸於盡，雖然記得臨別時甘瘋子暗暗叮囑的一番話，但是身處絕境，已無安全辦法，范高頭父女又都視死如歸，勸他逃去決不肯聽，何況此刻走也是不易，如果自己一人逃出重圍，如何對得住老友，在這喊聲震天禍迫肩隨的一刹那，滕鞏這顆心幾乎粉碎，論起來比范高頭父女還要難受幾分，正在他一顆心七上八落的當口，對方千強盜萬強盜一陣罵完，范高頭鬚髮怒張，夢眼如火，寶刀一指，呵呵大笑道，老夫胆大包身，特來送死，但你們這般後輩小子，非老夫敵手，快叫單天爵自己出來，話還未畢，紅娘子變刀向脅下一挾，騰出右手，暗地摸出一把金錢鏢來，鐵青羞臉一聲怒喝道，你們這般無知東西，休得狗仗人勢恃多爲勝，先叫你們識得姑奶奶的厲害，喝聲未絕，身子一矮，金蓮一點，一個燕子鑽雲，蹶起一丈多高，半空裏身子倏旋風般一轉，那右手金錢鏢，就趁旋轉之勢，嘩啦向四圍撒將開去，等到身子落地，又迅速從鏢囊中拿出滿把金錢，照樣蹶起半空，撒向四面，這樣三起三落，名爲劉海三撒，原是紅娘子獨門功夫，撒出去金錢，雖非毒藥製煉，却也鋒利非凡，發無不中，一中在身，輕則受傷，重則致命，經他這樣三撒以後，不啻如十幾張連珠弩箭，一齊向四面分射，登時四圍大亂，致命的倒地聲，受傷的呼痛聲，刀槍燈燧擡手磕碰聲，叫聲驚鼠，章法大亂，那屋上跳下幾個爲首人物，也有三個中鏢倒地，執馬刀的距離較近，一枚金錢鏢貫胸而入，早已仰面跌倒，嗚呼哀哉，其餘未經吃着金錢鏢的，看得一個女娘

們有這樣厲害，個個嚇得望後倒退，倘然這時范高頭等乘機逃去，也許倖免。

第二十二回

怪傑驍生祝雙啞武功絕世
馳驅千里尤一鶚巧計驚人

當時膝蓋也是這樣心理，看得紅娘子連發金錢鏢打倒許多人，心中大喜，忙大呼道，此時不走，等待何時，那知范高頭怒氣勃勃，滿不在意，高聲喊道，老弟不必多慮，這般飯桶，多來幾倍，也不在俺們心上，老夫今天不斬單天爵之頭，難洩胸頭之恨，一語未畢，大堂上鸚鵡已又縱出幾個人來，爲首一個濃眉蒜鼻，短髯如蝟，穿着一身江湖夜行人裝束，抱着一對虎頭雙鈎，雙足一點縱下台階，厲聲大喝，狂寇休得逞能，插翅虎鮑剛在此，話到人到，雙鈎一規，已向范高頭分心扎去，范高頭急忙寶刀相迎，紅娘子看得大堂上尙有多人，雙刀一掄，就想殺上前去，恰又從台階上跳下兩個短小精瘦漢子，一色純青密扣貼身短衣褲，每人兩手分持着兩把銛利雪亮短擲子，揜手處飄着一條尺許長的紅綢，只見四條紅綢一規，兩人靈地左右一分，拍的一蹶脚，便見四道白光，裹着兩團黑影，着地滾來，紅娘子驚地一驚，知道這兩個傢伙不好惹，尤其是這種小巧兵器，雖不登大雅之堂，却也不易施展，能够用這樣小兵器同正式軍器交手，其人必定別有所長，紅娘子現在碰着這兩個傢伙，身形衣服兵器均一模一樣，一見面又用的是地趟十八滾的功夫，把兩柄短擲子施展得閃電一般，就知道兩人扎手，好紅娘子藝高胆大，却也不懼，未待兩人近身，先自芳軀微矮，只幾聲嬌叱之間，便把日月雙刀舞得漫天蓋地遍體梨花，四柄擲子只在四圍亂轉，却近不得身來，這時又聽得大堂內豁啷匕一聲怪響，騰的跳出一個雄偉僧人，舞着一枝鑽鐵禪杖，杖上繫着

幾個大鐵環，一路呼呷山響打下台階，後面還跟着三個彪軀怪漢，各仗長短兵器，喊殺下來，滕鞏一看，事已如此，尙有何說，把心一橫，醜的拔出奔雷劍，一縱身就到了那僧人面前，寶劍一指，喝聲妖僧通名，那僧人不防幾丈路開外一個矮老頭一縱就到面前，吃了一驚，忙一退步把鐵杖一橫，大聲道，俺少林醉菩提便是，爾是何人，報上名來，俺杖下不死無名小輩，滕鞏冷笑一聲道，虧你不惶恐，出家人也在衙門鬼混，還敢大言不慚，俺也犯不着與你通名，送你到十八層地獄去就是了，接着一聲大喝，只右臂一振之間，那柄奔雷劍就向醉菩提胸間遞進，醉菩提忙把鐵杖一掄，格開寶劍，那知面前劍光一閃，敵人蹤影全無，醉菩提大驚，喊聲不好，忙向前一縱，霍地一轉身，想趁勢鐵杖橫掃過去，不料滕鞏如影隨形，早已逼近身前，等他轉身用杖橫掃，只滴溜溜身形一轉，又到他身後，這時滕鞏要取他性命，易如反掌，却記着自己恩師也是出家人，念在佛門弟子面上，不忍遽下辣手，只左手一起，駢指向他脅下一點，正點在麻穴上，醉菩提還個樂兒可大了，腰兒呵着，眼兒瞪着，鑲鐵杖舉着，端着一個紋風不動的架子，好不怪相，而且口角流涎，額汗如雨，外加氣喘如牛，活像古寺中名手塑的酒醉菩提，倒也名副其實了，說到醉菩提自從赤城山被王元超嚇跑，久不提及，怎麼又在此地出現呢，原來醉菩提自從單天爵面前誇下海口，想偷鐵佛寺內家祕笈，落得空自一場忙合，反而帶累愛徒金毛吼一命嗚呼，自己也差一點性命不保，單身逃離赤城山，却一時沒有臉面遽回單天爵那裏去，弄得茫茫如喪家之犬，幸而仗着爲人圓滑，平時綠林道中熟悉朋友不少，溜到浙東金衢嚴一帶綠林道中鬼混了幾天，却因此被他結識着幾個厲害脚色，一處是東關雙啞，這東關就是嚴州最著名的嚴東關，在之江上游七里瀧嚴子陵釣台相近，雖是小小縣分，却靠山面水，風景清幽，距嚴東關不遠有座山塢，叫做斗牛塢，其實該地俗喜鬪牛，原名是鬪牛塢，被該地讀書人一

編文，變作斗牛場，却好聽得多了，場內也有幾百戶人家，習習尚武，不論老幼，都會幾手拳棒，其中却有兩個特殊人物，是一家姓祝的孿生兄弟，天生是一對啞吧，却又天生銅筋鐵骨武術架子，祝姓本是武術世家世傳有一百另八手地趟拳馳名遐邇，到了這啞吧弟兄，二十幾歲時候，長得一樑短小精悍武功獨步，非但一百單八手祖傳獨專地趟拳，練得騰祖跨父，而且從一出門尋師訪友，又練成一身輕身功夫，十幾丈高樓，蹀七脚就上去，眨七眼就下來，真可算得輕逾飛燕，捷勝靈猴，弟兄倆在外回來，因為家道小康，就安居家園，逍遙度日，早晚依然練習功夫，寒暑不間，兄弟二人真還非常友愛，互相切磋，芥染融融，又因打熬氣力，都不肯娶妻子，古人說得好，業精於勤，熟能生巧，擋不住兄弟倆孜孜此道，幾年下來，居然從祖傳地趟拳內，悟化出許多絕妙招數，特地採選煉精鋼，每人打成兩柄尺許闊厚貫革鋒利無比的七首，俗名孿子，兄弟這倆把幾柄七首視同性命，逢到同人交手，無論來人用如何長槍大戟，闊斧關刀的七首，他兄弟二人祇用這兩柄小小七首，就可穩占勝利，有人見到他兄弟倆同人交手時節，只見兩把七首上下翻飛，宛如千百條銀梭，閃電般來回飛織，到後來愈舞愈緊，但見兩道白光，如水銀瀉地，無從捉摸，那有一些人影，因此兄弟倆聲名非但威振嚴東關，四方好漢也多慕名來訪，所以因友及友，碰着這位善於交際的醉菩提，被他拾出單天爵的官銜勢派，說出自己單某師兄，平日言聽計從勝於手足，新近俺師弟單將軍榮升江寧提鎮，兵權在握，好不威風，我們那位師弟單將軍雖然到此地位，却喜交結英雄，廣羅豪傑，貯為國家干城之選，此番特地請俺各處物色異材絕藝，聘到江寧，定必慮懷延攬，量材為用，這一番鬼話，說得好不冠冕動聽，却好變啞兄弟倆雖然天生啞吧，也有一片雄心，正想把身上幾年苦功，到外面露幾手，弄點事業做做，醉菩提一番鬼話正巧打動心腸，滿腹奇癢，外帶着弄得巧還有錦帶前程的希望，立

時看得醉菩提便像活寶一般，你道醉菩提爲何要說出這一大篇鬼話，原來他在金衙殿一帶混了幾天，已被他打聽得單天爵升任消息，心中一盤算，知道沒有內家祕笈，空手怎能回見單天爵，卽另編一套話語混蒙一時，單天爵也是個精明厲害腳色，決討不了甚麼好處，好在單天爵一副野心，早已看透，不如投其所好，招幾個能手同去投入他的部下，顯得自己不辭勞瘁，到處體貼他的心意，代爲物色爪牙，這一着拷門磚，十拷九穩，非但從此在單天爵面前站得住脚步，就在江湖上也顯着自己廣通聲氣，够得上響噹噹的腳色，至於祕笈那檔事，不妨全推在太湖黃九龍身上，只說被他趕在自己前頭，搶先得去，藏入太湖，將來想法除掉黃九龍，剿入太湖，那冊祕笈仍可穩穩到手，這樣一說，單天爵格外恨他切骨，太湖又離江寧不遠，或者單天爵一怒之下，大舉進剿，豈不藉此可以雪自己失杖之恥，報發徒喪命一仇，一舉三得，何樂不爲，醉菩提鬼計定當，恰巧碰着東闕夢啞，忙把這套大江東吹得嚙嚙山響，不消一二日功夫，東闕夢啞已被他說得死心塌地，求他挈帶同判江寧，醉菩提却又裝模作樣，囑咐夢啞暫且在家靜候，還有幾路好漢，也是求他挈帶，必須前去通知，然後方能一同前去，說罷，竟自揚長別去，原來醉菩提還嫌夢啞弟兄祇有兩人，似乎多掣引幾個，格外好看，記起綠道中朋友尙說金華三虎同衢州一鴨，本領非常了得，都是跟七脚四城顛動的角兒，何妨憑三寸不爛之舌，像夢啞弟兄般一同引到江寧，豈不大妙，這樣心頭一轉，急急別了夢啞，尋幾個熟悉朋友，居中一介紹，又照樣向三虎一鴨大吹大擂起來，說到金華三虎是三個異性結義弟兄，原是浙閩洋面的海盜，新近因海上買賣不大順手，在金華葵花峪火拚了一處無名強寇，佔據了作爲陸上寨基，爲首的叫做飛虎頭陀，第二個叫做插翅虎鮑剛，第三個叫做笑面虎周昂，插翅虎拳力過人，善使一對虎頭雙鉤，笑面虎機警過人，善使兩柄雁翎刀，這兩虎雖亦有點功夫，尙不足奇，獨有爲首的飛

虎頭陀，却是個扎手貨，倒頗厲害，這飛虎頭陀原是臺灣番種族，從小混入海盜，却被他練得全身本領，曾經一度被官軍截獲，居然被他越獄逃去，從此改裝披髮頭陀，依舊糾合黨徒，橫行海面，生得一副怪面目，蟹臉魚睛，捲鬚拗鼻，却又身軀奇偉，遍體虬筋，披着一頭黃灰捲髮，束一道如意金箍，遠看去便像山精鬼怪一般，據說他水陸功夫都異樣驚人，尤其腰上束着一支丈許蛟筋藤蛇棍，施展開來，軟硬兼全，好不霸道，至於衢州一鶚的出身，又與三虎不同，一鶚姓尤，原是衢州城內破落戶子弟，少時也念過書，進過學，本是文質彬彬的人物，但自進學以後，便文運不濟，接連幾場，都名落孫山，弄得他心灰意懶，無意功名，父母又在二十歲以前相繼去世，一發弄得衣衫襤褸，落拓不羈，有一天閒遊郊外，無意中碰見一位衣冠整齊身表偉岸的老紳士，兩眼如電，發聲若雷，幾句話說得尤一鶚五體投地，從那天起衢州不見了尤一鶚，有人說那老紳士不是本地口音，尤一鶚是跟那老紳士到外鄉去了，（老紳士的來歷後文自有交代）過幾年後，尤一鶚突然從外鄉回來，可與從前寒酸的尤一鶚大不相同了，體貌豐腴，衣冠麗都，儼然紳士態度，頓時把舊日門庭，煥然一新，婢僕之類，無非就地招應，供他使喚而已，有人問他這幾年何處發財回來，怎麼不娶一房媳婦，主持中饋呢，每逢有人這樣問他，尤一鶚低微微一笑，誰也猜不透他發財的來歷，也猜不透他不娶老婆，抱着甚麼主意，人家看他依然文質彬彬，也轉不到別的念頭上去，可是他回鄉以後，一年之中總要獨自出遠門一蹓，有一年冬天尤一鶚又出門遠行，隔了數個月快到除夕這一天晚上，尤一鶚忽然騎着一匹高頭大馬從外鄉回來，婢僕們一聽主人回來過年了，個個精神抖擻，開門迎接，有幾個男僕想格外討好，一看主人別無行李，祇一人一馬，等主人跳下馬來，忙拉住馬轡想牽馬進門，那知尤一鶚一揮手讓僕人不動手，自己挽住嚼環，輕輕牽進門來，一進門，第一句吩咐男女下人，快把前

廳打掃乾淨，多點燈燭，吩咐廚下幹快預備一桌豐盛酒席，愈快愈妙，不得違誤，尤一鶚一面吩咐，一面自己把馬肚帶一鬆，輕舒右臂，挾起全副馬鞍，然後把馬交與僕人牽往廳中，自己齊下來着馬鞍大踏步走向廳內，把馬鞍放在大廳正中紅木大棹上，却聽得馬鞍放到棹上時，一張雕刻精緻的紅木鏡面棹，無端格格兩聲怪響，似乎禁不起這副馬鞍樣子，尤一鶚把馬鞍放好，也不進內，就在大廳上略自盥嗽拂拭，便指揮僕人們調椅抹棹佈置酒席，好像立刻有貴友到來一般，這般僕人看得主人此番回來，興往常不同，言語奇離，舉動特別，個個猜不透主人是何意思，但也不敢動問，祇有遵照主人吩咐手忙腳亂的安排起，一霎時安排定當，尤一鶚又指揮席上安設三付盃箸，自己向居中一坐，提起酒壺，先自淺斟低酌起來，一面自斟自酌，一面時時回轉頭去看着上面紅木棹上的馬鞍微微發笑，弄得兩旁立着的男女僕人，驚疑不止，幾乎疑惑主人在路上得着瘋病回來，尤一鶚這樣獨飲了片時，已到魚更三闌，這時正是嚴寒時節，雖然廳上爐火融融，兀自禁不住夜深風氣，兩旁僕役只凍得拱肩縮頸，宛如兩行鷺鷥，這當口忽聽得一陣颯颯風響，廳上簷沿和庭前樹梢落葉，都一陣陣奏起交響樂來，廳內却岑寂得地上掉下一根針都聽得出來，尤一鶚端盃側耳，仰面微笑，猛然手執酒盃沖外一舉，哈哈大笑道，在下早知道兩位晏光降敝廳，特地設席恭候，遠道跋涉不易，快請進來，吃幾盃薄酒，擋擋寒氣，語音未絕，對面廳上霹靂般幾聲狂笑，喝一聲尤先生真有你的，佩服佩服，話到人到，廳上燭光一陣亂晃，就見席前立定兩個勁步背劍擊眉目的精壯漢子，一齊恭身卓立，抱拳當胸，道，俺們有眼無珠，枉自江湖上混了這些年，竟看不出尤先生是大行家，慚愧慚愧，尤一鶚微微一笑，離座而起，也向兩人拱手道，紅花綠葉白蓮藕，三教原來共一家，咱們不見不識，不敘不親，兩位遠道到此，兄弟理應稍盡東道之誼，快請坐下吃盃水酒，彼此可以暢談，說罷，親自

執起酒壺，向兩邊安座上斟了兩盃，又指揮僕役把自己椅子移到下首相陪，兩人一聽尤一鶚說的江湖門檻話明白是行中高手，也就心照不宣，無庸客氣，彼此拱手就座，暢飲起來，尤一鶚問起兩人姓名，走的那一條綫，燒的那幾炷香，老大是誰，兩人也就直言無隱，還把兩人一路跟到此地的原因，也說得詳細，原來這兩人是河南捻黨首領張洛行的部下，一個叫做摘天星岳羽，一個叫做滿天飛仇琳，專在河南一帶旱道上劫掠過路富商鉅宦，但非探得確確實實行囊有萬金以上不輕易出手，凡過路的商官行囊中金銀珠寶除非沒有遇上，一經他們兩人過眼，不必細細打探，只要一看蹄痕車跡的深淺，就能知道行囊中是金是銀還是珠寶一類，連多少分量都能一望而知，百不爽一，這一次尤一鶚從北方滿載而同，騎着千里良駒經過河南，被摘天星滿天飛遇見，一看尤一鶚人物軒昂，衣冠華麗，却是單人匹馬，別無行囊，滿以為沒有多大油水，再一留意馬後蹄痕，不覺吃了一驚，按照他們兩人經驗，這人身上所帶黃金，足值數萬金，單身匹馬竟敢帶這許多黃金，胆量真也不小，而且一無伴當，二無宿囊，只馬後稍着一個薄薄的鋪蓋卷兒，輕輕飄飄的隨着馬屁股一顛一聳，看出也沒有多大分量，那身上許多黃金藏在何處，竟看不出來，豈不奇怪，這人又一派斯文氣象，外表竟似初出茅廬的雛兒，弄得兩人越看越糊塗，一道暗號，直跟下來，到晚宿店，只見這人一下馬，自己牽着溜了幾轉，把馬鞍鬆下，同着那個輕飄飄的鋪蓋捲，漫不經意的向房內一丟，却非常愛惜那匹馬，再三叮囑店東，好好喂料，當心看守，似乎一身以外只有這匹馬是寶貴的，兩人一連跟了幾天都是這樣，總看不出如許黃金藏在何處，反而疑惑自己走眼，不敢冒昧下手，却也並不死心，因為這樣自跟了幾天，空手回去，豈不英名喪盡，還留個話柄與人，最奇怪兩人銳利眼光，非但看不出黃金藏在何處，連這人是商是官都有點看不透，越想越奇，一狠心索性跟他下去，非討個水落石出決不甘

心，故而一直眼到浙江衢州，眼看尤一鶚進了自己大門，兩人還是莫明其妙，這樣賄錢費時，送了一個不相子的人直到千里以外，當然不肯罷休，兩人暗地一商量，決定當夜等到更深夜靜，施展本領，進去探個實在，萬不料尤一鶚一路回來，早已把兩人舉動看得雪亮，明知兩人不甘心，非要進來不可時地置酒相待，這時摘天星滿天飛已看出尤一鶚也是江湖上的高手，索興直言不諱，又請教他黃金究藏何處，當下尤一鶚微微一笑，先執起酒壺又替他們滿滿斟上兩盃，然後徐徐開言道，兩位眼光却也驚人，所估黃金價值倒也不差多少，可惜兩位一路心裏只管疑惑，並沒有細細研究，白白跟了千把里路，要知道兩位既然看準兄弟帶着許多黃金，總共一人一馬，決不能吃在肚裏藏在馬腹的，邊說邊自離座走向上首紅木棹邊，從馬鞍上解下兩個踏蹬來，拿着回座，把踏蹬放在席上，一翻衣襟，從腰上掣出一柄爭光耀目的解腕尖刀來，隨手拿起一個踏蹬一陣削刮，蹬上漆片紛紛剝落，霎時燦然放光，變成一個黃澄澄純金打成的馬踏蹬，再把那個也照樣削去外層髹漆，並置席上，看得兩人倏的起立，拍手大喊道，噯，原來如是，這樣說起來，那馬鞍同全套什件，當然都是金子的了，好計好計，佩服佩服，滿天飛又道，馬鞍藏金，果然妙絕，俺最佩服一路行來每逢宿店擋口，尤先生把馬鞍隨意輕輕一拋却故意把那匹馬寶貴得異常，使俺們萬萬注不到這撈什子上去，捫天星也笑道，俺們當尤先生是斯文一流，倘然馬鞍內藏着黃金何等沉重，豈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所能捉來攜去，故而一發想不到這上頭去了，尤一鶚大笑道，老實說，馬上全副鞍件除嚼環以外，純用金子作底，內外敷上幾道厚的油漆，重量真也不輕，兩位說我故意聲東擊西注重那匹代步，這倒未必盡然，你想這轎重量，要跋涉千里長途，豈是常馬所能勝任，兄弟這匹玉獅子，也可算得千里神駒哩，在兄弟方面如果失去這匹神駒，比失掉萬兩黃金還要心痛萬倍，焉得不寶貴呢，再說半途真個要失掉這匹神駒

，那許多黃金就要大費手脚了，說畢，神采飛揚，呵呵大笑，把摘天星，滿天飛弄得面面相看做聲不得，尤一鶚一看兩人神氣肚內暗笑，又徐徐笑道，兄弟雖然不常出門，說起來同兩位很有淵源並非外人，兩位回到河南拜上張洛行張老英雄，祇說艾八太爺關門徒弟尤一鶚寄語請安，就可明白彼此不是外人，倘然半途兄弟早知兩位是張老英雄的門下，也決不敢勞動兩位跋涉長途了，現在既承兩位光降，也是緣分，兄弟無物可表敬意，權將這一對馬踏蹬牽送兩位，聊表薄忱，務請賞收，兩人一看這對金燈分量非輕，何止千金，雖亦滿心奇癢，垂涎三尺，但兩人也是河南響噓七的脚色，江湖門檻爛熟胸中，聽得尤一鶚說的一番話，表面異常動聽，骨子裏暗含着有點挖苦他們，而且尤一鶚抬出艾八太爺是江湖上最厲害的魔頭，師徒一體，尤一鶚的爲人可想而知，決不是容易招惹得的，就是自己老大張洛行碰着他們，也要低頭讓步，何說自己，而且按照江湖上規矩行不吃行，自己跟了人家這許多路明顯着道路不對，豈能輕收這份重禮，再說尤一鶚嘴上說得好聽，未嘗真心慷慨，也許藏着毒門兒試試我們的心，倘然真個受下，定必另出花樣弄得兩人叫苦不迭爲止，當下兩人以目示意，趕忙離席而起，連稱萬不敢當，滿天飛嘴也來得，搶着說道俺兩人正自恨有眼不識泰山，非常抱歉，尤先生不責備我們已竟感德非淺，怎敢無功受賞，俺兩人就此告辭，改日再正式登府道歉，兩人這樣一說，還算不愧是老江湖，尤一鶚果然是個毒如蛇蝎的人物，何嘗真心相贈，無非試試兩人知罪不知罪罷了，萬一兩人見財開眼，直受不辭，尤一鶚必定另有毒計，非但金燈拿不回去，連性命也難保了，兩人既然極力謙讓，彼此總算心照，尤一鶚也不能再難爲他們，看在張洛行面上另外拿出幾十兩銀子送與兩人作爲路費，倆人推辭不得就當夜別去不提，尤一鶚經過這番舉動，當時看到這事的僕人，難免不張揚開去，尤一鶚的爲人，衢州人們也漸漸明白了，好在尤一鶚決不在本地面

作案，反而有尤一鶚在衢州，百里以內盜賊綠影全無，大家受恩不淺，尤一鶚的名頭也漸漸大起來，居然又被醉菩提挖空心思結交得這個朋友，醉菩提一番花言巧語，尤一鶚也居然一口允許同到江寧，醉菩提樂得儂得到活寶一般，其實尤一鶚這樣精靈人物，豈有被醉菩提利用，無非將計就計另有作用罷了，這樞衢州一鶚，東關雙啞，金華三虎，都被醉菩提邀到江寧，自己又設法另打起一枝九環純鋼禪杖，比失掉那枝禪杖格外來得威武好看，果然單天爵正在收羅各處好漢，對於醉菩提引荐人物，非常優待，醉菩提面上頓時光采異常，恰巧醉菩提等到江寧這一天，正值柳摩霄率領羣雄襲擊太湖那一天，單天爵就把安排計劃同醉菩提等一說，請新到幾位人物保護衙門暗張羅網，金華三虎東關雙啞正想露幾手給人瞧瞧，自然一口允諾，惟獨尤一鶚文縐縐的不露聲色，等到晚上果然聽得大堂前面殺聲振天，雙啞三虎跟着醉菩提揮動兵器殺回出去，單天爵自己也扎曳停當，率領手下也要出去督戰，尤一鶚才始徐步而出，尤一鶚一出大堂向下一看，正看到醉菩提被一個矮老頭點穴點得紋風不動，尤一鶚微微一笑，一蹶腳就縱到醉菩提面前，一伸右掌向醉菩提肩上一拍，醉菩提哇的一聲，如夢方覺，常時膝蓋一看尤一鶚手神個儻，朱履長袍，宛然是個紳士，却也有這樣能耐，見他把醉菩提拍轉以後，即從袖內抽出一柄二尺長的摺扇出來，笑嘻嘻對着膝蓋向自己鼻樑一指道，在下衢州尤一鶚，初到江寧，偶爾同朋友寄寓在此，談不到怨仇兩字，看得足下點得一手好穴道，不覺技癢，代做友解了圍，未知足下高姓大名，何路英雄，乞道其詳，在下也可見識見識，膝蓋聽他吐語不俗，知是個特殊人物，只看他手上那柄摺扇，定是精鋼爲骨，凡用這種鐵扇子的，定是點穴專家，此人是個勁敵恐怕不易對付，憑自己本領到也並不懼他，不過四面一看，堂上堂下已密密層層佈滿了官軍，大門外又人喊馬嘶人頭簇簇，想已震動全城，各處兵馬都已到來，而且這時范高頭紅娘子馮

幾對敵的都不止一人，只見一把紅毛寶刀兩把日月雙刀一枝鐵槊在人影中左衝右突，滾滾來滾去，已是互相混戰，看不見他們整個身子，自己左右前後也有不少人包圍上來，在這危機一髮五內如焚當口，那有關工夫同尤一鶚答話，心想先救出范高頭再說，便不理會尤一鶚，只躡足一蹶，從幾個人頭人飛掠過去，一落地，還未看清范高頭所在，猛覺腦後金刃劈風的聲音，急從剎刺裏一個箭步蹙了開去，回身一看，只見一個黑面大漢曳襟紮領，提着一柄雙刀帶大步趕來，原來這人姓余綽號余二麻子，勇力絕倫，是單天爵部下的一名守備，正在指揮兵士，忽見人上面飛過一個矮老頭來，滿意乘人立身未定，抽冷子從後面劈去。不料劈了個空，氣得哇哇亂叫，隨復掄刀趕上，滕鞏看他來勢甚猛，未容近身，先自健腕一翻，使個怪蟒吐信，從側面刺去，余二麻子仗着器長力猛，一味斝劈橫掃，一把雙刀連舞得呼呼山響，那知刀劍纔一接觸，便聽得噹啷一聲怪響，余二麻的雙手帶憑空削去半截，余二麻子大驚，嚇得拖刀而逃，滕鞏並不追趕，一翻身向人影中殺去，驀見許多官軍忽地分波裂浪般向兩旁倒退，殺出一個滿臉血污衣襟破碎的人來，那人迎面碰着滕鞏，大呼道，我主人何在，滕鞏看他手上鐵槊才知是馮義，急答道，我也正找他們，幾次被人絆住，此刻才得被退，正說着，忽聽大堂台階相近喊聲如潮，似乎夾着范高頭大呼的聲音，馮義一聽聲音，來不及說話，一聲大吼，掄起鐵槊，重又翻身殺向前去，滕鞏正想跟蹤殺入，不料有不少斝眉橫目的標兵，挺着十幾竿花槍，八下裏向他攢刺過來，滕鞏大怒一伏身，使個撒花蓋頂，劍籜身轉，四面一絞，只聽得一陣咯啞之聲，把近身十幾枝槍竿一齊削斷，餘鋒所及，頓時斷足折臂，倒下不少標兵，滕鞏正殺得興起，猛聽得人叢內喝聲如雷，竄出一個披髮的頭陀，倒拖着蛟筋藤蛇棍，迎面趕來，喝一聲鴉虎頭陀在此，感鞏更不打話，奔雷劍一揮，兩人就搭上手大戰起來，這一交手滕鞏才知這莽頭陀真有幾手，尤其手

上那條籐蛇棍軟硬全不怕寶劍，被他這樣纏住，一時不易脫身，未免又擔擱不少功夫，那知就在這當口，范高頭紅娘馮義三人已成網中之魚了，原來范高頭先同插翅虎鮑剛鬥了幾十回合，鮑剛漸漸不敵，却又添上飛虎頭陀同玉面虎周昂三人，走馬燈式把范高頭圍在垓心，范高頭一把紅毛寶刀上下翻飛，兀自拚命力戰，毫無懼色，那紅娘子被東闖雙嘍纏住也祇能看關定勢，不能殺上前去，功夫一久，未免香汗沾鬢，却又望見老父被一僧兩俗圍住大戰，格外擔心，忽然情急智生，觀個破綻，奮力向圈外一躍，急把雙刀一併，右手向鏢囊一摸，不好了，一囊金錢鏢，在施展劉海三撒時，盡量施展，用得一枚不剩，一咬牙，祇可雙刀一揮，從又奮勇向老父所在殺上前去，近得一步是一步，要死也要同老父死在一處，這當口大堂內，又擁出許多抱刀弁勇，簇擁着一個體貌雄偉蓄着八字鬚，穿着一身官家便服，抱着一枝九節銅鞭的人來，立在台階上高聲喝，本提鎮在此，賊徒還不就縛，等待何時，范頭離台階甚近，一聽這人語氣勢派，就知道是單天爵本人，立時雙眼出火，鼻竅生烟，大吼一聲，用盡平生之力，把紅毛寶刀一陣亂削，蕩開近身兵刃，一縱身跳上台階，連人帶刀向單天爵當頭砍下，單天爵並不驚慌，喝一聲來得好，掄起鋼鞭相迎，幾個照面，單天爵就虛掩一鞭，回身躍入大堂，范高頭報仇心急，不辨虛實，急提刀追進堂內，此時紅娘子也看清單天爵本人出來，老父已奮勇殺上前去，心裏一急，恨不得立時手刃仇人，無奈兵刃像雨點般擊上身來，一時怎能殺出重圍，不料遠遠幾聲呼哨，頓時四圍兵刃像潮水般望後倒退下去，紅娘子心無二用，不分青紅皂白，趁此殺出重圍，躍上台階，居然毫無阻擋，被他殺進大堂，瞥見自己老父正提刀趕進大堂右側一重門內，忙一個箭步，向側門躍去，一進門，父女相差不過丈許遠近，正想開口叫喚，不好了，一陣鑼響，遍地絆索齊起，索上還附着無數倒懸鈎，范高頭紅娘子從外面燈籠火球之下趕到側門內，

却是一片墨黑，眼光還未聚攏，腳下已被絆索絞住，一個措手不及，同時兵刃出手，一齊絆倒，還想掙扎跳起，可恨衣襟均被倒鬚鉤掛住，愈滾愈多，越絆越緊，竟成了網中之魚，霎時假山背後跳出無數健勇，連人帶索，一齊按住，細個結實，原來是單天爵預定計劃，明知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這幾隻大蟲一時不易擒捉，等外面戰到分際，特地在花廳相近佈置好絆索，然後親自出來誘敵，故使手下呼哨爲號，叫迎敵的人們散圍讓路，好引范高頭父女趕來自投羅網，在范高頭父女接蹤殺進大堂時，正值鐵槩馮義碰見滕羣以後，重又殺入重圍，宛如瘋虎一般，掄着一柄鐵槩左衝右奪，到處尋找主人，擋不住一人拚命，萬夫莫當，竟也有不少標兵，死在鐵槩之下，自己也受了幾處槍傷，滿身浴血一般，兀自大呼奮砍，正在捨死忘生擋口，忽聽得大堂有人大喊道，范高頭紅娘子已被捉獲大人擒住，大人有命，把這兩個亡命囚徒，或擒或殺，快快了結，這人喊畢，堂上堂下個個奮勇大呼，密層層裏上前來，滕羣同馮義雖是兩處死戰，却都聽得清楚，只嚇得心驚阻戰，尤其馮義聽得肝腸欲裂，怒髮冲天，一聲大吼，奮起神威，舉槩一陣亂擊，怎奈久戰力盡，遍體創痕，一霎時亂刃交下死於非命，這邊滕羣也是心慌意亂，禁不住鴉虎頭陀越戰越勇，四下裏又無數兵刃逼近前來，心想此番吾命休矣，正在危機一髮擋口，忽聽得大堂後鑼聲亂鳴，火光冲天，人聲如潮，標兵大亂，大堂口有人大呼道，大人有命，快分兵保護內宅搜捉奸細，這人一喊，無數官兵向大堂亂擁，只剩飛虎頭陀同插翅虎鮑剛另外幾個千總守備之類，兀自困住滕羣，想活捉獻功，因此滕羣尙能支持，那醉菩提一聽內宅有警，心慌不迭的邀齊尤一鶚東關夢嘸和笑面虎周站，也飛進內堂去獻殷勤去了，這一獻殷勤，倒便宜滕羣不少，但力敵多人究難持久，已是氣促汗淋，眼看就要落敗，忽聽得半空裏霹靂一聲大喝，老英雄休慌，俺們路見不平，助你一臂，喝聲未絕，從大堂簷口飛下兩人，却是一老

一少，老的河目海口，白面黑髯，穿一件寬博道袍長袖飄飄，頗有瀟灑之概，也未攜帶兵刃，少的面如重棗，目如朗星，一身勁裝，兩把長劍，兩人一落地，老的長袖，就闖入圍中，同飛虎頭周旋起來，說也奇怪，那老的雖是赤手空拳，一雙長袖舞得獵獵有聲，宛如摩空雕翎一般，那條蛟筋籐蛇棍，略一沾粘，被反激過去，震得飛虎頭陀幾乎脫手，那使雙劍的少年，也是一個箭步跟蹤而入，腳方點地，卽把雙劍一分，使了一招孔雀展屏，便將滕鞏面前許多兵器一齊擋住，緊接着又是一個怪蟒轉身，把雙劍向左右一擦一絞，只聽得一陣叮噹啷又之聲，削掉許多長兵短器，插翅虎飛虎頭陀齊吃一驚，未免略望後退，那老者趁此機會，回頭向滕鞏，足下此時不走，等待何時，滕鞏點頭會意，忙托地跳出圍外，再兩膊振，一個旱地拔葱，蹿上大堂房簷，低頭一看，正看到台階下面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首，身旁放着一枝鐵槩。兩個睜不清楚，看這身旁兵器當然馮義無疑，憐他忠心耿耿，竟能身殉其主，實在難得，又想到范高頭父女被擒，性命危在旦夕，孤掌難鳴，如何是好，就算老少兩人仗義臂助，也是衆寡懸殊，決難勝利，心裏一陣傷感，竟迷迷糊糊立在屋上，忘記逃走，猛覺左右有人架住自己兩條臂膊，全身騰空，一霎時腳不點地，被兩人窺房越脊架出提鎮衙門，滕鞏忙定神一看，已立在一家人縉紳人家的花園亭榭上面，身邊立着兩人非別，就是拔刀相助的一老一少，打量園中，花木扶疏，頗是僻靜，忙向兩人一恭到地，誠懇的謝道，承蒙兩位相救，不啻死裏逃生，此恩此德，沒齒不忘，未知兩位英雄貴姓大名，因何入衙救，那老者搖手道，且莫閑談，此地離衙甚近，難免有人追搜到此，我們急速設法逃出城外，方算脫離虎口，事不宜遲，你們快隨我來，說罷，只見他道袍一擦，喝聲走，就跳出四五丈遠，一霎眼，已遠遠的只見他一點很小的影子行，滕鞏知是高人，同那少年各自施展輕身夜行功夫，追蹤前去，三人這樣在屋脊上面一路疾行，真是乘

行絕迹，一塵不驚眨眼就到了城牆脚下，幸喜所立之處離樵樓尚遠，並無兵士看守，那老者已立在城牆上面，向兩人招手，身影一晃，先已飛出城外去了，兩人接蹤飛上，向城外一看，老者已立在護城河對岸，原來此處是水城門相近，所以格外僻近，滕鞏同那少年一躍而下，又一躍跳過城河，三人一起又飛行出去好幾里地，在一個路旁茅亭底下，權且少憩，那老者先開口道，在下別號少室山人，率領敝徒東方豪到此尋訪一個人，無意中碰見足下同幾位老少英雄身入虎口，危險萬分，又看到足下使的招數是峨眉宗派，彼此都有淵源，故而使出調虎離山之計，在內衙放火，引誘他們分開兵力，得助足下脫險，可惜那幾位貴友深入虎穴已遭毒手，但未知足下貴姓大名從何到此，與單提鎮有何怨仇，統乞見告爲幸，滕鞏連連道謝，又把自己姓范高頭到江寧的大概情形，匆匆一講，少室山人驚異道，哦，原來如此，太湖王范老英雄等久已聞名，甘瘋子還見過幾面，是個江湖上不可多得的人物，這樣說起來，太湖王方面有他主持，柳摩等等決難佔得便宜，倒是此地范老英雄父女性命危在旦夕，足下一人孤掌難鳴，須趕快回轉太湖，與甘瘋子等幾位英雄急速設法搭救才好，在下與敝徒因爲人未訪着，在此尚須逗留幾天，倘能見機行事，暗中保護范氏父女，定必盡力而行，等足下請得救兵到來，也可從旁稍助一臂，時機危急，足下快去快回罷，牽繩罷，連連向他二人作揖，務請暗中維護范高頭父女，叮囑再三，亦無迹象，頓然悟到單天爵早已埋伏周密，自己幾個人泊舟時候，大缸有人尾探，早已洩風，所以城樓上也做出無戒備的氣象，使他們放心輕入，自投陷井，連兩個人頭也是誘敵之計，這樣一想，這兩隻快艇四個湖勇，定已同遭毒手無疑的了，到此地步，只可振作精神施展陸地飛行功夫，趕回太湖，幸而從江寨到太湖這條路，往常走過幾次，不致迷路走錯，而且一想到范氏父女兩條性命，就像懸在自己手上一般，恨不能背生雙翅，足具四腿，祇可盡平

生之技，拚命的一路飛行，真是心無別注，目無旁觀，足不沾塵，身如激箭，好容易趕到太湖，日已東升，來不及找尋渡船，仗着混元一炁，一口氣半洒半踏的飛渡而過，直叩欄前，一看欄柵裏面，縱身而上，便從欄側三脊上越過三欄，再從堡外跳上牆頭，越屋而進，他這一路不要命的奔馳，功夫雖高，究竟上了歲數，難免就神散氣促，在途中救友心切，頓忘辛苦，等到目的已達，彼此見面，又把范高頭父女救，擒馮義殉主，自己遇救情形，滔滔不絕的講完，坐在廳上，就覺心神搖搖頭暈目眩起來。

第二十三回

虎穴龍潭老英雄微倖脫難
慧心庾語俏佳人永結同心

這時在座衆人，聽他這番，個個血脈憤張，同仇敵愾，都主張立時領堡出發，與單天爵一決雌雄，救出范氏父女，尤其東方杰聽得自己兄弟已到江寨，自告奮勇願作嚮導，順便可以會看同胞，獨有甘瘋早已看得膝朧形神焦瘁，坐立不安，知道他辛苦已極，有友如此，真是令人佩服，先不理會衆人，忙向滕鞏說道，滕兄一夜奔波，氣脫立竭，須安睡一回才好，俺現在已明白其中情形，一切自有俺們調度，盡我們力量誓必去救范老英雄出險，滕兄儘可放心，快到裏邊自管靜心安睡去，要知我們練內功的人，最忌用力過度，萬一氣分受傷，其害不小，黃九龍也說道，滕老英雄果然面色有異，虎弟快快陪你令尊到我房內去，這裏自有我師兄同我們商量搭救辦法，癡虎兒聞言，忙走向父親身旁攙扶起來，滕鞏被衆人一說，也覺得實在難以支持，不禁眼中垂淚道，我年邁無用，有負老友，全仗甘老英雄黃堡主同諸位搭救的了，但是單天爵那賊心狠手辣，也許我老友已……說到此處，喉中嗚咽着不忍再說下去，黃九龍不等他再說下去，嚙臂大

呼道，我們在今天一日內，好歹要救出范雎英雄來，你且寬懷進內去罷，滕鞏含淚點頭，顯着無可奈何的神氣被癡虎兒扶進去了，滕鞏一進去，甘瘋子破袖一甩，拇指一罨，大聲說道，患難中才見得到朋友的生死之交誼，從江奔到此少說也有幾百里路程，滕老丈血戰以後，在幾個時辰內，一口氣趕了這許多路，人非鐵鑄無論內功如何高妙，身體也要大受損傷，滕老丈到此以後還能滔滔不絕的講得一字不遺，足見平日內功，何等精湛，雖然如此，也是休養多日才能復原，在這幾天內萬不能再叫他勞心的了，瑤華聞言，心想救人如救火，如何禁得耽延時候，倏的盈盈而起，嬌滴滴的說道，時將近午，范老伯父女已成俎上肉盆中魚，我們萬一搭救不及，竟遭毒手，那時節把單天尊碎屍萬段，也難彌此缺恨，王元超黃九龍也隨聲附和，請甘瘋子立刻調度齊赴江奔，那知甘瘋子巍然危坐，一任衆人焦急，祇微微冷笑，態度好不從容，衆人看得非常詫異，不知他葫蘆裏賣些甚麼藥，黃九龍忍不住，走近一步，悄悄問道，事已緊急，師兄爲何默不發言，一言未畢，甘瘋子呵呵大笑道，范老英雄同我們休戚相關，豈容坐視，兩天以內，在我身上，包管你們見到白髮蕭蕭的范老丈，淚珠蔌蔌的紅娘子就是了，不過其中還有一點轉折，我正在默默籌畫，被你們一陣烏亂，擾得我心神不安，這是何苦呢，黃九龍同衆人聽甘瘋子說得離奇，越發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祇有王元超仔細一咀嚼體會，恍然大悟，不覺喜動於色，拍手歡呼道，我師兄所說果有道理，諸位且寬懷，不久停有好音到來，他這樣一說舜華瑤華秋波齊注，滿臉疑惑之色，瑤華情不自禁的問道，元超兄既然領悟玄機，何妨直截痛快的宣佈出來，這樣悶葫蘆一個個套上去，可了不得，真要把人活活的驚死了，衆人聽她說得又爽利又削皮，個個縱聲大笑，瑤華被衆人一笑，頓覺自己說得過於熟溜，未免嬌靨微紅，淺溝帶暈，連王元超面上也訕訕的不自然了，正在一片笑聲中，忽見廳外合共上匆匆趨上四名健勇

，一進廳，垂手肅立，向上躬身施禮。黃九龍一看，認得這四人，就是自己指派跟范高頭等到江寧去的湖勇，忙大聲問道，聽說你們失事被擒，怎能脫身回來，而且回來得這樣快呢，那四人聽堡主問話，本來要報告許多話，就緊緊趨上幾步，倒聲報告道，湖勇們奉命跟范老英雄等從柳莊出發，到了江寧，遵照范老英雄吩咐，泊在城外僻靜處所，等候范老英雄回船，不料范老英雄離舟沒有多久，突然岸上一聲口哨，搭下許多捷鉤，把兩隻快艇鉤住，小勇們四人一看岸上人多不敵，想跳水扯滑，那知水中也有伏兵，小勇們措手不及，都被擒住蒙住頭臉綁進城內，闖入一間黑屋，却隱隱聽得遠處有喊殺聲音，不久又岑寂起來，關了許久，突又闖進無數號衣兵勇，執着火把軍器，把小勇們一齊擁進一座衙門大堂底下，堂上燈火燭天，刀光耀目，公案上面坐着一個翎頂輝煌的官員，兩旁雁翅般排列無數武裝官弁，背後還立着不少服裝奇詭人物，又一眼看到公案下面，立着兩個腳鐐手拷的犯人，正是范老英雄父女兩位，小勇們一看連范老英雄都被他們擒住，只嚇得心驚胆戰，定知兇多吉少，却又見范老英雄在堂內挺身不跪，高聲大罵，猛聽得驚堂一拍，堂內衆官弁雲天價一聲吆喝，登時足聲雜沓，無數官弁擁出范老英雄父女兩位，在大堂台階下面立定，背後都已插定兩面標斬，每人身旁夾着兩名手執鬼頭斬刀的紅差，甬道兩面直到大門口無數號勇，密密層層圍住殺場，又把小勇們也擁入殺堂內，在范老英雄肩下一字排定，小勇們自分必死，倒也生死置諸度外偷眼一看范老英雄父女兩位，依然面不改色，屹立當場，范老英雄白鬚飄揚，哈哈大笑，回顧左右紅差喝道，你們這種無用爛鐵，要服伺我這類老頭顱，未必中用，快取我那柄紅毛寶刀來，送老子歸天，可是范老英雄雖這樣高聲大喊，並沒有人理會，猛見台階上紅旗一展，焦雷般大喝一聲開刀，那湖勇一口氣講到此處，略一停頓，預備換口氣再講，那知座上瑤華舜華啊呀一聲，驚得直立起來，連甘瘋子也有點忍不

性氣，暗想這事要糟，自己一番妙算，也要跟范老英雄的頭顱一刀兩段，急得破袖亂揮，指着報告的湖勇喝道，以後怎樣，快講快講，那湖勇也看出衆人着急的意思，急接着說道，那時台階上高喝一聲開刀，幾柄明晃晃的鬼頭刀，都已高舉過頂，正待斬下，說時遲，那時快，猛聽得大堂屋上有人高聲大呼道，太湖全體英雄在此，單小子快來納命，喝聲起處，嘩喇喇砸下無數屋瓦，滿天飛舞，這許多屋瓦，竟像生眼睛似的，一大半都砸在高舉鬼頭刀的劊子手身上，只砸得幾個劊子手，頭破血流，抱頭亂竄，登時人聲如沸，法場大亂，小勇們原已閉目等死，這樣一驚，湖心以爲堡主真個到來，急睜眼抬頭，一望四面屋上何嘗有半個人影，却見不少官弁同幾個不僧不道的人，飛身上屋，四面搜尋，下面法場依然圍得鐵桶相似，那時范老英雄也像小勇們一般，總以爲救兵到來，一聲大吼，全身骨節格格山響，似乎相碰斷鏢拷的樣子，後來飛了一陣瓦片，毫無動靜，只落得一聲長歎。一忽兒見合階更跑下幾個懷抱長刀的兇漢，後面押着一個高舉令箭的武官，耀武揚威，闖入法場，厲聲喝道，大人有命，快快一齊開刀，不得違誤，一聲喝畢，四面標兵又是震天價一聲喊喝，幾個長刀手，登時分開，代替受傷的紅差，兩人伏伺一個，夾住小勇們，拉辮的拉辮，舉刀的舉刀，這時除出引頸挨刀，還有何說，那知生死有命，一毫勉強不得，刀還未下，耳邊又聽得遠遠有人連喊刀下留人，這一聲大喊，居然幾把雪亮的大刀停在半空，不由得小勇們又睜開眼來，只見大門口圍住圈子的標兵，紛紛向兩旁讓路，擁進黑壓壓的一堆人來，那時天光早已大亮，旭日高懸，看然爲首一個長臉道爺的人，背負長劍，率領着許多高高矮矮夢東不一的兇漢，個個手持兵器，如飛的向大堂跑去，邊跑邊喊刀下留人，有幾個喊着柳道爺回來了，待道爺見過大人，再斬未遲，那般官兵似乎對於那個長臉道士非常畏敬，一路過去，個個向他躬身爲禮，那時小勇們幾條小命，活似又從鬼門關上叫

回來，心裏迷迷糊糊，也不知甚麼一回事，只見這般人進去以後，身邊的長刀手，把刀放下，同法場上的兵弁們交頭接耳不知議論些甚麼，又一個個伸着腦袋，望着大堂上，觀看動靜，這時范老英雄却又大罵起來，小勇們不敢向他老人家多言多語，只可讓他罵不絕口，這隔了頓飯時光，從大堂內跑來幾個兵弁，指揮標兵又把范老英雄父女倆擁入大堂，另外一批標兵，把小勇們擁進甬道旁一間小小的營房內，看守湖勇們幾個標兵，一齊退了回去，接着門外人影一閃，走進一個袍褂整齊的彪形漢子，倒提一柄金背鬼頭大砍刀，一進門，把刀挾在脅下，代小勇們退去手腳上銖拷，很客氣的對小勇們說道，我是洞庭柳寨主部下鬼面金剛雷宏便是，柳總寨主在太湖已與你們黃堡主講和，所以連夜趕回，把你們從刀頭上救下性命，此刻我奉柳寨主同單大人的命令，當夜把你們四人先行放回，免傷和氣，還叫我同你們到太湖去拜見你寨主，面呈要信，外把已預備好五匹快馬，我就此陪你們出去罷，小勇們聽得半信半疑，一想這幾條命，已是從鬼門關上追回，再世爲人，怕他甚麼，立時同那鬼面金剛走出提鎮衙門，繫鞍上馬，一口氣跑出城門，鬼面金剛在前引路，連連加鞭，拚命疾馳，似乎比小勇們還要心急，恨不得一鞭就到，幸而這幾匹代步，驟聲真快，居然趕到堡前，剛剛過午現在鬼面金剛未敢擅入，在堡外候傳，先叫小勇們進來報告一切，並請不堡主要不要傳他們進來面遞信件，湖勇講畢，頭一個甘瘋子心上一塊石頭落地，先自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突又呵呵大笑道，何如，現在諸位可以明白了罷，黃九龍笑道，師兄說的時候，真不易領會，等到一見他們四人安然回來，就已瞧料幾分，現在據他們報告的情形，定是柳老道想走馬換將無疑了，但是其中也許別有狡計，倒也不得不防，現且見過這鬼面金剛，看他信內怎樣說法再定主意，師兄以爲何如，甘瘋子點頭道，好，叫他進來，四個湖勇領命轉身出去，一忽兒領着鬼面金剛進來，黃九龍一看鬼面金剛，居

纔出披着一身整齊袍褂，假充斯文，做出一步三搖的樣子走來，神氣非常可笑，同昨夜堡外交戰時節截然不同了；鬼面金剛一脚跨進廳門，一隻圓圓怪眼，先自骨碌碌四向一打量，然後向上作了一個連環大揖，走近幾步，粗聲粗氣的說道，在下鬼面金剛雷宏，奉洞庭柳總寨主的命，解上黃堡主暨各位英雄，面遞要信，順便護送貴湖四位好漢回堡，江彝情形，四位好漢定已得詳細報告，敝總寨主一番苦心，當也蒙堡主明鑒的了，現在還有敝總寨主一封親筆要信，命雷宏當面投遞，說罷，從懷內掏出一封信來，雙手獻上，黃九龍一拱手，接過信來，先不拆看，向雷宏笑道，有勞雷寨主親身到來，未曾遠迎，望乞恕罪，想雷寨主鞍馬勞頓，且請外面客廳寬坐，不嫌簡慢，務請在敝堡用過午飯再去，讓在下同敝師兄們看明來信，如要覆信的話，就順便托雷寨去費神帶回，雷宏慌答道，不敢叨擾，倒是回信務請見賞，以便回報，黃九龍一面答應，一面指揮得力頭目陪雷宏到外廂款待，雷宏出去以後，黃九龍把手上一封信送到甘瘋子手中，笑道，湖兄且看這牛鼻子有何話說，甘瘋子一笑，把信拆開，攤在桌上，同眾人細看，只見上面寫道，太湖堡主九龍閣下。化干戈而爲玉帛。泯嫌隙以召祥和。宏謀遠略。欽佩至深。詎意整族旋旆。

正值范高頭等轅門投首。摩霄愛屋及烏。不念舊惡。力爲挽救。幾至舌敝唇焦。始獲單將軍首肯。並先釋責湖四健兒回報。藉釋遠懷。耿耿此心。當荷洞察。閣下英武軼羣。燭微知著。定能推己及人。當仁不讓。以副區區之微忱焉。爰貢寸箋。敬俟後命。洞庭柳摩霄拜手。

衆人看罷，甘瘋子先自呵呵大笑道，取瑟而歌，吾在弦外，果然不出俺所料，你們看他信內雖不明說走馬換將，可是信內『推己及人當仁不讓』兩句話，已包括無遺，看不起這牛鼻子也有如許心計，在他以爲有范老丈女挾制我們，不怕我們不釋放洞庭各寨主，哈哈，既然如此，俺倒偏要顯個神通，同他開個玩

笑，非教他服輸到底不可，才識得俺甘瘋子的手段，說罷，退坐椅上，脖子一仰，兩眼望着屋樑，只管出神，衆人不知他有何用意，惟黃九龍王元超深知這位師兄事事遊戲三昧，獨斷獨行，雖料他此時暗籌奇計，想折服柳摩霄，又犯着他怪僻好奇的性子了，但是在黃九龍等一般意思，只要願全得范老頭子父女兩條命，也不願再計較短長，當下向甘瘋子笑道，柳摩霄信內無非要求我們釋放他幾個部下，其實俺們並不願與他固結深仇，只要范老丈父女安全回來，走馬換將，也未始不可，不過其中蓋赤鳳是東方兄弟的仇人，萬難釋放，好在蓋赤鳳也非洞庭嫡系，人已殘廢，柳摩霄心狠手辣，未必再戀戀於他，只說當場格傷，早已亡命，就可搪塞過去了，甘瘋子微微點頭，忽然一躍而起，一疊聲喊侍立湖勇取過筆硯，提起筆來，聽七七就在來信後面空白上，龍飛鳳舞的批了幾行字，然後擲筆大笑道，這樣就可回覆他們了，衆人看時，只見寫着『示悉。謹於明晚月上。陪同貴湖諸好漢。候教柳莊。龍拜覆』，寥寥幾個字，王元超道，這樣最好，柳莊在我範圍，不怕他們另做手脚，又不怕他們不乖乖的送范氏父女來，甘瘋子笑道，天下事逃不出一個『理』字，一個『勢』字，柳摩霄起初妄想暗襲湖堡，是虧於理，現在要救自己幾個羽翼，沒奈何忍氣吞聲，情願救下仇人的命來，掉換被擒幾個寨主，還是屈於勢，所以凡做了虧理的那，到後來沒有不屈於勢的，話雖如是，俺聽滕老丈所講江蕩情形，單天尊那邊似乎添了幾個能手，難保不另生鬼計，俺決定在今晚獨自一人到江蕩去探一番，順便會會少室山人，免得他久盼滕老丈的回音，倘然機會湊巧，也許能够行我密計，甘瘋子語音未絕，東方杰挺身而出，向甘瘋子道，在下情願跟甘老英雄走一途，順便叫俺舍弟一同來堡聚義，也可同斬仇人之頭，稍洩心頭之恨，黃九龍大喜道，倘蒙令弟光降，本堡又添一個得力臂膀，真是萬分歡迎，不過俺師兄同東方兄都熬了一夜，怎又要遠遠的再跑一跑，未免太累了，甘瘋子

微微一笑道，你們恐不知道俺今夜前去的意思，爲范老丈的事，說不得只好多受點累了，東方兄既然願意同去，也好，但是二人已足，你們千萬謹守湖堡，靜候俺的消息，無論俺到江寧順利與否，在明天午前必定趕回便了，黃九龍王元超聽他口氣，已有點明白他師兄前去的用意，其餘雲中變鳳東方杰，聽得甘瘋子說話若明若昧，還以爲無非暗地偵探一番便了，午後，黃九龍獨自走出外廂，敷衍了鬼面金剛一陣，把批好原信交他帶回，又叮囑幾句，然後叫幾個頭目直送雷宏到三座廂外，珍重而別，雷宏走後，甘瘋子東方杰二人在堡中飽餐一頓，就別過衆人也向江寧進發去了，廬上就只有雲中變鳳同王元超黃九龍陳憲談談說說，黃九龍忽然想起雲中變鳳也熬了一夜，應該讓他們休息休息才好，可是女流之輩，堡中並無伺候女僕，怎好留宿，如果請他們仍回柳莊去，那邊主人不在，供應難週，殊非待客之道，這一件小小瑣事，倒有點爲難起來，那知黃九龍這樣爲難，有一個體貼入微的王元超，早已代他師兄佈置妥貼了，他們正在廬上談話，忽見一個湖勇領着兩個年老女人，另一個湖勇抗着兩副舖蓋捲兒，一同進來，黃九龍愕然莫名其妙，王元超忙笑道，這是小弟差人到柳莊叫來伺候兩位女英雄的，黃九龍大喜，心中委決不下的事立時解決了，呂氏姊妹原認識這兩個女僕是范宅的人，而且兩副舖蓋也是在范宅用過的，忙向黃九龍致謝道，堡主何必這樣費心，愚姊妹仍到柳莊去寄宿，也是一樣的，王元超忙接口道，那邊冷清清如何使得，愚兄弟有事請教也覺不便，黃九龍也笑道，此間專爲接待賓客的屋宇很多，兩位不嫌簡慢就是，說罷，立時指揮湖勇打掃一間精緻客舍，領兩個女僕先去佈置起來，一久兒佈置妥貼，呂氏姊妹也就不容氣，道聲打擾，同黃九龍王元超別過，走向客舍休息去了，黃九龍王元超先到後面探看膝蓋，一看膝蓋氣息沉沉，聽虎兒也守在牀前枕臂而臥，不敢驚動他們，退出來，回到監禁被擒各強徒廬所查勘一遍，叮囑各頭目幾句，也

就各自回房，略事休息，王元超一走進自己房內，猛想起那冊祕笈同呂氏姊妹在柳莊閃爍的言語，急把藏好的祕笈拿出來，拆開外面密密的封裏，赫然露出兩本古香古色的祕笈來，翻開書頁，一行行的蠅頭小楷，還加上密層層硃批，中間又畫着不少式，但是這時王元超無暇細細研究，只惦記着舜華瑤華的輕聲淺笑，思索着她們對自己若有情若無情的舉動，又想起自己在家中對兄嫂斬釘截鐵的說過誓不再娶，未免一顆心突突發跳，忐忑不寧起來，一個人坐在牕前，棹上攤着書，無意識的把兩本祕笈一頁頁的翻過去，書上一行行蠅頭小楷，罰簪也沒有半個字看進眼裏去，翻來翻去，一本書將要翻完，驀地眼前一亮，似乎書內夾着一張狡黠的信箋，同時一陣非蘭非麝的幽香，也從書縫內透洩出來，中人欲醉，忙把翻過去的幾頁，又小心地翻過來，果然從書內抽出一張妃紅的精緻湘箋來，王元超見到這張湘箋，就想起在赤城山彌勒廟內，那晚一陣微風，簾上發現一張信箋，同這張湘箋顏色尺寸一模一樣，這樣就可明白這張湘箋是誰夾庵書內的了，王元超這一喜非同小可，先不細看箋上有字無字，忙迅速地跳起身來，先把房門砰的一聲關好，再回到牕前坐下來，把那張湘箋仔細一看，只見上面寫着幾行簪花小字，題着一首小詩，低聲吟哦道，

玉宇舞嫦娥。皇皇日月梭。

下有夢俠女。英氣漸消磨。

王元超把這首詩反覆吟哦了十幾遍，覺得詩中意思，於自己沒有多大關係，雖然認得字跡確是雲中夢鳳的手筆，但是看出語氣，無非平常寄感的意思，把王元超一顆滾熱的心，霎時像拋在冰桶裏一般，正想攪在一邊，猛然又記起昨晚同夢鳳在柳莊候敵時際，夢鳳曾經叮囑過，如看祕笈時不要與人同看的一句話，又覺得事非偶然，這首詩定有深意，這樣一想，把棹在冰桶裏的一顆心，仍舊撈起來，擱在火爐上去了，等

他二次把那首詩箋攤在棹上，聚精會神的把二十個字，一個個推敲起來，總算虧他，精誠所至，上可格天，居然被他參透玄機，豁然貫通，喜得他忘其所以，拍案驚呼，幸而門外無人，春光尚未洩漏，已嚇得他，你道他暗暗吐舌怎樣參透詩中暗藏機關，原來這首詩總共祇二十個字，十字一行，兩行並寫，不留意看去，無非隨意做的一首截句，仔細一看，中間却嵌着方方正正四個字最要緊，與王元超最有關係的字，這字非別，就是『娥皇女英』四個字，娥皇女英是兩個女人名字，也是虞舜的一后一妃，却好又同胞姊妹，雲中鸞鳳故意把四個字嵌在一首不相干的詩內，明明是說我們姊妹，願效古時娥皇女英共事你一人，這樣天外飛來的喜事，又是一箭雙鷹，怪不得王元超驚喜欲狂了，但是王元超這擋口，兩眼直勾勾的注在詩箋上，鬚髯在夢裏一般，只管呆呆的出神，心裏反而弄得七上八落，不知如何是好，正在這樣出神時節，忽然卜卜的敲門聲一驚，忙把詩箋折疊起來，貼胸藏好，再掩好祕笈，然後假步睡醒模樣，把門一開，却是黃九龍笑嘻嘻跨進門來，手上舉着一枝女人頭上的鳳釵，笑道：這就是呂舜華頭上的東西，昨天交手時節拿了過來，現在倒後悔起來，一時又不便當面還他，現在已經轉敵爲友，一發不能現出一點輕視之態，這事只有請老弟費神，代愚兄想個婉轉的法子交還她們罷，那知王元超見了這枝鳳釵，想到自己密藏着珍華舜華的鞋劍，和詩上機關，三面一印證，好像天賜良緣，這鳳釵鞋劍就是絕妙的文定之物，心裏這樣一琢磨，對黃九龍不免囁嚅了半響，尙答不出話來，黃九龍倒並不疑惑，以爲他代人送還這樣東西，也有爲難之處，不等他開口，又呵呵笑道：你不必爲難，你替我代還，總比我自己還她們容易些，老五，你多多費神罷，剛說到此處，恰好跑進一個湖勇，說外邊頭目有要事而稟，黃九龍一聽外面有事，就把鳳釵向王元超手上一塞，口內又說了一句費神，就匆匆出門而去，王元超看黃九龍去遠，一轉身，又坐在廳前椅上，手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隻妙目，水汪汪的注着他的身上，而且鼻尖嘴，似喜似嘖，王元超這一驚，非鬧小可，立時烘的澈耳通紅，心裏迷迷糊糊，四肢百骸如中了蒙汗藥一般，兩腳針在樓板上，可憐竟一步動彈不得，可是立在廳前的舜華瑤華，起初回到樓上碰着王元超，心裏原已預備了一番話，不料被王元超這樣一來，兩姊妹也像觸了電似的。喉嚨內也像堵住了東西，羞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了，你道舜華瑤華怎麼回來得這樣巧呢，原來白天她們倆在膝羣房內碰見王元超，看他面上那種尷尬神氣，就瞧料祕笈內的機關已被他看破，但不知道他肚內打甚麼主意，女孩兒家這種終身大事，何等重大，何況姊妹同心娥英一志，等到席散回房，姊妹倆暗一商量，越想越不安起來，結果想出一個偵探辦法，等到夜闌人靜，姊妹倆略一結束，向兩個女僕推說遊行堡外，賞覓月景，竟自變變飛出窗外，窠房越脊向王元超臥室尋來，巧不過王元超不約而同，也在這時飛身上屋，不過舜華瑤華初到，地面方向都不大清楚，堡中房屋又是依山爲屋，高高低低與普通房屋不同，兩方面一來一去，却非一條路綫，可是舜華瑤華因爲路境不熟，盤來盤去離自己住的所在還沒有多遠，忽見大廳屋脊上一條黑影，一溜烟似的向自己住的所在奔去，姊妹倆因爲距離頗遠，看不清那條黑影是誰，反疑惑是刺客一流，姊妹倆急回身追來，將近自己住的樓房，已見一條黑影從這邊樹上飛到那邊樹上去了，姊妹倆一矮身，伏在牆頭，看這人如何舉動，片時只見這人躡足一點，飛入樓內，却因此窗內燈光一晃，照見這人身影，不覺又驚又喜，喜的是並非刺客，原來是他，驚的是不知他來意如何，姊妹倆悄悄一打招呼，也照樣飛上柏樹，暗窺他作何舉動，却見他背身立在牀前，癡癡的出神，姊妹倆以爲他特地乘夜靜更深找她們當面商量，兩人一想，彼此都是俠義英雄，原不慮效俗兒女羞澀之態，趁此機會，何妨挺身而出，見他一見，姊妹倆同心以後，又故意施展一手絕算，乘他背身之際，輕輕飛入窗內，真像兩團棉花似

的毫無聲息，果然王元超，神遊角枕錦衾之間，一毫未覺，等到轉身觀面，大家楞楞的相對當口，舜華瑤華身不動，眼先却已照到牀上，看見了那個小盒子，姊妹倆都瞧料盒子內藏着自已東西，却又錯會了意，以爲王元超送回東西來，似乎好事不錯，所以嬌臉上帶着幾分薄嘖，偏碰着這位王元超並非憐香惜玉的行家，驀地相見，窘得說不出話來，可是這樣僵局，無非片刻之間，王元超決不能無言而別，到底還是他按定心神，向她們一躬到地，滿面惶恐的說道，深夜造訪，冒昧萬分，望乞恕罪，舜華瑤華齊聲答道，愚姊妹偶然外出，有失迎迓，亦是不安，但未知王兄駕臨，有何見教，這一問，已是單刀直入，王元超真有點不易回答，在他本意，盒子在暗地一送，讓她們同自己一樣在暗地猜想啞謎，心照不宣，將來再請月老出頭，成其好事罷了，不料現在鑼對鑼，鼓對鼓，雖然彼此都是俠義英雄，與平常世俗兒女偷偷摸摸大不相同，但是那時候禮教縛束何等謹嚴，越是好嗜嗜的好漢，越不能胡來一起，因此王元超被她們一問，又大僵而特僵，在舜華瑤華這方面，明知這一問人家不易回答，可是在這緊要關頭，幾句話就可訂定姊妹倆的終身的幸福，有不能不問之勢，恰好在王元超囁嚅難答之際，靠棹打盹的兩個女僕，聞聲驚醒，眯着眼睛，啊嚨一聲，直立起來，口內叨念道，該死該死，竟不知小姐們回來得這樣快法，一眼看見王元超，一身勁裝，立在牀前，悚然一聽，手足不知所措，其實王元超幸虧她們一陣打岔，肚裏已打定了主意，却又聽得舜華向那女僕笑叱道，不要噤聲，快去沏點香茗來就是，兩女僕連聲答應，邁開幾隻鯊魚大腳，蹣跚而去，這裏姊妹倆從新施禮遜坐，彼此又一陣謙虛，王元超乘此一轉身，拿起床上小盒，恭恭敬敬的擺在近身棹上，然後微笑道，小弟專爲此盒而來，順便向兩位拜謝見贈祕笈的美意，說了這句，頓了一頓，又輕輕的說道，小弟一片誠誠，盡在盒上。務請兩位恕余唐突，現在時已不早，就此告辭，這幾句辭不達意的話

，在王元超已是搜盡枯腸，自謂要言不煩的了，而且相對如坐針氈，說了這幾句話，就想脫身，不料那兩個女僕在這當口，手托香茗，分獻主客，其勢又不能不稍留，起初幸而女僕打岔，此刻又恨她多事了，這時舜華却比他老辣十倍，一面遞茶，一面眼波如流，已把棹中盒子上的字看得清清楚楚，那「永結同心」四個字的啞謎，也已深深嵌入芳心之中，登時嬌靨含春，情苗怒茁，尤其是剪水夢蘊，脈脈深注，恨不能揮退女僕，一籌衷曲，王元超這時也窺破對方神情，知己啞謎揭曉，佳人心許，頓覺心神交泰，豔語無備，却又戀戀不捨起來了，正在彼此相喻無言，領略溫馨的當口，猛聽得堡內瞭台上警鑼亂鳴，人聲嘈雜，王元超同舜華瑤華齊吃一驚，奔向窗口一望，只見廳前廣場上火燭冲天，聲聲大喊捉奸細，三人一聽趕緊一齊躍出窗外，飛上屋頂，四面一看，只見大廳屋脊上，有幾條黑影，捉對兒混殺在一起，王元超來不及同夔鳳打招呼，夔足一點，飛出牆外，一落地，直向前驟奔去，正轉過屏風，正與一人撞個滿懷，把那人撞得突突倒退，幾乎跌倒，定睛一看，却是癡虎兒，赤着膊一手抱着一條精鐵禪杖，手挾着兩柄寶劍，一見王元超大喊，我的王老師，教我找得好苦，我上不得屋，急得沒有法想，老師快上屋捉奸細去呀，王元超無暇理會，一看他手上寶劍，有一把正是自己新得的倚天劍，不由分說，奪過自己寶劍，一縱身，飛出廳外，再轉身一個旱地拔葱，直上廳屋，一看黃九龍白虹劍光滾滾，正與一個披髮頭大戰，還有滕韋仗着奔雷劍敵住兩個短小精瘦的漢子，都是一聲不響，啞聲兒拚殺，下坪上却是火球如籠，無數湖勇個個張弓搭箭大聲嘶喊，王元超知道滕韋剛才休養片時，精神還未復原，急一聲猛喝，向兩個短漢殺去，那知他一上前，那個披髮頭陀一聲口哨，同兩個短漢一齊拔首飛逃，滕韋大喊，這三個奸細真是江洋的惡徒，不要放他們逃走，那三個奸細本領却也不小，在屋頂飛跑，如履平地，後面黃九龍等也是一路飛追，首

尾相接，那披髮頭陀看得難以脫身，倏的左手向後一揚，便見兩個寒星迎面飛來，黃九龍哈哈一聲狂笑，喝道：「賊頭陀技倆不過爾爾，只覺肩微斜，一舉左手，疾伸兩指把迎面一點寒星鉗住，一看却是一支三棱毒藥鋼鏢，還有一鏢擦身飛向後面，正回頭叫聲五弟仔細，王元超已舉劍一格，叮噹鏢落瓦攏，這一來，腳下未免少停，三個奸細已由廳屋躍過側房，黃九龍心裏一急，就勢把鉗住鋼鏢向前一擲，鏢去如風，眼看中在頭陀背上，却又聽得叮噹一聲響，鋼鏢滑落，那頭陀沒事人似的依舊沒命飛逃，黃九龍倒也暗暗吃驚，知道他練就金鐘罩一類工夫，故而皮堅逾鐵，急忙脚步一緊，獵狗逐兔一般飛追過去。

第二十四回

了了恩仇俠士肺肝原鐵鑄
依依惜別佳人顧盼總情癡

前面逃的兩個短漢在前，頭陀在後，窳房越脊已逃到堡門不遠，不料前面遠遠一堵高牆上，現出兩個俏佳人來，各橫短劍，迎頭攔住，一聲嬌喝道：「賊徒到此，還想逃命不成，喝聲未絕，玉臂齊揮，鏢彈交下，這樣前後夾攻，三個奸細不由得魂飛胆落，前面兩個短漢，雖然矯捷非凡，禁不得鏢發連珠，彈如密雹，躲過了鏢，躲不了彈，一個心慌失措，腿肚上各中了幾顆蓮子彈，兩腿一軟，便一齊骨碌滾向下去，下面湖勇們一聲吶喊，一窩蜂趕將過來，便把兩短漢四馬攢蹄細將起來，那屋上還剩一個披髮頭陀，看得夥伴被擒，急得一聲怪吼，把手上一支蛟藤蛇棍，舞得呼呼山響，沒命的衝向前去，鏢彈像雨點般打在身上，竟一點傷他不得，直被他蹬上堡牆，跳落堡外，黃九龍王元超膝蓋華瑤華合在一處，一齊追出堡外，眼看他翻山越嶺，捷逾猿猴，直追出三座礮壘，將近湖岸，黃九龍首先追及，喝一聲賊頭陀還往那裏

胸，白虹劍電也似的向前掃去，那頭陀却識得厲害，並不回頭招架，只彎足一點，直竄出丈許遠，已到湖岸亭底下，一轉身，屹然立住，瞪着一雙圓彪彪的怪眼，把籐蛇棍拍的向地上一擊，大聲喊道，來，來，來，來，俺再與你戰三百合，教你識得俺飛虎頭陀的手段，黃九龍大怒，一聲厲喝，把白虹劍一挺，使個玉女穿梭的着數，連人帶劍，直擱將進去，飛虎頭陀却也了得，一個滑步，避將開去，一緊手中籐蛇棍，翻臂一撒，使個烏龍掃地，纏將過來，頓時劍如銀龍，棍似怪蟒，一來一往，鬪將起來，講到這飛虎頭陀本領原非小可，手上一支蛟筋籐蛇棍軟硬兼全，不懼寶劍，同黃九龍白虹劍足可支持一起，不過飛虎頭陀仗的是全身力槍不入，同窟房越脊的輕身功夫，講到劍術怎及得黃九龍內家精奇，十幾個招面以後，就顯得他手忙腳亂，只辦招架，步步後退，却在這時，王元超膝蓋華瑤華率領着許多湖勇一齊趕到，四面散開，包圍過去。飛虎頭陀一看不對，恰好被黃九龍劍光漸漸逼到水邊，那頭陀看得明白，哈哈一聲狂笑道，俺要失陪了，腳跟一墊勁，並不轉身，整個身子像箭也似的直向後面水皮上平射過去，卜通一聲，浪花一湧一落，那頭陀立時蹤影全無，黃九龍笑道，看不出這頭陀還精通水性，此人在單天爵那邊，早晚是個禍根，慢慢想法總有一天把他除掉，王元超道，今晚這三個奸細來得非常兀突，既然柳老道下書定約，怎麼又做出這樣冒昧事來，令人有點難以索解了，膝蓋華瑤華，都一齊稱怪，黃九龍笑道，今天差一點着了這頭陀的道路，說起來又要佩服我們大師兄的奇妙佈置，因為各處山寨的更樓瞭台，差不多都設在門樓碧口左右，獨有俺大師兄察勘此地形勢，教俺設在堡內最後最高處所，一直可望到十里開外，為全堡耳目，早晚更番守望，內設巨鉦號角金鑼三樣器具，火警鳴鉦，聚兵鳴角，遇刺客奸細鳴鑼，火生何處，兵來何方，刺客多少，只要辨別聲音，細數數下，就可明白，別處山寨的更樓瞭台，往往設於寨堦前面，易為

奸細所制，一進門，先把更夫膝穿細縛起來，可以爲所欲爲了，今晚這賊頭陀同那兩個猴兒般的漢子，一進堡就把看守門樓上的幾個湖勇用鷄鳴香薰翻，翻了手足，萬不料他們後面瞭台上，正有一個頭目帶着四個湖勇上台替班，早已借着月色看清門樓上有三個鬼鬼祟祟的黑影，直向廳屋奔來，立時鳴鑼如雷，驚醒大衆，接着又是鑼七七三下，俺就知道來了三個奸細，急急奔出，提劍跳上廳屋，正把三個奸細截住，就殺起來，一會兒，滕老丈同你先後到來，把他們殺跑，可是沒有兩位女英雄賞他們幾顆連珠彈，那兩個瘦漢輕身功夫着實可以，恐怕同賊頭陀一起跑掉了，俺總以爲柳摩霄吃苦頭，暫時定然無虞，那知稍一疏忽，幾乎着了道兒，這三個奸細不言而喻，定是想劫奪被擒的幾個洞庭寨主，不過細想起來，柳摩霄何至於這樣冒昧，恐怕其中另有別情罷，滕鞏道，好在我們已擒住兩個，不難從這兩人身上討出口供來，黃九龍王元超齊聲道，對，俺們就此回堡審他一番，說罷，一齊回轉堡中，就在大廳屏風前站起兩行臂膊粗的大燭，橫列一張長棹，蒙着火紅錦幃，上面設了一排虎皮交椅，黃九龍居中，滕鞏舜華瑤華王元超癡虎兒依次坐下，後面侍立着一排頭目，左右雁翅般排着幾十個抱刀湖勇，倒也威風凜凜，不亞如森羅殿上，黃九龍喝一聲帶奸細，階下春雷價齊聲答應，登時一陣吆喝，簇擁着兩個反剪的短小精悍的漢子來，擡到公棹下面，兩漢腿上雖然吃着蓮子彈，依然精神弈弈，挺立如山，黃九龍等仔細一打量，兩漢身材面目，長得一模一樣，却無兇惡邪氣，不禁暗暗稱奇，黃九龍劍眉一挑，碎的一聲以拳抵棹，厲聲喝道，你們二人姓甚名誰，籍貫何處，受何人指使，來此意欲何爲，快快從實招來，如有半句虛言，立時叫你身首異處，那知道兩人聽得黃九龍一番叱問，滿不在乎，只各人瞪着兩對點漆似的眼珠，目光灼灼只管打量上面坐的幾個人，看到滕鞏，兩人露着微笑，互相目示，口中一陣唧唧啞啞，不知他說的是甚知，滕鞏早已看清這

兩人，在大戰提鎗衝門時節，同紅娘子交手的就是這兩個人，忙向黃九龍耳邊低低說了幾句，黃九龍微點頭，心裏也打了一個主意，却又故作怒容，一聲大喝道，該死的東西，既然被擒，還不俯首乞命從實供來，難道不怕死嗎，黃九龍一聲喝畢，兩人仰天打了一個哈哈，脖子一伸，似乎表示伸頸就斃的意思，口內依然一聲不響，黃九龍猛的一抬身，鋒的一聲掣出那柄白虹劍來，右臂一伸，閃電似的一道白光，奔向兩人中間，亮銀似的劍鋒，倏捲倏舒，宛如怪蟒吐信一般，頓覺冷氣颼颼，逼人眉宇，兩人初見這把奇異長劍，不出的臉上顯出驚惶神氣，向兩旁一躲，一忽兒又睜眉瞪目，露出強項態度，各把脖子伸得長長的，向劍鋒奔湊過來，黃九龍哈哈一聲大笑，只一掣，那把劍縮了回去，依舊盤在腰間，兩人詫愕之間，黃九龍托地一躍，隔棹跳將出來，親自把兩人綱索解去，向兩人一豎大拇指，呵呵大笑道，兩位端的英雄了得，俺們恨的是單天爵擅作威臨，居心叵測，柳摩霄無端侵犯，情理難恕，同諸位有何怨仇可言，而且俺可以斗胆說一句，單天爵無非用勢力，耍手腕，來攔絡江湖好漢，助他多行不義，柳摩霄也是一鼻孔出氣，無非互相利用，講不到義氣兩個字上去，兩位一驗英雄氣概，怎麼也被他們利用，實在可惜之至，說到此地，連連歎息，這時滕童王元起雲中夢鳳也一同下座，同兩短漢施禮，一面指揮湖勇撤去公案，請兩短漢高坐，這一來把兩漢弄得莫名其妙，苦於啞吧說不出話來，急得連連反手指口，唧唧啞啞的一陣亂嚷，黃九龍等這纔明白兩人都是啞吧，未免肚裏暗笑，却又一時想不出探他口氣的法子，眉頭一縐，想了一個計翻，問兩人能否以筆代口，那知兩人原是鄉下老憨，認得西瓜大的幾個字，怎能筆談，除却寫出嚴東關祝一郎祝二郎幾個字外，只急得兩人蹙手亂搖，可是啞吧也有通談的門道，只看他伸出兩手，東一指，西一指，比劃了半天，黃九龍等沉住氣，領會他比劃的意思，居然也略略懂得一點大概，知道這兩人同單天爵

柳摩霄認識得沒有幾天，對於單柳兩人行爲一概不知，又從這兩人面上神氣，看出對於自己非常欽服，又看得兩人一種誠懇之態，武藝也算不差，頗有聯絡之意，恰好滕鞏王元超也有此心，說話之間，把單天爵柳摩霄惡劣行爲，盡情說了一番，勸兩人不要助紂爲虐，沾污了自己江湖名氣，又從話裏套話，勸他們在湖邊盤桓幾時，多結幾個朋友，這樣三言兩語，尤其是講到彼此武功，說得兩人五體投地，兩人互相唧唧一陣，倏的立起身來，向黃九龍拜伏在地，黃九龍大喜，忙兩手扶起，極力安慰一番，又向兩人說明白武功宗派，同座幾個人的來歷，兩人格外必悅誠服，高興非凡，但是黃九龍想打聽范高頭父女情形，同單天爵叫他們來堡是何主意，因爲東關夢啞初次見面，啞吧的手勢不熟，雙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難以完全瞭解，只可暫時罷休，等二師兄回來再定主意，當晚就請東關夢啞在客館睡了一宵，第二天衆人只盼望甘瘋子到來，那知望到日影過午，還是消息沉沉，個個焦急非凡，黃九龍心想二師兄決不致失陷在單柳二人手上，再細細向東關夢啞打探，問他們在江寧有沒有看到甘瘋子這般模樣的人，夢啞一味擺頭搖手，再問范高頭父女是否關在監牢，夢啞又把手亂搖，黃九龍索興一句句的探問，看夢啞搖手與不搖手，來猜度江寧的消息，這個法子倒也不錯，比較昨晚毫無頭緒的進步得多了，果然從這樣一問，搖手裏，探出驚人消息來了，黃九龍問到范高頭父女既然不關在監牢，難道柳摩霄因爲要掉換幾個寨主，待如上賓麼，夢啞又把頭搖個不住，衆人驚異起來，夢啞看得衆人驚異，肚內明白，恨不得剖腹相告，却苦於說不出來，祝一郎低頭一想，忽然伸開左臂，緊着大姆指同小指，中間三指握得緊緊兒，又把自己頭髮揪下幾根來，用右手拈了一根，在大姆指上纏了幾道，又在小指上照樣纏了一招，纏畢，把大姆指同小指向棹上一抵，兩隻眼却骨碌碌向衆人亂轉，口內大聲咕咕吧吧的嚷了一陣，似乎叫衆人注意他兩個指頭，黃九龍等不知他

是何用意，幾乎要笑出來，忍住笑，看變戲法似的看他做出甚麼把戲來，祝一郎却凝神望目的把左手兩指，眠在近身棹邊以後，突然伸長右臂，一俯身，從右面棹邊底下，也昂起一個拇指，一個小指來，昂起以後，猛可裏兩指一躍而出，發瘋似的把右手兩指，搭在左邊眠下的兩指上，一陣爬剔，鈎去髮絲，四指相合，疾躍而起，在棹面一蹶一跳，同右面棹邊跳下而沒，祝一郎表演這番指頭活劇以後，向眾人又是一陣唧啞，似乎問眾人明白不明白，但是眾人如何能明白，只你看我，我看你，繃着眉，瞪着眼，想不出所以然來，只笑倒了舜華瑤華姊妹倆，背轉身，抿着嘴，吃吃的笑個不止，這當口，癡虎兒也坐在膝叢肩下，這位傻哥，有時却比聰明的還聰明，驀地跳起身來，拍手大笑道，俺明白了，眾人忙問你怎麼明白，癡虎兒大笑道，妙，妙，范老丈父女已逃出江寧了，眾人大驚，忙問怎講，癡虎兒笑着向祝一郎一指，大聲道，這位起初用頭髮網住左手拇指同小指，大約是代表范老丈父女被他們細縛起來的意思，大指是范老丈，小指是紅娘子，後來右手兩指，也是一老一少的兩位英雄，把范老丈女救走了，眾人一想，果然很像，祝一郎祝二郎聽得癡虎兒說得不錯，滿面欣悅之色，連連向癡虎兒翹着大拇指，眾人看勢確情形，可以證明范老丈父女確已被人救走，個個驚喜非凡，膝叢說道，這樣說起來，救范老丈的老少英雄，定是少室山人師徒二人了，但是甘老英雄同東方杰怎麼還不見回來呢，就是少室山人救出范氏父女以後，也應急速到壘才是，此刻都未到來，恐已另生枝節，說還未了，急急趨進幾個湖勇，大聲說道，范老英雄們回來了，眾人大喜，忙一齊迎了出去，將出廳門，已見一羣人從廣坪甬道上過來，爲首一個白面長鬚，道冠朱履，料是少室山人，緊跟着范高頭父女，却都衣冠不整，滿面頹喪之象，最後却是東方杰，陪着一個氣概昂藏，背負長劍的少年，眾人迎下台階，恭身肅容，黃九龍首先趨上一步，向少室山人施禮道，久仰道長

名，今日得蒙光降，又荷搭救范老英雄，實在感幸之至，兩人揖讓之間，滕叢已一把抓住范老丈手臂，嗚咽得說不出話來，舜華瑤華也握着紅娘子互相對泣，范高頭一跺脚，大聲說道，老朽萬不料死裏逃生，還能見衆位一面，沒有這位道長師徒二人相救，這幾根老骨頭，早已同亡殯相見黃泉路上了，說到亡殯兩字，後面紅娘子已頓足嚎啕起來，却又想起此地並非自己家中，忙又極力忍住，只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向衆人哀哀欲絕，舜華瑤華一邊一個，把他挾上台階，跟着衆人一齊走進廳內，湖勇們忙調椅添座，分獻香茗，衆人又重新一一施禮，依次落座，紅娘子起初進來，只顧哭泣，並未留神，此時抹乾眼淚，四面一看，猛見癡虎兒眉上坐着兩個異樣短瘦漢子，正是江寧血戰時，用兩柄匕首絆住自己的兇漢，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也不問如何會坐在此地，倏的躍起，戟指叱道，這兩個兇徒，正是江寧一黨，如何在此，快把他綁起來，范高頭聞聲驚視，似乎也依稀認得，剛想啓問，膝蓋忙立起身來，兩手一搖，向范高頭父女婉轉說明情由，東闔夢啞有口難言，只向范高頭紅娘子作揖謝罪，少室山人，也從中解圍，說了既往不咎，不知不罪的話，紅娘子無奈，只好把氣壓了下去，黃九龍向東方杰問道，俺們二師兄怎的沒有同回呢，少室山人不等東方杰答言，向衆人微笑道，其中詳情，貧道奉告罷，貧道師徒二人，自從與滕老先生分別，俄然回到提鎮衙門，暗地裏探看，只見單天爵的一般狐羣狗黨，已經教熄後堂火苗，打掃淨大堂前庭首，在大堂上設起公案棹，標兵胥吏排列得威武異常，我們知道要審范老先生了，果然，一忽兒單天爵頂禪爐坐出堂來，後面擁着許多不三不四的江湖人物，這番情形，俺知道先回湖的四位貴堡好漢，已報告得詳細，毋庸多敘，那時范老丈臨刑擋口，幾乎把俺們急死，急得不管好歹，先用屋瓦延宕一陣，萬不料幸而這樣一延宕，柳摩訶不先不後到來，大喊刀下留人，俺們起初詫異非常，猜不透是何用意，後來在單天爵

密室上面，聽得柳摩訶說出在太湖失敗，失陷了幾個寨主，要彼此掉換的話，才明白他們的鬼計，那時俺師徒倆分頭去尋找范老先生監禁所在，想看看有無下手機會，那知踏遍牢獄，一間間仔細探聽，竟無范老先生的踪影，却在一間營房上面，聽出一個自稱鬼面金剛的人，同賈堡四位好漢說話，一忽兒五人出衙，騎着快馬走了，那時天已大亮，知道范老先生已無危險，可以暫時離開，於是俺師徒倆包好兵刃，蹣跚下屋來，仗着無人認識，大大方方走出城來，俺們寄寓所在，是城外一個破廟內的觀音閣，這座破廟，香火毫無，除出幾個乞丐，在大殿角落裏煨狗肉，捉蟲子以外，終年看不見人影的，尤其是廟後那座觀音閣，因為沒有樓梯，闕外人跡不到，俺師徒二人，寓在這種地方最好沒有，那知天下真有意想不到的事，俺師徒倆剛飛身入閣，突見范老先生父女兩人，垂頭閉目盤膝而坐，俺們大驚，還未開口，范老先生父女已拱手起立，悄悄呼出俺師徒賤名來，又遞過一個紙條與俺，俺一看上面寫着：

『別來無恙。匆匆未能謀一面。甚歉，范氏父女請挈之回湖。甚感。甚感。飄奉啓』

我一看恍然大悟，原來就是賈堡主的老師陸地神仙，不是他老人家，那有這樣廣大神通，還記得那年我雲游雲南，碰見他老人家一次，深蒙他殷殷循誘，時刻銘心，講起來，我也可算他老人家的私淑弟子，可惜他老人家不知爲了何事，這樣神龍見首不見尾，竟不能謀一面，當時我們問范老先生老人家怎樣能在青天白日救出兩位來，少室山人說到此處，范高頭接着勸了一口氣說道，到現在我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像他老人家的本領，才算得絕頂功夫，俺父女倆起初自問必死，想不到柳摩訶異想天開救下仇人的命來，弄得老朽如騰雲一般，等到被他們推推擁擁闖入後面一座地窖子裏，似乎地窖裏面是條狹長的地道，却是漆黑一片，看不分明，而且依然腳餘手拷，轉動不得，隔了不到頓飯時光，忽覺眼前白光一閃，一陣風拂

面而過，就聽到耳邊有人說道，我來救你們二人出去，說了這句，就覺得那人用手在鏢榜上一拂，立時寸斷，但是俺父女手足都已麻木得不能動彈，寸步難移，那人似已知道，又替俺們略一按摩，立時四肢回復過來，跟着那人走出地窖，一看這人鬚眉奇古，體貌清澀，真是一派仙風道貌，令人肅然起敬，俺那時還神志未清，認不出就是令師，正想倒身下拜，他老人家向地窖口七倒八歪躺著許多兵勇一指，說道，這般人暫時被我點了睡穴，不久即醒，快跟我走，免再妄動干弋，說到此處，遠遠有人聲到來，他老人家不由分說，像擲小雞似的一手一個，把俺父女兩夾在脅下，立時騰身而起，只一起一落，就飛出好幾層屋脊出去，這種輕身功夫，不是目見，誰也不信，俺一眨眼，便在衙外僻道內，他老人家依然把俺父女兩夾在脅下，飛出城外，直到觀音閣上，始放下俺們來，這一路飛行，俺只覺天風貫耳，有眼難睜，宛如騰雲駕霧般，片刻之間迷迷糊糊就到了閣上，那時曉日初升，衙內街上，豈無人見，何以他老人家一路自在飛行，毫無阻礙，現在俺還疑惑是仙人縮地之法，並非輕身功夫哩，少室山人大笑道，沒有這種功夫，還能稱陸地神仙嗎，可是功夫還是，我們淺薄未能窺其祕奧，便疑為神仙一流，其實古時蟲隱娘空空兒虬髯公摩勒之類，都有這種功夫，大約身法步法快判極點，便似電掣雲馳一般，即使有人看見，只見一道白烟而已，至於單天爵那邊，他老人家能够青天白日，出入自如，定有奇妙佈置，一半懾於他老人家的威名，那敢輕捋虎鬚咧，范高頭道，可不是，那時他老人家在觀音閣上，把俺放下，俺才認清就是多年不見的老友，俺格外驚喜異常，他對俺們說道，我們在此相見，也是事有湊巧，可惜俺有要事在身，未能送你回湖，好在少室山人師徒二人不久即至，請他們送你們回去好了，單天爵那兒俺已有警告，地窖裏面也有佈置，一時尚不致發現，此地又異常僻靜，暫時可以無虞，你們等到今晚夜深人靜時，再同少室山人回湖去好了，說罷

，掏出兩顆丹藥，同一封信，一張紙條來，把兩粒丹藥賞俺父女倆每人一顆，說是你們父女兩人，急症傷肝，一夜苦戰，元氣大傷，吃了丹藥方免疾病，這一封信，囑咐回湖後面交甘老英雄，一張紙條交與少室山人，吩咐清楚，俺父女正伏地拜謝，那知一抬身，已不見他老人家的蹤影了，那時俺父女倆身體疲乏已極，困餓交攻，忙將丹藥吞下，盤膝定神，果然丹藥如神，非但不知飢餓，而且精神陡長，後來這位道長知道這種丹藥名做辟穀丸，是用深山千年黃精，和茯苓何首烏等寶貴藥材造煉而成的，我們吞下丸藥沒有多久，這位道長同這位東方豪兄果然到了，我遞過那張紙條，彼此就在閣下席地而坐，商量晚上依照陸地神仙指示一同回堡，又問起滕叢老弟，知道也蒙少室道長搭救才能脫險，只可惜那鐵槩馮義碎身殉主，尸骨無存，邊說邊又老淚縱橫，仰天大哭，紅娘子也伏身抽咽起來，衆人又紛紛勸住，勉抑悲聲，又繼續說道，俺們四人在觀音閣上商量定當，先由少室道長師徒二人，從新翻身進城，探看動靜，順便購買一點治飢食物，到了日落燈上，回轉閣來，却多了兩人，原來少室道長出城回來，湊功路上碰着甘老英雄同這位東方杰兄，他們手足相逢，果然喜出望外，就是道長同甘老英雄也是多年闊別，重逢舊雨，一同邀到閣上，見着老朽父女，又是一番驚喜，據甘老英雄意思，想在走馬換將以前，出奇制勝，獨力救出老朽父女，使單天爵柳摩霄無可挾制，失敗到底，萬不料令師略一舉手，就把老朽父女救出來了，其實甘老英雄劫江奪去的當口，並不對諸位說明，正是他別存深意，體貼入微之處，他完全因爲老朽活了這麼大，從前江湖上也有點小名氣，不幸在江寧跌翻在後生小輩手內，還同着一個青年婦女，被人挾制着，走馬換將，何等難堪，所以他立意要在事先把老朽父女搭救出來，這番深情厚意，叫老朽父女如何報答，但是這位甘老英雄當老朽掏出陸地神仙手扎來，他接過拆開一看，猛下裏，把手上一封信向老朽一擲，匆匆說聲請轉交俺

師弟們一看便知，此刻俺有要事，恕不奉陪了，說着，舉手一拱，一躍身飛出閣外，走得無影無蹤，他這樣一走，真弄得俺們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信內有如何要緊事，使他走得這樣慌忙，范高頭邊說邊把那封信拿出來，送與黃九龍，黃九龍就把自己師父的手諭，攤在棹上，與衆同觀，只見上面寫道，

「余自雁岩來。湖堡近狀。甚悉。單柳癱瘓疾。不戢將自焚。世事不可知。干戈將匝地。汝輩當務其大者遠者。毋負此大好湖山。使先賢先烈竊笑於地下焉。近有要圖。需瘋子。速來甯毋忽。

來春雁岩之會舉行於堡。汝師母將與會。事無巨細，悉取決於是，范翁長者。宜加優禮。少望翁功行精進。宜勸求救。潛蛟誼厚。從龍湫甚勤。癡虎純孝堅苦。天生鐵骨。汝輩加以啓迪。當嶺然露頭角。雙鳳覽處可喜。返命時。元超當隨行報使。師母有所命。弗辭。餘事九龍便宜行之。

不贅。飄字」。

衆人一同看罷，凡在信內提及的幾個人，各有不同的表示，范高頭自是感激，少室山人自然謙讓，滕童看得贊揚兒子，也是暗暗欣幸，惟獨舜華瑤華王元超三人，心裏起了一稱莫名其妙的感想，著此以目示意，暗示我們三人的婚姻，竟似鬼使神差一般，事事都有然而然的湊在一起，信內又單單差王元超同她們隨行報命，並不願慮到男女同行不便的一層，豈非怪事，但是衆人倒也並不注意，當下黃九龍笑道，我同五師弟回堡以後，原有專函到靈岩寺四師弟處，通知一切，所以做老師知道此地情形，可是做老師到靈岩，四師弟回信沒有提起，想是新近的事，何以匆匆又到江寧，信內還說近有要圖，需二師兄相助，未知究係何事，付度函內大意，明年湖堡盛會，師母也要駕臨，倒是一樁希罕事見，難道兩位老人家已和好如初嗎，范高頭搖頭道：這倒未必，據老朽猜想，此番令師匆匆赴寧，或者就因為多年沒有解決的事，已有眉

目，不久就可解決，又預料此事解決以後，夫妻定可和好，所以信內說明來年千手觀音與會的話，看起來定是此事無疑的了，聲華黃九龍王元超齊聲問道，此事日前老丈也會提及，究竟其中有何糾葛，老丈可否見告，范高頭連連搖手道，不能說，不能說，此事奇特得很，不到可說的時候，萬不能說，何況老朽所知，也是一點影兒，何敢亂談，據老朽所料，明年此地盛會，他們兩位老人家必定當眾宣佈，圓滿解決，那時諸位就可明白，現在且把遺事放在一邊，老朽以刻想和衆位暫行告辭，同小女回柳莊一行，亡婦不幸，尸骨難同，小女也因設靈成服，剪紙招魂，稍盡夫妻之義，言罷，又蘸蘸淚下，垂首無言，紅娘子修的立起，一邁步，趨向下面衝着黃九龍淚流滿面的跪在地下，嗚咽說道，堡主大仁大義，可憐未亡人丈夫死得悽慘，不報此仇，誓不做人，昨晚未亡人一時急痛神迷，幾乎把老父同羅入難，罪送惡讓賊手，此刻想來，兀自心驚肉跳，現在未亡人只求堡主善觀老父，使他長受堡主愛護，得保天年，夫亡人來生定當變牛變馬，報答不盡，至於未亡人性命，早已置諸度外，無論遲早，不計利害，誓必手刃仇人，然後甘心，這時黃九龍驚慌失措，不便用手攙扶，只可也遙遙對跪，口中連連說道，姑奶奶千萬不要如是，一切事都在我黃某身上，快請起來，恰好雙鳳已飛步近前，把紅娘子從地上扶起，衆人又紛紛勸說一番，黃九龍立起身來，略一沉思，便向身旁湖勇低低囑咐了幾句，幾個湖勇領命趨出，然後向范高頭說道，老丈同姑奶奶回莊設靈，自是正理，就是我們，也要執紼告奠的，但是兩位飽受虛驚，精神太乏，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報仇有日，還請節哀保身爲是，至於設靈招魂一切瑣事，我已着人預備去了，老丈同姑奶奶極且在敝堡屈居一宵，明晨我們一同陪老丈回莊便了，范高頭明白黃九龍這番厚意，恐怕他回去睹物傷情，尤其是女人心窄，難免發生意外岔兒，堡中人多，又有雙鳳勸慰，自然好得多了，范高頭想到人

家體貼周至不覺感激涕零，只可連連拱手道謝，紅娘子早由雙鳳扶入她們住的樓上，細細勸慰去了，這裏黃九龍又說起柳摩霄走馬換將的事來，且看他今晚換不出人來，如何下台，少室山人笑道，這事想起來，還有點不明，昨晨貧道師徒同范老先生父女，後來又添上東方杰兄，因為慎重一點，在觀音閣上足足守了一晝夜，直到今天丑時正，才促程趕來，在閣上淹留時節，我師徒二人進城打探幾次，似乎提鎮衙門靜悄悄的沒有動靜，城門口也無兵弁盤詰，却因白天未便進衙，竟探不出實在消息，但是昨晚此地又鬧奸細，難道單柳二人發現范難先生走後，也派人到此，想依樣畫葫蘆不成，這時東闕變啞在座，從旁聽得，連連搖手，表示所說不對，却又無法說出實情，衆人只可一笑作罷，少室山人接着笑道，柳摩霄今晚又是一個難題沒有交卷，可是依貧道愚見，正與尊師相合，罪止爲首，似可不爲已甚，黃九龍連連點頭道，道長所見極是，且看他們來意如何便了，這時東方杰正同他兄弟嬌妮清談，忽聽得少室山人說到這上頭，二人突然計上心來，略一按耳，一起肅然起立，由東方杰向黃九龍道，堡主可否現刻就將淫賊蓋赤鳳賜與不才兄弟二人，稍洩多年之恨，黃九龍方要開口，少室山人不明原因，便問何事，東方杰便向他老師婉陳一番，他一聽自己門徒，尙有這段因果夾在中間，例有點不便開口了，黃九龍却說道，論到這淫賊罪惡滔天，與幾個洞庭寨主不能一概而論，就便沒有東方兄弟一段因果，也當爲天下人除害，所以在下早已允許東方兄弟刃仇，不知道長以爲何如，少室山人同他徒弟東方豪到江奔去，探訪東方杰，本爲此事，豈有不贊成之理，却因自己說過不爲已甚，雖有黃九龍一段解說，終覺有點礙口，只好說一句全憑堡主主持，黃九龍一笑，從身邊掏出一張尖角令旗，交與東方杰悄悄吩咐道，你們二人拿着我的令旗，到監禁處所，提出蓋赤鳳來，尋個僻靜地方，隨你們怎樣處治便了，却不要令紅娘子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東方杰滿心暢快，

連連答應，暗地招呼了東方豪，帶着令旗一同出去了，其實范高頭在座上看得一清二楚，知道黃九龍恐怕自己同女兒傷感，所以叫東方杰弟兄暗地處治蓋赤鳳，用心何等周參，益發感激入骨，當晚黃九龍在大廳上盛設宴席，一半爲少室山人洗塵，一半替范高頭父女壓驚，首席自然是少室山人，次席范高頭，東方豪新到，坐了第三席，其餘滕華紅娘子舜華瑤華東方杰祝一郎祝二郎癡虎兒依次體坐，下面黃九龍王元超並坐相陪，執壺勸酒，這一席酒英雄相聚，本應興高采烈，無奈范氏父女兀自愁眉苦眼，連衆人也提不起興致來，幸而少室山人個儻不凡，議論風生，談些奇聞異俗，一席的人無不傾心側耳，欽佩非常，正在杯酒談心當口，左右忽報江寧下書人到來，黃九龍笑向衆人道，消息來了，諸位只管暢飲，我去周旋一下，再來奉陪，說畢卽匆匆邁步出廳，隔了許久，笑嘻嘻提着一個長方包袱進來，呵呵笑道，柳摩訶單天尊也只有這點胆量，被我老師略試警誠，就嚇得胆小如鼠了，一席的人聽得兀突，個個停盃仰身，齊問所以，黃九龍把包袱向旁條几上一放，依然入座，先向衆人敬了一巡酒，然後微笑道，此刻江寧來了兩個人，一個先已來過的鬼面金剛，一個是單天尊手下的一名守備，叫做余得勝，綽號余二麻子，口稱他們兩人奉命送回范老先生的紅毛寶刀和紅娘子的雙刀同鏢囊，說是本來預備在今天晚上送回范氏父女，不料昨晚夜深時節，被少室山人師徒劫走，想是已回湖堡，所以范老先生父女的軍器特地專誠送來，彼此既然解除誤會，從此無論江寧洞庭，對於貴堡，決不能再生糾葛，希望貴堡看任江湖義氣上面，將洞庭幾位寨主交與他們兩人帶回，我一聽他們口氣，明白柳摩訶今晚難以踐約，只可自己不露面，差這兩人言甘辭卑的來乞情了，少室山人笑道，怎麼救出范老先生，幸在貧道身上，而且他們怎知貧道的賤號呢？黃九龍笑道，自然其中另有別情，我一聽他們口吻，就知道其中還有波折，因爲來的二人是單柳兩人各自派了一個體己的人來

的，像單天爵這種趾高氣揚的人，不受極大的挫折，不會低首下氣的，我察看來的二人中，那余二麻子是個草包，比鬼面金剛來得多，我故意恭維他一陣，設法把他一人調到別間屋內，細細的銜出江寧實情，果然，那余二麻子被我幾頂高帽子一套，口沫四噴，直言無隱，原來做老師在地穴內，救范老先生當口，在牆壁上寫了「救老英雄者少室山人」一行字，單天爵在內衝起火以後，本已得着部下報告，大堂前飛下一道一俗救了使單翎的人，後來大堂上飛瓦，也有見着道長及令徒的，自然深信不疑了，少室山人笑道，他老人家大約故意如此，讓他們不知他親自前往，黃九龍笑道，據余二麻子說，單天爵自從發現范老先生父女逃走，震怒異常，柳摩笮格外焦急得坐立不安，飛虎頭陀自告奮勇，同祝家弟兄，直趕到湖堡來，這就是昨晚這兒捉奸細的事了，最好笑飛虎頭陀等三人來湖以後，做老師却仍隱身在提鎮衙門，而且同單天爵開一個大玩笑，據說在飛虎頭陀轉身一刹那，單天爵在一角文書上，想用一顆官印，那知印匣內變了一塊石頭，一顆江寧提鎮的官印，陰影全無，這一下，不亞如失掉單天爵的命根，做官沒有印把子，如何當得，嚇得單天爵六神無主，連姨太太的馬桶內都找，那有印的影兒，柳摩笮善提這般人，也是面面相覷，愛莫能助，但已覺到失掉得鬆蹩，定關係着范老先生的事，最苦是單天爵失掉了官印，一面暗暗搜尋，不敢聲張，倘知被上司知道，立時要參劾的，只可啞吧吃黃連，一面想法，一面暗暗搜尋，不意在全衙翻箱倒廚，單天爵坐在簽押房長吁短嘆五內如焚當口，忽然一抬頭，屋頂天窗下面，粘着一張紙條，隨風飄動，單天爵大驚，一翻身，取下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欲回爾印，革面洗心，取爾首級，如擊一蠅」，下面又署着少室山人四字，單天爵看了這張紙條，出了一身冷汗，明白外邊能人很多，自己同柳摩笮這點本事，也算說得過去，左右還有不少奇材異能之人，竟被那少室山人來無踪去無影的隨意出入，假使要我腦

殺，真也容易，越想越怕，不覺氣餒全無，知道太湖實不易招惹，不如急急趁波收帆，恰好御摩霄也是驚弓之鳥，急想保全幾個寨主性命，也顧不得平日威風，就各人派了一個心腹，來此求和了，黃九龍說到此地，少空山人大笑道，這倒好，貧道本是一個沒無聞的人，這樣張冠李戴，大出風頭，真是意料所不及的，就怕將來紙老虎戳穿，倒難以為情了，但是黃兄應許他們要求沒有呢，黃九龍笑道，應許是應許，可是有兩樁事，要他們照辦，第一樁，江寧水陸兵弁，同洞庭嘍囉們，此後不准踏進太湖地界，窺探本湖動靜，一經查出，格殺不論，第二樁，金崑秀馮義兩人屍首，急速改用好棺木盤殮，尅日運到柳莊，棺木那一天到，人那一天放，我說了這番，那兩人沒口的應許，就此得了回話，匆匆辭去了，合席的人聽得金崑秀屍骨聽得回來，齊聲讚美，范高頭紅娘子自然感謝異常當席議定，素興等棺木運到柳莊，再舉行弔奠，黃九龍又向范高頭道，老丈姑奶奶現在先願辦喪事，使死者稍可瞑目，至於報仇的事，不必急急從事，也不怕單天爵逃上天去，我這樣向他們一說，單天爵定以為我們從此也不致與他為難，防衛自然漸漸鬆懈下來，那時我們想個別樣穩妥法子，暗地到江寧把單天爵腦袋拿來，豈不易如反掌，此言一出，范高頭紅娘子周頭立展，連連點頭，衆人也附和着照此行事，萬無一失，這一席話，范高頭紅娘子總算得到報仇機會，也不能不強作笑容，同衆人勉強幾杯，等到酒闌席散，黃九龍等送少空山人范高頭到願秀客館官宿，紅娘子同雙鳳一起，東方豪自然同他老兄東方杰抵足聯床，諸事停當，一宿無話，第二天午後，江寧果真又派鬼面金剛余二麻子護送兩口棺木來，黃九龍早已指揮幾個頭目，派好執事人等，在柳莊范宅內外，搭起喪棚，設好靈幃，高僧高道，梵樂喧天，門外鼓樂，吹打迎送，倒也有一番哀榮之概，兩口棺木到門，紅娘子一身麻衰，哭得死去活來，范高頭哭了女婿，又着鐵槩馮義的棺材，捶胸大慟，堡中從黃九龍以次，

全體更番弔喪，說也奇怪，兩口棺材，原是一東一西停放，衆人雖然一樣拜奠，可是全湖頭目和湖勇們，在馮義棺前，格外顯出虔誠哀肅，范高頭撫棺痛哭當口，竟有不少湖勇暗灑同情之淚，大約因爲馮義忠心爲主，捐軀殉身，格外難能可貴，等到紛紛祭奠告畢，黃九龍拜托少室山人膝蓋等在柳莊照顧，自己同王元超回堡，把監禁的幾個洞庭寨主，同那位守備沈奎標，一齊釋放，並將各人兵器，也一一送還，當日把這般交與鬼面金剛余二麻子原船送回，只有把蓋赤鳳一人，推說當場被殺，同戰死幾位的尸身，業由木堡一齊在山後探埋安葬，兩人也不敢深究，就此拜別下船，揚帆回江甯去了，後來探得這般人放回，當晚發現一顆官印仍舊好端端的放在印匣內，單天爵經過這回教訓，再也不敢得罪湖堡，連那冊祕笈暫時也不敢妄想了，江甯的事到此權告結束，以後尙有波瀾，留待下集再敘，現在且說湖堡自范宅喪務告竣，少室山人在太湖各處名勝之地，游覽了幾天，把東方豪留在堡中，獨自向黃九龍等告辭，依然天涯海角的雲游去了，少室山人一走，雲中夢鳳也想回去復命，暗地同王元超商量妥當，由王元超乘機向黃九龍說道，現在江甯這樁事總算了結，帥母那方面的事，也應該早爲取決，不過老師手諭命我陪夢鳳同去復命，在小弟想來，彼此男女有別，一路同行，殊嫌不妥，而且怎樣復命，老師又沒有明白指示，如何向帥母開口呢，黃九龍呵呵笑道，這事我早和范老丈商量好了，先頭帥母命夢鳳捎來的一封信，盛氣凌人，無非她老人家故意如此，並非真心要尋湖堡，至於要我收羅海上羣雄，我們原是求之不得的事，只要海上好漢真心聚義，共襄大舉，肯聽約束，我們何樂不爲，所難這般人出沒海上，良莠不齊，萬一引狼入室，貽害我們根本，這就是可慮之處了，現且一步步去做，昨天爲此事，私下同范老丈商量了一個辦法，由范老丈寫好一封詳函，把其中顧慮的所在，一一寫入，交夢鳳去，面交帥母，且看帥母怎樣說法，至於五弟你顧慮到男女同

行不便，吾輩磊落丈夫，何慮小節，師命爲重，大事要緊，何必拘節於此，黃九龍說出這番大端道理，王元超聽得滿身舒服，幾乎要手舞足蹈起來，不料黃九龍邊說邊把兩隻精光炯炯的眼珠，釘在他的面上，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王元超面上一紅，急問師兄爲何發笑，黃九龍支吾了半響，面色一整，低低說道，呂氏姊妹武功着實了得，賢弟能够設法把她們留在堡中，我們豈不又多臂膀，但是怎能留得住呢，王元超一聽，心想此話突然而來，何以先笑後說，難道我們的事，已被師兄窺破，故意如此探越嗎，想到此地，不覺心頭突亂跳，滿臉忸怩之色，黃九龍看他難以爲情，肚內暗笑，慌忙用話推宕開去，微笑道，這無非隨口說說，未必辦得到，現在堡中多了東闖夢啞，東方弟兄，同滕氏父子，范氏父女，都是將來好臂膀，愚兄想把全湖各山頭劃分幾個山寨，建築分堡，水上也同樣多添戰船火器，擴充起來，希望大師兄能够到來，就可向他討教進行計劃了，兩人說了一陣不要緊的話，也就各自走開，到了第二天，呂舜華呂瑤華就向黃九龍告辭，要返回雲居山去，提起海上羣雄安插的事來，黃九龍推心置腹的說出自己同范老丈商量的一番主意，舜華瑤華非常贊成，情願在千手觀面前極力疏通，正這樣說着，范高頭同紅娘子從柳莊到來，彼此譁讓就座，舜華看見紅娘子一身縞素，不覺笑道，現在應該稱白娘子，不應該再稱紅娘子了，紅娘子笑道，是啊，紅娘子三個字，應該送與兩位了，兩人一聽話中有話，很不是味兒，狠狠的啞了一口，正想反唇，范高頭已回頭向她們說道，此刻聽堡主所說，兩位賢姪女就要回去復命，未便強留，那海上羣雄的事，老朽同黃堡主已商量過幾次，現在老朽備了一封信在此，托兩位轉陳千手觀音，信內說明處理海上的事，仍請兩位於中婉言疏通，說罷，從懷內拿出一封信來，舜華接在手內，兩面一看，裏外封得結實，還蓋上騎縫名章，好像信內有祕密要事，恐怕寄書人私自拆看一般，舜華看得奇怪，却又不便明問，只

好收在身旁，談些離別的話，紅娘子坐在一旁，却不斷暗搥淚珠，嗚咽說道，兩妹要事在身，愚姊未便相留，但是彼此相處幾日，氣味相投，情勝手足，尤其這幾天，愚姊慘遭大故，若非兩妹深情婉勸，正言開導，愚姊也許早行掘志，做了不孝不義的人了，邊說邊拉着雙鳳的玉手，抽抽咽咽若不勝情，舜華瑤華也是黯然，強笑勸慰，范高頭長嘆一聲道，兩位姪女此番來此，沒有好好款待，反而因生出遊心的事來，弄得人家少歡，真是從何說起，黃九龍急用話岔開，談些別事，就在這天大設筵席餞行，席散，雙鳳結束停留，外披風簷，仍舊用自帶來兩匹俊驢代步，王元超師命在身，也整束整齊，腰掛長劍，外披紫呢子裏圍，又從廐中選出一匹蘭筋竹耳通體雪白的高頭大馬，交與湖勇繫在屋外，與衆人告別一番，同呂氏姊妹走出堡來，衆人一齊送出堡外，獨有紅娘子牽着舜華瑤華叮囑再四，然後揮手揚鞭，兩驢一馬撥喇喇跑出三重關壘。

第二十五回

花好月圓有情人終成眷屬
蘭因絮果讓老僧脫却皮囊

却說王元超同呂氏姊妹辭別出來，三人兩驢一馬，迤邐行來，已到湖岸，選了一隻極大的渡船，連人帶牲口一齊渡過湖去，棄船登岸，復又上騎前進，王元超領頭，舜華瑤華緊隨在後，一路行來，彼此並未說話，照說在堡中人多礙口，未便暢談，原毋庸說，此刻三人聯騎長行，沒有局外人打擾，理應暢談無忌的了，那知三人出得堡來，直到此刻已走了十幾里路，各人騎在牲口上，除出幾句客氣關照的話以外，誰也不好意思張口說到綢繆的事上去，只心裏突突的跳得慌，心裏越跳，喉嚨裏越堵住了，雖然這樣啞聲兒蹩

行，心裏儘管跳得慌，回味却是甜津津的，身上十萬八千個毛孔，都活潑潑的滿佈着無窮快樂、臉上誰也矜持不住，自然而然的喜沖神露秀無窮笑意，王元超口雖訥訥，頭却一步一回，表示他闕照殷勤，他一回頭，姊妹倆情不自盡的嫣然低鬟，回眸一笑，這一笑，也就心心相印，勝於千言萬語了，而且在這山嶺水澗疏林夕照之間，寶馬名姝，鞭絲劍匣，閉目一想這段綺旖風光，那位王郎無儻福，左右逢源，也就領略不盡哩，三人行行重行行，向前望去，已看到浙江省的長興縣城，一輪赤血似的紅日，掛在城樓角上的照得一條長長官道，變成滿地黃金之色，四圍却是暮靄蒼蒼，炊煙四起，王元超心裏一轉，正想綏繼談話，恰好舜華小蠻靴一夾，驢蹄得得趕上前來，近身笑道，元超兄，做鄉雲居山到過沒有，王元超笑道，浙江沿海一帶，只游覽過溫台兩屬，故鄉較近的象山港三門灣等處，反而是跡不至，豈不可笑，不過從小就曉得象山港裏面有座極深的一座山峯，叫做雲居山，跨着奉化甯海兩縣，每聽得到過此山的人講說，端的峯巒奇秀，仙靈福地，不亞於天台普陀雁蕩等處咧，舜華轉然笑道，仁者仁見，智者見智，山水之勝，也是隨人而異的，俺們姊妹倆生長雲居山上，天天在山中跑，覺着毫無引人入勝之處，這幾天在太湖東西二山同湖心馬蹟山玩了幾天，便覺得耳目一新，處處都有戀戀不捨之象，王元超聽她贊揚太湖，心裏有句話，剛到喉頭，忽又嚥了下去，忙改口東扯西拉細談各處勝景，後面瑤華也聽了出神，手上鞭韁，都忘了控勒，一馬二驢，任他款段行去，却不知行近城郊，官道上兩頭來往的人，漸漸多了起來，看他們一男兩女，氣慨裝束迥自不凡，却看不出是何路數，路旁許多泥腿淘氣小孩，看得三匹牲口快騰騰的馱着人走路，非常好玩，一起鬧，跳跳蹦蹦，指指點點的跟着牲口後面，而且越跟越多，喚成一片，王元超回頭一看，馬後小孩子黑壓壓的結成了隊，吃了一驚，忙一齊猛着鞭，潑喇喇跑離一箭之地，兀自聽得馬後小孩鬧

驟拍手歡呼之聲，三人抬頭一看，已到城門，王元超正想揚鞭進城，忽聽瑤華在後嬌呼且慢，王元超一回頭，却見她們夢夢把絲繩一帶，如飛的向左沿城跑去，王元超不解，忙揚鞭從後趕至，問道，兩位爲何不進城去，舜華回頭笑道，此地到吳興沒有多遠，我們不如到吳興再尋宿頭，此處地僻邑小，居民少見多怪，把俺們當作稀罕，瞧氣鬧似的直瞪眼，實在討厭，不如趁着斜陽未下，新月初上，再趕一程，說着揚鞭向遠遠茫茫的溪口一指，王元超順着她的鞭梢一瞧，果見一鉤新月，已掛天邊，却只淡淡的一痕蛾眉，於是疾揮幾鞭，聯轡並進，沒有多久，已遙見前面燈火萬家，市聲喧起，瑤華笑指道，前面就是吳興城外，城外市容，已如此塵囂甚雜，城內繁華，可已想見，真不愧浙江首富之區，比較長興，真有天淵之別，但俺們却又要鬧中取靜，因爲此地九流三教甚多，易招人眼，不如在城外市稍頭，覓一乾淨旅舍，胡亂寄宿一宵便了，王元超連聲道好，首先下馬，綏綏帶鞭步入市來，恰好一進市口，就有一所高大瓦房，一色水磨磚牆，砌着一座石庫牆門，高挑着仕宦行台的大燈籠，王元超拉馬近門，早有幾個夥伴跑出門來，含笑招呼，兜攬生意，後面呂氏姊妹也牽驢近前，三人隨手將牲口交與旅店夥伴，一同走進牆門，轉過照壁，迎上旅店掌櫃殷殷招待，領導至一小小院落，倒也花木扶疏，幽雅宜人，上面一排列着兩明一暗上等官房，室內桌椅周全床帳整齊，字畫擺設，也頗頗可觀，夢鳳先自心喜，王元超自然更無話說，夥伴早從牲口上搬進鋪蓋，一面沏茶進水，流水般供應上來，恭維之間，却一聲聲老爺太太的稱呼着，落店簿時王元超稱稱王姓，跟着滿耳王老爺，又接着太太上面也有了王字，還叫得振天響，當他們三人是過路的家眷，也許帶着妻妾進省，這樣一恭維，表面骨子都不算差，但已弄得三人啼笑皆非，却又無法分說，只好姑妄聽之了，等到旅店夥伴們，同那位掌櫃，把應有的一套買賣經講完，問明晚上應用酒菜，躬身告退以後，

才算心裏略安，耳根清靜，王元超却因此佔得不少便宜，暗暗得意，未免用目一瞷倆人微微一笑，瑤華面嫩，紅着面深深啞了一口，背過面去，舜華却不然了，一進宿店，早已芳心自警，暗地覷得王元超漸漸有點不老誠起來，偏偏宿店夥伴，把三人當作夫婦看待，牲口上鋪蓋拿進來摺在一起，王元超居之不疑，也不說明分居別室，準知道他存着甚麼心呢，想到此地，不由的一縷芳心，像天空游絲般的飄蕩蕩沒法擺佈起來，再暗地一瞷王元超，却正見他興致勃勃的擰靴盪面，洗盡風塵，格外顯得面如冠玉，容光煥發，忙一低頭，也自背過身去，假作賞鑿壁上字畫，默默打算，却又聽得耳邊低喚道，舜妹瑤華一路辛苦，此地酒肴甚佳，我們快去暢飲幾杯，略滌塵襟，兩人沒法，回頭一瞷，外間堂屋內，紅燭高燒，已不知何時擺好一桌瓊騰騰的上等酒肴，慌忙盈盈起立笑道，王先生先請自便，讓愚姊妹略自盥洗，卽來奉陪便了，王元超吃了一驚，暗道口風不對，幾時改了稱呼，嬌滴滴的一聲元超兄，又降爲王先生了，驚得倒退幾步，諾諾連聲道，該死，該死，小弟一時冒昧，忘記所以，竟自僭先盥漱過了，邊說邊滿屋張羅起來，注熱水，擰香巾，找這樣，覓那樣，像指頭蒼蠅似的亂撞亂遞，不知如何是好，倒把舜華瑤華招笑了，舜華忙遙遙攔阻道，元超兄快休這樣，讓愚姊妹自己動手就是，這一聲元超兄，立時聽得他神定氣旺，滿心暢快，忙又一疊聲稱是，束手恭立一邊，兩姊妹看得他如痴如癡，十分可笑，存心捉弄他，款移蓮步，坐到梳妝台前，故意輕擦慢擦的消磨了不少功夫，讓他站班似的鶴立一邊，在王元超却另有小計，以爲古人水晶簾下看梳頭，還比不上他的豔福變修，身子雖筆的立着一動不動，兩隻眼珠却只限定四隻玉藕般皓腕打轉，好容易兩人晚妝告罷，兀自嬌慵未起，却聽得宿店夥伴在簾外高喊道，王老爺，時光不早，怎不請太太們出來用飯，酒肴快都涼了，這一喊，雙鳳聽得又十分刺耳，祇好假作不聞，一低頭，又向菱花小鏡仔細

端詳，王元超一看夢鳳如是，也是渾身不得勁兒，一時無話回答，那堂屋中夥件喊了一聲以後，屋內悄悄的毫無動靜，心裏往邪處一鑽，暗地舌頭一吐，一扮鬼臉，蹣足潛踪的溜了出去，他一轉身，恰好王元超一掀簾，向外一探頭，一看簾外鬼影全無，整桌的菜，却真個熱氣漸漸消滅了，忙舉步跨出門來，索興曳起官腔，提足中氣，高喊一聲來呀，那溜走夥件從半路聞聲，又沒命飛腿跑回，垂手請示，王元超向桌上一指，叫他把涼的酒着重行搬去整治，夥件忙端起木盤一一接拾出去，百忙裏還想博賓客歡心，大罵廚房不善伺應，怎麼把各樣熱菜一起端上，讓老爺太太們吃了冷食，不受用起來，那還了得，捧着菜盤，一路胡說亂道的蹣跚而出，王元超再看桌上幾樣下酒的冷碟，倒還精緻，一轉身，正想回房請夢鳳出來，恰好另一夥件急急提進一壺新燙花雕，王元超接過手來，向房內低喊道，兩妹快請出來罷，一聲喊畢，似乎聽得幾聲嬌笑，接着一陣竊竊私語，然後簾子一揭，夢鳳攜手款步而出，王元超忙舉起酒壺，在上首兩座上各斟了一盃，舜華抿嘴一笑，略一遜讓，竟自趨向上座，瑤華却在右首坐下，王元超在左首相陪，三人一坐下，重行整治的肴菜，已紛紛獻上，這一席客中小酌無異家庭小宴，又可喜夢鳳落落大方，清談妙語，語語解頤，却有一件，每逢王元超情不自禁，略露輕薄當口，兩姊妹登時不約而同的冷若冰霜，正襟危坐起來，等到王元超自知失禮，舉措不安，却又回噴作喜，依然春風滿面，深情款款了，王元超肚內明白，想了一個計較，舉起酒壺在袖內恭而敬之斟了一巡，自己盃內亦斟得滿滿的，然後面色一整道，請兩位賢妹各乾一杯，愚兄有幾句肺腑之言相告，夢鳳一笑飲乾，王元超也舉盃相照，三人飲過這盃門面酒，王元超肅然開言道，愚兄承兩妹不棄，永結白頭之約，雖然如此，將來也須稟明夢方師長，依禮納聘，方算百年大禮，現在我們長途相伴，惟憑一片光心俠胆，不敢暗望，雖有兒女之情，却無婆漢之恥，區區

寸心，可矢明月，兩妹紅粉知己，巾幗英雄，當不致見疑爲薄倖之流，說畢，呵呵大笑，眼睛四射，嫵若巖電，鸞鳳又驚又喜，知道話裏有因，忙夢覺起立，齊聲說道，人非太上，誰能忘情，兒女英雄，古多佳話，吾兄一片正言，感人肺腑，正是情之出於正者，正惟吾兄是深於情的人，才能體貼妾等一片痴情，妾等能够終身厮守，善事君子，尙有何求，妾等蕙蕙堪慮，竟以小人之心度人，實在慚愧萬分，此刻聽吾兄剖腹相告，益發踉蹌不安了，這一席話推誠相見，各抒衷腸，直吃到月移花牕，魚更三躍，才興盡散席，當夜鸞鳳兩姊妹一牀安宿，王元超另在一間耳房安眠，一宵易過，第二天清晨算清店飯錢，匆匆上道，依然曉行夜宿，不日來到錢塘江邊，恰喜朝潮初過，江平如鏡，蓮人帶牲口一齊渡過錢江就到西興地界，由西興過蕭山縣達曹娥江，進擄波府，走上蘇木嶺，就離象山港不遠了，倘然他們三人一出太湖，從海道坐海船，遇着順風，兩三天就可走到，現在他們走的是旱道，沿途隨意遊覽各處勝境，又檢着人跡稀少的僻道，未免格外多耽擱些日子，其實三人心，遲早幾天滿不在乎，一路鶻七鶻七，形影不離，雖不是同床共宿，各人以禮自持，但是各人心中早已視爲百年厮守的夫婦了，等到走上蘇木嶺，已能望到海邊的象山港，知道再翻過兩重長嶺，就可到雲居峯了，這樣足足已走了十幾天，在三人心却覺得沒有多久的樣子，這就應了，「歡娛嫌日短，寂寞恨夜長」，那句話了，這天三人走完蘇木嶺，又是一重峻嶺橫亘馬前，嶺下一道灣灣曲曲的長溪：像一條銀龍蜿蜒嶺脚，溪邊錯錯落落滿是土牆茅屋，居然也有店舖，挑出幾個紅布招子，隨風飄盪，舜華笑道，俺姊妹倆每從雲居山下來，走的都是沿海道路，此處也是第一回經過，從這兒到雲居山，在嶺上遙望似乎已在目前，但是此去一路都是山道，恐怕還要兩天才能走到哩，過了此處，不知前面有無寄宿之所，俺們何妨就在這下面溪邊村店內吃點東西，打聽一響，王元超瑤華齊聲應好

，覺鈴響處，一馬兩駟，霎時跑近溪鎮，各人跳下牲口，緩綽走進村市，仔細一打量，中間一條石子路，足有里把路長，兩旁櫛比着高高矮矮的草屋，不下一二百戶，却家家門口設着香案，燒着高香，香烟繚繞，把一條村市，整個籠罩在濃煙香霧之中，路上人來人往，個個形色匆匆，好像有要事一般，有幾個年老村嫗，一手扶着拐杖，一手拿着念佛數珠，邊走邊喃喃宣着佛號，三人看得詫異，走了一段路，尋着一處較爲乾淨的酒店，把牲口繫在店門口一株歪脖黃桷樹上，款步走進店來，檢了一付臨街座頭坐下，即有一個老年店夥過來招呼，王元超問道，你們有可口酒菜連米飯檢整齊的一起拿來，俺們一發算還你便是，老店夥滿面堆下笑來道，不瞞客官說，這條橫溪嶺雖是個小村鎮，也是往來要道，俺這小小說來酒店，專供來往上等客官食宿，有的是上等酒菜哩，王元超道，原來此處還食宿兩便，老者又說道，從此地橫溪嶺直到雲居山，足有百把里山路，一路並無宿頭，這兒也只有小老兒一家供應客官寄宿，王元超道，呦，這樣說起來，俺們也要在此打擾了，老者聞言一發高興，忙不迭進內張羅酒飯去了，舜華笑道，此地別有風味，到有太平氣象，可謂不知秦漢魏晉楚，俺們在這茅屋內寄宿一宵，倒也有趣得很，三人一面憑欄觀看，街上來往諸色人物，一面談談說說，一會兒從內跑出兩個年青店夥，端出熱騰騰的幾樣酒菜，放在桌上，佈好盃箸，三人一看那幾樣酒菜，是一碟白切嫩雞，一碟活跳醉蝦，一大碗紅燜筍，一大盆風雞拚臘肉，還有一海碗碧綠菠菜豆腐湯，三人大喜，想不到這山村小店有此佳品，正想舉箸大嚼，那老者興匆匆捧着一錫鏟酒過來，笑道，小地方沒有好菜供客，倒是這壺『橫溪春色』還可將就得，三人不懂怎麼叫『橫溪春色』，那老者已把手上酒盞舉起，先向王元超面前盃中斟下，只聞得一股清醇濃郁的酒香撲上面來，一低頭，盃中已注着碧藍藍玉膠似的一杯酒，最奇的是滿一盃酒，似乎高出盃面分許，却不湧溢出來，知是好

酒，忙向老者笑道，如此佳釀，老丈怎捨得供客，老者大笑道，俺這橫溪春色，是俺獨家祖上祕傳，好處還在色香味之外，能够調和氣血，醉而不醉，怎叫做醉而不醉呢，因為別種酒，無論如何好法，吃多了於人身體決不會有益處的，獨有俺這『橫溪春色』與衆不同，吃上嚙醇而不俗，冽而不燥，一等一的大酒量，十盃以外，便也燻燻欲睡，但再多飲些，也無非倒頭便睡，一睡散千愁，決不致醜酒亂性，設毒害身的，所以叫作醉而不醉，做酒的時候，總在每年秋後，用的前面橫溪的山泉水，這泉水比西湖鏡湖的水還要甘肥十倍，舀在碗內，堆起老高，像有沽膠一般，到第二年春初開甕，雖則不多日子，却比紹興十年陳的狀元紅要高十倍，有這幾樣好處，祖上就傳下『橫溪春色』的酒名來，客官不信，試嘗便知，王元超聽得幽然神往，忙從老者手上取過酒旋子，在鸞鳳姊妹面前滿滿的斟了兩盃，三人一嚐，果然名符其實，又配着這幾樣可口酒菜，細細咀嚼，贊不絕口，老者大悅，剛要轉身去照顧別個座頭，舜華笑着問道，老掌櫃，貴村今天家家門口設着香案，大約近村有賽會迎神等事嗎，老者搖頭道，做處賽會倒不嘗有的，這幾天前面嶺上百佛寺內，來了一個得道高僧，在寺內說了三天法，自己說就在這幾天內在嶺上示寂，一身積了許多財產，近年各處雲游，佈施了不少，因為百佛寺的方丈是他大徒弟，又說與此地有緣，才特地趕到此地示寂，遺留的財產，一半佈施在百佛寺，一半散給俺橫溪鎮上大小住戶，俺小老頭活了這麼大，只聽說和尚吃十方，挨戶募化，沒有見過和尚拿出財物佈施的，俺小老頭一世沒有發過橫財，不料昨天偶然好奇，到寺裏去聽說法，那知高僧看見年老的，就捧出一大堆白花花銀子，用大秤一包包秤過，平白地就分給上年歲的拿去享用，不管男的女的，只要上歲數去聽說法的，個個有份，俺做夢也想不到，平白地得了五十兩紋銀，弄得一鎮的人，當那高僧作活菩薩看待，家家燒香念佛，早晚禮懺，王元超聽得有點奇怪，

忙問道，那高僧怎樣一個人呢，老者兩掌合胸，口中念了幾句佛，然後說道，不瞞客官說，小老頭這幾天高興得夢裏都開着口大樂，合上眼就看得見百佛寺內的高僧，人家說他活菩薩活神仙，一點不錯，只看那高僧一張通紅的壽星臉，一部尺許長根根見肉的銀鬚，就是活菩薩的樣兒，最奇怪的兩手的幾根長指甲，一支支像小蛇似的蟠在腕上，有時候隨意一彈，却又伸得筆直，看去足有二尺多長，平常人那有這樣奇相，也沒有這許多銀子，據寺內人說，高僧已轉過兩重花甲了，王元超忽聽他講到後來，添了一句銀子上去，幾乎失笑，却又問道，現在還說法麼，老者又道，現在已停止說法了，這位高僧說法與衆不同，講的並不是經，也沒有勸人拜佛修行的話，却專講讀書人口頭上說的孝悌忠信四個字，尤其是勸人不要犯那色字，色字頭上一把刀，這把刀比殺豬的屠刀還難放下哩，說到此地，瞪着老眼向夢鳳姊妹一瞧，便停止嘴不說了，這一番話倒把三人聽得呆了，這時恰好有人索要酒菜，那老者轉身到別處去了，王元超轉臉向夢鳳道，這老和尚舉動倒也奇怪，我們湊巧遇上，明晨橫琴要過那嶺的，何妨去瞻仰瞻仰，夢鳳好奇，點頭道好，這晚三人就在這店內胡亂度了一宵，第二天一早就別了老者，問明路境，向嶺上走來，却喜山道並不陡峻，牲口一樣可走，不到十里路，就望見嶺上紅牆綠繞，隱藏着不少殿宇，那大雄寶殿，琉璃耀彩，氣象莊嚴，後面矗起十三層玲瓏八角琉璃塔，塔頂一個風磨銅鑄的葫蘆，映着曉日，閃閃放先，奇麗奪目，真像藏着舍利子放射出五彩寶光的樣子，瑤華大笑，想不到在這窮鄉僻壤，還有這樣大寺院，但看外表已裝飾得如此燦爛，其中定必格外莊嚴的了，舜華也笑道，橫溪鎮上的老頭兒發了橫財，橫溪嶺上的百佛寺也發了橫財，甚麼叫燦爛，甚麼叫莊嚴，無非那老和尚的銀子在那兒作怪罷了，依我猜想那老和尚到臨死時候，散財結緣，擲如糞土，其中定有不可告人之隱，王元超跪生生一拍手掌道，舜妹所見，正合我意，我

正在這兒忖度，那老和尚散財散得恣奇，一個年老人給五十兩雪花紋銀，此地鎮上幾百戶人家，少說也有百把個年老人，一個雲游和尚，那裏來這許多銀子，何況還有一半佈施在寺內哩，三人邊走邊談那老和尚，越想越疑，急於想看個究竟，但走到半嶺地勢漸陡，中間一條羊腸磴道，兩旁盡有青松丹楓，山風一起，滿山紅葉，像千萬隻蝴蝶飛舞上下，夾着松林上龍吟虎嘯之聲，回頭一看，嶺上幾百間茅屋，頓時縮小得像畫中一般，全鎮一覽無遺，三人留連了一回，因上嶺徑地仄陡，不便馳騁，一齊跳下牲口，挽着絲繩，踏着寸許厚的落葉，一路腳底簌簌作響，綽綽走上嶺巔，走了一程，百佛寺的山門，巍然在望，看過去金碧輝煌，煥然一新，未近山門，遠遠就有一股油漆氣味順風吹來，不問可知，是那老和尚的錢裝飾的了，三人走近山門，暫將三四代步捨在山門口松樹上，王元超當先跨進門去，忽聽得山門內一陣陣咻咻之聲，好像是巨獸打鼾一般，三人略一遲疑，猛的一陣腥風着地捲來，接着裏邊一聲虎吼，殷殷如雷，三人詫愕非常，回頭一看，那一馬二驢，嚇得癱倒在地，動彈不得，王元超大怒，拔劍在手，便欲闖將進去，看個究竟，舜華瑤華跟在後邊說道，聽去吼聲甚熟，似乎就是俺家養的二虎，邊說邊已轉過彌勒佛龕，走進第二重山門，抬頭一看，嚇然一隻碩大無朋的黃斑巨虎，縮爪蒙頭，睡在大雄寶殿的台階下，那虎聽得有腳步聲，昂起頭來張開巨口，打一個呵欠，便又低下頭去，忽然又把頭一伸，虎目閃睜，遠遠向三人瞧了半晌，倏的一長身，虎背一拱，前爪一並，伸個懶虎，把一條懶龍似的尾巴，着地拍拍鞭得山響，接着屁股掌後一登，一聲大吼，驕地一躍，便向三人撲了過來，王元超大喝一聲，倚天劍一揮，便要迎頭刺去，舜華大喊王兄且慢，邊喊邊金蓮一點，越過王元超，戟指嬌喝道，癡虎婆休得無禮，難道認不得我姊妹嗎，其實那虎撲過來，並不想吃人，是認滑進來三人中有夢鳳姊妹在內，喜得張牙舞爪的撲過來，原是歡迎

的意思，經舜華一喝，早已伏在墮跌之下，把一支尼巴亂搖亂晃，鼻尖又連連嗅着舜華鼻尖，瓊華也過去用纖纖玉手撫摩它的頭頂，那虎立起身來，在姉姊妹倆身邊，盤旋不已，表示親熱，一面只管側着虎頭，眈眈向王元超注視，一面注視一面向舜華身上亂拂，似乎問他們姊妹倆身邊怎多出這個漂亮英武的小夥子來，雙鳳從小同這虎頑耍，豈有不明白它的意思，這時舜華被它尾巴掃的不好意思，重重的啞了一口，舉起玉掌向虎頭一擊，嬌嗔道，我姊妹倆出外幾天，怎的偷跑到此，殿上人影不見，想是被你這孽畜嚇得躲起來了，那虎把頭亂搖，表示舜華說的話不對，王元超從旁看得人虎周旋，別有奇趣，那虎搖尾巴獻媚，比小貓還要馴良，那裏還是猛虎樣子，想起雙鳳說過，千手觀音養養睡睡二虎，此刻舜華喊它癡虎婆，定是從前哺育膝癱兒的雌虎了，正這樣想着，忽見瓊華童心未退，在虎頭上撫摩了一陣，騎上虎背去，拍着虎項笑道，你這癡虎婆，好好的睡在這兒，不安分，偏在我們來的當口怪吼起來，把我們一馬二驢嚇壞了，代不得步，沒得說，乖乖的駛我們三人回家去，那虎知趣，昂頭又向王元超看了一眼，竟自遠遠點頭，三人大笑，王元超却看得手姿綽約的瓊華，騎在一隻斑斕猛虎身上，真是希世奇景，猛想起從前見過唐六如畫的「虎色圖」，也是一個美女背着寶劍騎在虎上，同此刻瓊華騎虎的神情，一樣無二，還記得「虎色圖」上題着「猛虎不可近。美人不可親。猛虎近骨吻。美人親傷身。道險不在賤。十步能摧輪。情愛不在多。一夕能傷神」一首詩，這首詩以猛虎喻美人，原是戲道驚世之言，但是在王元超心裏，這首詩爲淺陋世俗之士說法則可，像我們一身俠骨，重情不重色的人，似乎不能一例而論，只要看眼前這隻猛虎，像小貓一樣馴良，何嘗不可近，再以虎喻人，像舜華瓊華這樣美人，又何嘗不可親，可見古人的話，只可爲下愚說法罷了，誰知王元超此刻無意中一番感觸，到後來還倒爲了雙鳳防身，弄得志消神索，幾乎傷命，竟應

了「虎色圖」上的詩意，這是後話不提，且說王元超一旁看得雙鳳姊妹同那虎親儼形狀，癡癡呆看，想入非非，忽聽得殿上脚步聲響，從佛座背後，轉出幾個人來，瑤華看見有人出來，急跳下虎背，王元超也把倚天劍還入鞘內，三人略整衣冠，緩步向大殿走去，只見殿內幾個僧衣整潔狀貌魁梧的和尙，向殿外走來，爲首一個禿頂老和尙，方面大耳，長髯過腹，真可稱得顏如冠玉，鬚如銀絲，一手執了一支龍形籙杖，手腕上套着一串很長的數珠，手上却擎着一封函信，當先大步跨出殿門，一見王元超三人，雙目一注，從兩條廳眉底下，射出閃電似的眼光，眼光一閃，立時又低眉垂目，恭身打個問訊，鑿着洪鐘的說道，三位檀越遠道光臨，大是有緣，待貧僧料理滯俗務，便來奉陪，王元超看他伸出手來豐潤如玉，指上長甲像麪條般捲成一盤，便知是悅來酒店所說的老和尙了，急答禮道，我們路過寶刹，聞名感仰，大師有事請便，說罷，並不舉步進殿，故意立在一旁，看他見着那虎有何舉動，老和尙似乎明白三人意思，不再遜讓，就當階立定，同貼身一個黑面虬髯的僧人，低低說了幾句，黑面僧人唯唯應命，轉身進廳，老和尙便舉起籙杖，遙遙向虎一招，那虎正跟在雙鳳背後，經那老和尙一招，居然搖頭擺尾的走了過去，到了老和尙身邊，立定身，昂着頭，似乎等待命令一般，雙鳳看得奇怪，暗想老和尙怎與我家癡虎婆相熟，也許老和尙是她老人家的朋友，有事接洽，差虎寄信來的，正這樣想着，那老和尙伸出雪白的長爪，向虎項輕輕一拍，朗聲說道，你主人的信我已看過，老僧現在五蘊皆空，一無牽掛，就是這一樁怨孽沒有解脫，打聽得你主人在此相近雲居山上，所以特地到此了却一層因果，此事一了，老僧便也解脫纒網了，說到此地，把手上一信一舉，笑道，本來這封信叫你帶回，現在恰好有便人在此，橫譬你們是一路的，就改托這位便人捎去也是一樣的，說罷遙向雙鳳微笑，舜華瑤華悚然一驚，暗想老和尙不愧稱爲高僧，我們還沒有與他通名道

姓，便知道我們遠道到此，此刻幾句話，當然指我姐妹而言，我姐妹倆的出身，似乎洞若觀火，也許真有未卜先知之能，一面思索，一面格外注意老和尚舉動，只見這時先頭進去的黑面僧人，又匆匆走了出來，後面跟着兩個赤足沙彌，一個捧着一大盤黃米飯，盤中堆成小山一般，一個捧着滿滿一大盤蔬菜之類，黑面僧人指揮着把兩盤飯菜擺在老虎面前，那老和尚笑向老虎道，你這寄書人很能辦事，可惜本寺拿不出獸肉之類，祇可請你吃一頓素飯罷，虎前爪一屈，便像牛跪致謝，一低頭，就風捲殘雲般把兩大盤菜飯剝那吃得精光，雙鳳旁邊看得肚裏暗笑道，你這未卜先知的高僧，原來也未必事事知道，你不知道這癡虎婆在我們家中早已禁斷腥葷的了，這時老和尚轉身向王元超合掌道，有勞三位檀越久待，快請方丈坐地，貧道同諸檀越雖是初見，說起並非外人，不嫌簡慢，略作清談，王元超急拱手，大師何必謙讓，在下正要請教法音，俾開茅塞，這樣揖讓進殿，三人同着老和尚同那黑面僧人穿過幾處佛殿，便到方丈，然後賓主就座，三人仔細打量，方丈前面參差疊着幾支石筍，花欄內種着各樣秋花，階前兩旁陳列着是十盆異樣各色菊花，點綴得非常幽雅，中間設着一個大蒲團，左右列着兩排紅木茶几太師椅，王元超雙鳳三人就落坐在右邊椅上，黑面僧人側身坐在左邊末椅上相陪，老和尚却不容氣，竟向中間大蒲團上盤膝坐定，其餘幾個僧人都不敢跟進來，只有幾個小沙彌分獻香茗，斂手退出，那老和尚先開言道，貧道初見三位檀越一身行裝，料得遠道而來，並非本地人氏，又見千手觀音的家虎，同兩位女檀越親熱異常，久聞千手觀音膝下有兩位女弟子，是同胞姐妹，稱為雲中雙鳳，親戚而兼師徒，看得兩位姐妹一般，又與那虎這樣廝熟，就想到兩位同千手觀音定有關係了，但不知這位檀越貴姓高名，從何到此，王元超略把自己姓名從太湖到此說了幾句，那老和尚兩眼一輪，連連點頭，雙鳳姊妹並不發言，却肚內暗笑道，原來你這老和尚，憑這點

鬼機伶被你猜瞎撞的猜着，我還以為你是未卜先知咧，不提夢鳳暗笑，却說王元超略道自己姓名同夢鳳來歷，並不細說太湖方面情形同跟夢鳳到此原因，看那老和尚神氣，却像明白他們來歷樣子，不覺暗暗奇怪，趁勢向老和尚道，在下今天才到嶺下橫溪鎮，就聽居民傳揚大師廣積功德，苦口說法，實在欽佩之至，可惜在下無緣，不及恭聆法音，此刻幸蒙大師接待，得展仰寶刹，普接仙蹤，實在欣幸異常，但不敢動問大師法號，同卓錫此地始末，又似乎大師與千手觀音也有友誼，所以猛虎到此下書，倘蒙賜示一二，格外銘感，那老和尚聽他說罷，並不答言，夢鳳一閉，兩條白眉一縷，似乎心裏默默盤算一般，半晌，才雙眼微睜，一聲長歎，開口道，諸位今天來得非常湊巧，王檀越不問，貧僧也要通盤托出，因為三位來歷貧僧已猜得十有八九，三位恐還未知貧僧與三位尊師有極大關係呢，尊師陸地神仙這幾年千方百計尋覓一個要緊人物，最近還叫他第二個徒弟甘瘋子到江寧去，想從俺的關門徒弟尤一鴉口中探出那人消息，尤一鴉當然不是甘瘋子敵手，想已露出口風了，其實那人隱跡了許多年，已够陸地神仙夫妻受的了，此番為那人自己不想露而結束這層怨孽，就是尤一鴉露出口風，也沒有十分用處的，王元超聽他說了這幾句隱隱約約的話，兀自摸不着頭腦，正想啓問，忽見老和尚仰天打了個哈哈，一指自己鼻梁笑道，三位知道陸地神仙找的是誰，不瞞諸位說，找的那人就是區區貧道，這句話一出口，王元超同夢鳳驚得直立起來，但各人對自己師傅多年結案的事，只曉得一點表面，不知道這老和尚說出這樣驚人話來，有何作用，是惡意還是善意，一時却委決不下，不知怎樣應付才好，那老和尚却神定氣閑，只是微笑，向王元超等舉手示意，叫王元超安心坐下，王元超問道，大師此刻所說，非常兀突，乞道其詳，以啓茅塞，老和尚微笑道，總而言之，世界上大英雄大聖賢誰也逃不出一個情字，一切焉孽罪過都從這情字透出來，只有我佛如來，不受這情

字束縛，却是能善用這個情字，把情字用到普度大千世界衆生上去，才可算得天地間第一個善用情字的人，貧僧因爲這個情字，同千手觀音陸地神仙結下許多仇恨，害得他們夫妻倆到老還仇深似海，自己也變成一怪僻畸零的人，現在想起來，這是何苦，而且這層怨孽一天不解除，貧僧良心上痛苦也一日難以洗淨，也難以脫却皮囊，上登極樂，說到此地，老和尚的廣額上隱隱的起了一層汗珠，口內不斷的長吁短歎，三元超同夢鳳聽得益發駭然，那左邊椅上坐的黑面僧人，本來一語不發的坐着，此刻却發出破鐵般聲音向老和尚道，師傅近幾年口上常說從前有層因結不解的怨孽，一提起便非常難過似的，究竟其中有何詳情，徒弟們沒有聽師傅說過，徒弟們也不敢多問，此刻聽師傅口氣，却願意對這三位檀樾詳細宣佈出來，既然如此，徒弟也急於想聽個明白，就請師傅直截宣佈，何必自己這樣難過呢，老和尚向那黑面僧人微一點頭道，你那裏知道，老僧這樁事如果不提便罷，一提起來，非三言兩語所能了結，而且勾起少年時綺夢，前塵如夢，未免傷心，現在你且去知會執事僧衆，預備一桌上等素席，騰出兩間客房，佈置好乾淨床鋪，俺要款留三位檀樾在此屈居一宵，作竟夕之談，趁這一宵光陰，俺把多年宿孽，盡情一吐，借三位檀樾金口，轉告千手觀音同陸地神仙，他們夫妻聽了三位檀樾轉告的話仍可和好如初，俺亦可懺悔多年的冤孽，從此遑罄一切，脫却皮囊，至於俺同千手觀音陸地神仙一層宿孽，究竟誰是誰非，任憑後人去評論好了，倒是俺在殿階那隻虎，應否讓它先行回去，請兩位女檀樾作主好了，舜華道，大師有意賜教，事情又關係重要，俺們一準暫留寶刹，恭聆清誨，那隻老虎待咱去囑咐幾句，也讓它在殿階下露宿一宵，明晨由俺們帶回去便了，老和尚道，這樣甚好，又回頭向黑面僧人道，你順便去知會他們，不要委屈了那虎肚皮，黑面僧人領命出去，一會兒又回到方丈，說已一切佈置妥貼，舜華也出去在那痴虎婆身邊叮囑一番，再回身進內

，靜齋老和尚演說舊事，你道這老和尚是誰，就是第九回提起過衢州尤一鶚的師傅，十幾年前南五省鼎鼎大名的艾八太爺，也就是第七回范高頭在柳莊初見黃九龍王元超時，說到陸地神仙夫妻到老還存芥蒂，其中關係着一個神通廣大的奇人，這奇人就指的艾八太爺，也就是此刻自己演說舊事的老和尚，原來這老和尚並非從小出家，年紀雖大，在他看破紅塵落髮爲僧起，到百佛寺遇見王元超時，還不到十年哩，他俗家姓艾，夢名天翻，祖籍揚州，本是書香世第，憑有家產，從小生得廣額豐頰，玉面朱唇，性又個儼不講，智慧絕人，經史以外，舉凡品絲調竹，走馬鬪雞，無所不好，無一不精，甚至各樣江湖雜技三教九流，也要涉獵涉獵，却並不趕場赴考，博取功名，只在家裏一味揮金結客，目空一切，因此本鄉正經紳士同年老父執看他不起，目爲怪物，年青的却崇拜他了不得，不論事體大小，沒有他在場，便覺減色，所以揚州人沒有不知道艾天翻的，那時他年紀還沒有到二十歲，家裏這點祖傳產業，却被他揮金結客，弄得精光，他滿不在意，依舊嘻嘻哈哈，翩翩自賞，有一天他在鄉下瞥了一個紳士的忙，那紳士送他幾十兩銀子謝儀，他老實賞收，帶着銀子喜孜孜的走回城來，預備邀集十位同遊少年大樂一天，剛走到城門口吊橋邊，看見橋脚下圍着一堆人，他闖進人叢一看，一個鄉下老頭兒坐在橋脚下捶胸大哭，一問所以，圍看的人說道，這老頭是奚翰林奚大紳士的佃戶，今年年成不好，繳不上佃租來，被奚家幾個如狼似虎的管家，三番五次下鄉逼迫弄得雞飛狗噪一村不寧，最後一次，把他十六歲的獨養女兒，拉進城來，關在奚家，作爲抵押，限他三日以內，措繳出來，如果繳不出來，就作爲賣女的身價，休想領回去了，今天已是第三天，他老人家急得求神拜佛，當盡賣絕，湊成十幾兩銀子，還不到奚家佃租一半，想先繳上去求奚紳士發個慈悲心，把女兒放出來，再想法補繳清楚，那知到了奚家，錢是繳進去了，女兒依然不肯放出，被幾個奚家長隨推

了出去，急得他無路可走，所以在此尋死覓活的痛哭了，那人說罷，艾天翻氣得劍眉倒豎，虎目圓睜，大聲道，豈有此理，青天白日，那有強搶人家女兒的道理，一邁步，走近鄉下老頭兒身邊，問道，他們說的話對嗎，那老頭兒一邊哭一邊連連點頭，艾天翻略一思索，又問道，你已繳進去十幾兩銀子，究竟還缺多少呢，老頭兒嗚咽着說道，還差十八兩，可憐我這女兒是烏鴉窠裏出鳳凰，定被天殺的看中，強搶去做偏房了，如果這樣，我老兩口兒是死路一條，說罷，又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號哭起來，天翻喝道，休哭，哭死濟得甚事，跟我走，憑我艾天翻，保管還你一個寶貝女兒來，走走走，那老頭兒被艾天翻這樣一來，倒怔住了，這時旁邊有認得艾天翻的，低低說道，艾少爺，你難道不知道奚老虎手眼通天，專做這一手兒的嗎，何苦惹火燒身，我勸少爺自己招朋友高樂去，不要管這閑是非罷，艾天翻鼻子裏哼了一聲，却不答言，只一伸手，把地上老頭兒扶了起來，拉着就走，圍着看的人恐惹是非，一闕而散，低低說話的人，也搖搖頭自言自語道，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邊說邊走了開去，却有一個清矍老者，面上蓄着兩撇紫鬚，架着玳瑁邊茶鏡，身上穿着一身灰撲撲的布袍褂，手上提着三尺長的旱烟袋，暗暗跟着艾天翻踱進城來，艾天翻一時豪氣凌雲，只顧扶着那鄉下老頭兒急急向奚宅走去，並未顧到後面有人，不一時已到奚宅門口。艾天翻是本地人，奚家情形當然熟悉，講起來彼此還是世交，不過貧富懸殊，艾天翻又少年不羈，平日看得奚翰林氣勢薰天，時常使酒罵座，故而勢若冰炭，此刻碰着這鄉下老頭兒，想借此借題發揮，一到奚宅大門，昂頭直入，那老頭兒是驚弓之鳥，吃過奚宅底下人的苦頭，嚇得望後倒退，艾天翻一蹶脚，喝道，你這樣膿包，如何討得出你女兒來，萬事都有我呢，不由分說，拉着老頭兒望內直闖，忽見耳房內搶出兩個下人，攔住問道，尊駕拜會何人，一言未畢，忽一眼溜見艾天翻身後老頭兒，頓時鬚眉瞪目的喝道

，你這老傢伙又是怎麼，難道定要討死嗎，艾天翻厲聲喝道，胡說，這是我親戚特地帶他來見你們主人，休得無禮，快通知奚景軒，說本城艾天翻有事見他，快去，快去，兩個下人看得艾天翻氣概不小，平日也聞得艾天翻的小名頭，此時同那老佃戶一塊兒到來，已有點瞧料幾分，一個趕忙進去通報，一個絆住艾天翻，暫引到客廳等候，半晌，走進一個獐頭鼠目的人來，身後跟着兩個一臉橫肉的兇漢，那人一進門，便開口道，奚大人因本省制台請去商量要公，已進省去了，在下本宅賬房，尊駕有事，不妨同在下說明，艾天翻不待他再說下去，鼻孔先自一聲冷笑，指着老頭兒朗聲說道，這位是我親戚，也是貴宅佃戶，已經來過一次，繳過一點租銀，現在明人不必細說，他尚未繳清貴宅一點銀子，此刻已如數帶來，欠債回錢，別無罪過，債能還清，尙有何說，但是人家閨女，也是十月懷胎，嬌生慣養，怎能隨意擄人勒贖，這點名氣，如果傳揚開了，貴東如何犯法，恐怕有點不便，何況彼此都是本著，有名鄉紳，其中利害，何必明言，噯，噯，銀子在此，快把他女兒送出來，人銀兩交，不必再欺侮他了，說罷，從懷內拿出那封謝儀來，拍的一聲，擲在桌上，在艾天翻一想情願，以爲這番話，定可壓倒對方了，那知賬房一隻鼠眼骨碌碌一轉，回頭向身後兩個兇漢一使眼色，便假作驚奇的神氣，向艾天翻道，艾先生的大名，素來欽佩，可是此刻說的一番話，實在莫名其妙，這個戶沒有償清本宅租銀，倒是有的，至於擄人勒贖的事，而且還是他的閨女，這不成笑話嗎，不要說本宅是就地獨一無二的大紳士，就是平常百姓，在這清平世界，也是做不出來的，這不是兒戲的事，艾先生是斯文中人，年紀又青，容易受人欺瞞，幸而奚大人不在此地，萬一被他老人家知道，以爲艾先生不安本分，故意串詞誣蔑，別有作用，那時節他老人家只要一張名帖，往縣一送，艾先生就要吃不消了，本來這種捕風捉影的話，怎能信口亂說，不是自己惹禍招災嗎，我說艾先生，你年

記青青，彼此都是本地鄉土，在下一番話，都是金玉良言，千萬息了這個念頭，即使這個佃戶果是令親，本宅忠厚傳家，這點租銀，也不致難爲他的，用的着艾先生出頭了事麼，艾先生依我說，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人家瓦上霜，比甚麼都強，說罷，身子一偏，就像送客走路的神氣，這一來，艾天翮真有點猶豫起來，本來憑那老頭兒單面之詞，無憑無證，一時意氣，想打個抱不平，現在被人家當頭一罩，反而弄得下不了台，正在爲難，猛然那老頭兒跳脚大哭起來，指着那賬房身後一個兇漢大喊道，你們喪盡良心，竟這樣推得乾乾淨淨，還要血口噴人，那天你們租船下鄉來，你們三人都在場，動手搶我女兒的就是這個強盜胚，此刻你們這樣說，成心要竊佔我女兒了，我這條老命，同你們拚罷，說着一頭向那賬房胸前撞去，還未近身，後面一個兇漢一言不發，一上步，伸出巨靈般大手，把他夾背抓住，輕輕一攢，早把老頭兒攆得四脚朝天，滿地哭滾，那賬房立時面色一沉，厲聲喝道，這還了得，你們吃了豹子胆，竟敢到此訛詐，快把他細起來，送縣去，這一嚷，又奔進幾名大漢，形勢洶洶，就要動手，艾天翮這時格外弄得手足無措，正在不可開交，猛聽得頭上哈哈一陣大笑，衆人一抬頭，個個驚得目瞪口呆，只見屋頂橫樑上笑嘻嘻坐着一個乾瘦老頭兒，一身灰撲撲的衣服，手上拿着一根旱烟袋，面上還架着大茶鏡，從茶鏡內射出兩道電閃般眼光，注定了賬房面上，把衆人嚇得鴉雀無聲，也不知是人鬼，憑空會在屋樑上發現這個老頭來，尤其是那賬房，被標上兩道可怕的眼光，射得毛骨森然，魂靈出竅，一迷糊，矮了半截，朝着樑上卜通卜通連叩齋頭，口內祝禱道，大仙爺呀，你老人家怎麼青天白日也高興現出本身來，弟子可沒有衝犯你老人家呵，賬房一叩頭，幾個大漢忙不迭也跪了一地，各自喃喃禱告，一應的人，只有艾天翮沒有跪下，却因事出非常，也楞在一邊，那個戶本來跌在地上，此刻逢着這樣活靈活現的奇事，在他心裏，以爲不是灶王爺就

是土地爺，大約是來救他，顧不得遍身痛苦，爬在門角落裏，連連哭告，那樑上老頭兒忽然用旱煙袋管指着賬房發話道，你這黑心東西，也狗仗人勢，欺侮鄉下人，快叫奚景軒出來，你這番鬼話怎瞞得過本大仙，今天你們如果不好好放還他的女兒，我立時用仙火燒掉這所房子，把你們這輩黑良心，個個燒成焦炭，這幾句話，嚇得賬房同幾個喫漢，個個三十二個牙齒發三陰瘧疾般上下麻打起來，連連叩頭道，不……不……不關小人們事，都……都是奚大人的主意，樑上又喝道，費話少說，快叫奚景軒放出人來，賬房連聲應道，我……我去，我去，樑上喝道，你敢動，叫一個狗腿去就是，賬房忙回頭叫身後一個大漢起來，通知內房去，那漢還未立起，恰好廳內怪事，已振動了內房，奚景軒果然沒有出門，得知這個怪事，兀自半信半疑，一般女眷都嚇的走頭無路，恐怕這位大仙爺真個放起火來，奚景軒終有點不信，想親自出去看個明白，傳齊護院的壯漢，全宅的男僕，簇擁着走向大廳來，將到廳門，忽從門內跑出一個下人來，慌慌張張的說道，怪事怪事，大仙爺明明坐在樑上，一晃身，忽然隱身不見了，奚景軒喝道，胡說，怎麼我一出來，就會不見，哦，我明白，我是堂堂翰林，朝廷清貴之臣，定是邪不勝正，把他嚇跑了，這且不管，那艾家小畜生跑掉沒有，那人還未答話，上房一陣喧嘩，登時跌跌衙衙奔出一羣丫頭僕婦，面無人色的喊道，啊嚙大人，不得了，大仙爺大馬金刀的坐在三姨太太房中了，大仙爺吩咐立刻放出那佃戶的女兒，如果牙縫迸出半個不字，立時用仙火把全宅燒成白地，太太同三姨太太都跪在地上叩響頭，求大仙爺手下留情，一面叫我們請大人快快把佃戶女子送回去罷，這一來，真把奚景軒嚇得四肢冰冷，幾乎昏厥過來，因為三姨太太是他最寵愛的，所有重要家產契約錢莊存摺，同不能告人的祕密文件，一股腦兒藏在三姨太太房內，萬一大仙爺真個來一把無情的火，那還了得，這時也顧不得翰林公的清貴，也理會不判邪不勝正，只一疊

聲傳下人們快把那個戶女兒放出來，愈快愈妙，奚景軒這樣一吩咐，頓時由幾個女僕進去，扶出一個落頭散髮掩面嬌啼的妙年女子來，奚景軒一見這女子，氣得連連躁腳，直喊不中抬舉，臭了頭，快滾，快滾，奚景軒罵了幾句，一轉身，三步并作一步，獨自向內直跑，走到半路，猛覺眼前一黑，拍的一聲，面頰上被人打了一掌，立時眼前金星亂迸，痛得直矮下去，昏迷不起，那廳門口還擁着一大堆護院當差丫環僕婦之類，一看大人獨自向內跑去，正想隨後跟進，瞥見一陣風似的從內飄出一個清瘦老頭兒，一幌眼，只見老頭舉起手上旱烟袋，在人羣內一陣亂舞，除那落頭散髮的女子以外，每人身上都着了旱烟袋一下，個個瞪着眼，張着口，立得紋風不動，像同地上生了根似的，那老頭兒微微一笑，用旱烟袋朝廳內一指，對那散髮女子笑道，你父親在內等着你一同回家，還不進去相見，那女子也不知這老者何人，一聽父親在內，忙忙奔進廳門，只見地上跪着幾個人，自己父親也淚流滿面瑟瑟的跪在角落裏，兀自口中喃喃禱告，女子正不理會這些人跪在地上幹甚，只見着父親便像得着性命一樣，立時搶過去，抱住那個戶大哭起來，佃戶見着自己女兒，也相抱對哭，心裏却明白今天父女兩條性命，是蒙大仙爺搭救的，忙又朝着橫樑叩頭不已，這時廳內立着的艾天翻，益發弄得昏頭搭腦，暗想他女兒果然出來，但是青天白日，竟會發生這樣活靈活現的奇事，真是聞所未聞，就是我今天一時氣岔，闖了進來，倘然樑上不發現怪老頭，我孤掌難鳴，非但救不出佃戶女兒，連自己也難免吃大虧，正暗暗籌劃善後計策，猛一抬頭，那怪老頭已笑嘻嘻立在門內，一邁步，舉起旱烟袋向地上跪着的賬房背脊上拍的一下，順手又在幾個兇漢身上也照樣各人打了一下，經他這樣一下，賬房同幾個兇漢，好像斷了頸骨一樣，各各把腦袋掛在胸前，抬不起來，却又跪得筆挺，像西湖岳王墳前的鐵像一樣，艾天翻大驚，也以爲是仙人的手段，忙向怪老頭一躬到地，正要開口，那

怪老頭旱烟袋一攤，呵呵笑道，年青人任性使氣，往往看得事情太容易，到了節骨眼兒，就難免虎頭蛇尾了，艾天翻面孔一紅，竟一時搭不上話，怪老頭又回頭向那個戶道，女兒既已到手，還不快回家，離開這是非之地，那個戶戰戰兢兢朝着怪老頭叩頭像搗蒜一般，艾天翻却被怪老頭提醒，忙近前向那個戶道，大仙吩咐，一點不錯，我們快走爲是，說話當口，怪老頭忽又飄身出廳，那個戶也聽話，爬起身，代他女兒把頭髮攏起，仍由艾天翻領路，急急跟出廳來，只見門外男男女女一大堆，都張嘴瞪目，立得像幕前翁仲一般，看得非常害怕，三人一溜烟跑出大門，最奇從內到外，奚家的人或坐或立，個個俾木雕石刻，動彈不得，三人以爲大仙的手段，一出門口，都像做了一場惡夢，艾天翻正想向他們分路，自己回家，那個戶忽拉住艾天翻啊喲一聲道，我們走的匆忙，少爺攤在桌上的銀子，沒有收起，小老頭兒只要女兒能安然回來，就是心滿意足，怎好平白叫少爺化這許多銀子，而且當時也沒有交代清楚，此刻雖然逃出身來，以後不知怎樣，不如請少爺同俺女兒暫在門外稍等，俺再進去把銀子收回，交還少爺，說畢，便要舉步，艾天翻忙一把拉住道，這點銀子希罕什麼，先頭已向奚家賬房說明，如果取回銀錢，你依然欠他們租銀，難免再來囉唆，這樣人回來，錢交清，便心安理得，至於以後如何結局，俺想那位大仙定有辦法，我們不必擔憂，只可惜我年輕識淺，沉不住氣，那大仙又倏隱倏現，來去莫測，忘記求問仙人名號，不能多談幾句，實在可惜得恨，正說着，一眼看見奚宅大門內走出那怪老頭來，嘴上還含着那支旱烟袋，烟氣濃濃，呼呼直響，一跨出門，順手把大門掩上，慢慢踱下台階，笑向三人道，此地事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你們父女出城去，又朝艾天翻道，爲德不卒，古人所誡，你似乎也應送他們一程，艾天翻已不得同怪老頭一路走，藉此可以近乎近乎，聞言大喜，連聲應是，怪老頭却又吩咐道，我不許你們在城內同我說話，應該

說的話，到城外再說，三人領命，怪老頭在先，三人在後，一路步出城來，艾天翹一路暗暗留意怪老頭舉動，兩只眼在一付大茶鏡內威光梭梭，同常人有異，其餘實在看不出是仙人來，而且初見怪老頭時，聽他口音並非揚州，完全是道地蘇白，難道仙人也愛吳儂軟語麼，不多辰光已到城外，恰好依舊走到老佃戶大哭的吊橋上，怪老頭向前一指道，那邊有座土地廟，且都到那廟內去，我有話說，三人自然唯命是遵，一齊走進廟內，四面一看，別無人影，怪老頭向那佃戶道，奚家的事，保在我身上，從此決不敢再欺侮你父女了，這位替你還的租銀，我也安排妥當，交與奚景軒自己手上，不過你是一個鄉村窮苦人，爲了這點事，弄得窮窮賣絕，女兒雖回，度日不易，說到此處，放下旱烟袋，從懷內掏出一包銀子，約摸也二三十兩，湊與佃戶道，這是我送你的，你只管拿着，可以贖回當賣掉的東西，時已不早，你們就此回去罷，那佃戶做夢也想不到仙人還送他出城來，再與他銀子，拉着他女兒又跪在地上哭謝一番，這當面求仙人許他家立大仙爺神位，以便早夕禮拜，估着無事，怪老頭沒法同這糠鄉農分辯，只揮手催他快走，那老佃戶把額角叩成大疙疸，兀自一步一回頭，把大仙爺三字，叫得震天響，挈着那女子央央的出廟去了，怪老頭一見佃戶父女出廟，呵呵大笑道，天下那有這許多神仙來管這些事，不要說神仙，就是狐仙，在這種醜態勢利的樊宅，也不能一日居的，艾天翹這時已有點明白，知道這怪老頭雖不是神仙，也是劍俠一流人物，趕忙向那怪老頭屈膝下去，恭恭敬敬的說道，老丈是世外高人，晚生今天無意中得遇老丈，真是天大幸事，長陣生無意功名，不入那醜陋勢利的仕途，只落得心雄力薄，落拓一隅，倘蒙老丈不肯教誨，得待左右，天高地厚，終身感激，說罷，俯伏於地，不肯起來，怪老頭面色一整，聲若洪鐘的發話道，你且起來，我有話說，艾天翹只好起來，垂手立在一邊，怪老頭道，老夫就是蘇州張長公，生平傳授門徒，寥寥無幾，要知道

我們這一道千門萬戶，有邪有正，心正的人練得一身武藝，非但可以行俠作義，平人之不平，爲人之不敢爲，也可以由藝而進於道，斂神凜志，返本還真，以成不壞之身，優游於六合之外，但是心術不整的人，想藝爲非作惡，必定沽辱師門，還落得屍骨無存，這一正一邪造端極微，全在平日師友之教訓，自己理欲藉分辨，我看你一身傲骨，從小就知道仕途不良，未始沒有根基，卽如今天弔橋上見義勇爲，不顧旁人勸之，雖然冒昧從事，也可算得俠義天性，未始不可受教，不過我看你聰明外露，鋒鋦不斂，是個病根，你告够隨時收束心神，屏除一切，專心從我三年，方能再授衣鉢真傳，如果你自問辦不了，趁早各自分手，這一番話，說得艾天翻毛骨森然，冷汗直流，而且語語切中自己心病，好像怪老頭天天在自己身後目睹平日一切行爲一樣，但是艾天翻也自緣法湊巧，怪老頭頗說得凜若天神，其實也愛惜他是個可造之材，到奚宅去救佃戶女兒的一幕怪劇，還是爲艾天翻起見，未始不願收在門下，當下艾天翻臨至心靈，第二次又跪在怪老頭面前，就改口稱師傅道，弟子願一切遵從師傅訓誨，務請師傅俯允罷，經他這樣哀哀跪求，張長公也就點頭允許，好在艾天翻父母早故，只有一房兄嫂，無甚牽累，從那天起，艾天翻就棄家從師，跟張長公到蘇州學藝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集分解。



上海勵力出版社